

新編  
中國歷史故事叢刊

# 俠義的故事



施瑛編著

世界書局印行

85  
62



新編中國歷史故事叢刊

俠  
義  
的  
故  
事

施  
瑛  
著



3 0528 5026 4

## 卷頭代序

讀者們：

我一直豔羨着西洋的騎士精神，和東洋的武士道。我曾經神往於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中。但是我回頭看看我們的國家，我們的民族，我覺得如今我們雖然有着若干不容抹煞的優點，可是在另一方面，我們的民族精神，愈來愈萎靡不振了。士大夫們總愛把「苟全性命於亂世」這句話，當作口頭禪，試想苟全兩個字，包含多少阿附取容和對於不義的忍受。小民們只懂得自私自利，甚至於損人利己。正義感在那裏？捨己爲人在那裏？我真有點茫然了。

我們現今中國人卑瑣自私的性格，我想不是一朝一夕成功的，也許跟長期的亡國有點關係。試想從南宋以還，黃河流域就淪於異族的鐵蹄下；胡元入主，統治整個的中國；其中朱明雖然一度光復，兩三百年後，又是滿清的征服。在征服者的壓迫和魔手的摧殘下，人們忍辱偷生，壯烈之氣，漸歸銷滅。正像有着稜角的石子，經過長期的洗鍊，給磨得那麼圓滑。於是在不知不覺中，民族性格裏的壯烈的分子，慢慢地消滅了，只顯出卑瑣自私的那一面。

我寫這本俠義的故事，只想激勵我們的讀者。什麼叫作俠義？我不敢隨便下界說，只能發這樣講：俠是捨己爲人，義是正義；以正義作前提，捨己爲人，不顧犧牲，稱爲俠義。我就在我們古老的歷史書上，搜尋這樣的事跡，編寫成俠義的故事。我並不想效仿阿Q的方法，提出祖宗來相誇耀。但是俠義的精神，在我們民族，很早原是充塞着的，正無殊於東洋的武士道，和西洋的騎士精神。不過經過好幾世紀的亡國之痛，它是給磨滅

了。我想這些古老的俠義的故事，也許可以給讀者一點朝氣吧。

我在寫的時候，約略經過一番選擇。廣義的俠義，爲民族爲國家的效忠盡節，原也可包括在內；但是恐怕本書的範圍太廣，只好割愛。不過本書所謂俠義的人物，雖爲一家一姓效勞，也以直接間接有關大眾的利益爲主，至於僞爲權貴的家奴，相助爭利奪勢，則連「烈士徇名」的那句話還嫌勉強，自然斷然捨棄。內容大抵根據正史，間或略採傳說；可是力避牽強附會，有乖史實。本來想在每篇之末，寫出根據的書籍篇章；但是接着感到每篇故事所根據的，總不止一書一章，好在本書原非嚴正的著述，只是普通的讀物，這一件也就給略去了。

提到俠義，我不禁有兩點意思要說：第一，俠義有時是非法的舉動。「儒以文亂法，俠以武犯禁」，韓非子書裏也早說過了。但是在無可奈何的時候，爲了大眾的福利，不惜犧牲自己，冒險犯法，所謂「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，天下竊素。」這是不得已的。我們不是提倡這樣非法的行爲，却該培養這種俠義的精神。第二，陳腐的武俠小說，往往是一種毒素，它叫讀者無視現實而不作努力，夢想仗義鋤奸的英雄出現。可是我要鄭重地告訴讀者，別夢想仗義鋤奸的英雄，除非你自己動手去做，如果你認爲是對的話。我們若有這樣的精神，也許卑瑣自私的性格，可以掃除幾分。

編寫俠義的故事，就只一點小意思。

本書中的每一篇，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。其間雖然按照時代先後排比，却沒有連貫性的。不過每篇對於當時的形勢背景，略作介紹。篇末初擬略加評述。但是我想到讀者的眼光很犀利，一定可以從每篇故事的本身，得到什麼。我那方巾氣的說教，是多餘的。又何必費辭呢？

小鏡深夜，孤燈獨對，草此代序，願祝讀者康健！

民國三十三年深秋



# 俠義的故事

## 目次

- 一 生死友情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雙義救孤……………六
- 三 至友復國……………一七
- 四 豫讓刺趙襄……………二七
- 五 聶政刺韓傀……………三五
- 六 魯仲連義不帝秦……………四〇
- 七 秦廷遺恨……………四六
- 八 孤島義士……………五七
- 九 貫高下獄記……………六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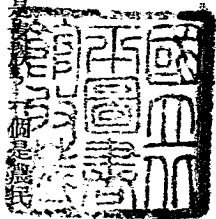
十	漏網鉗奴·····	七一
十一	李氏哀史·····	七六
十二	馬援軼事·····	八三
十三	黨錮剪影·····	八八
十四	臧洪絕袁·····	九八
十五	封金掛印記·····	一〇四
十六	除三害·····	一一五
十七	伯道無兒·····	一二〇
十八	祖逖倡義·····	一二八
十九	南八好男兒·····	一三三
二十	章臺柳·····	一四一
二十一	陳東的故事·····	一四八
二十二	東林義士錄·····	一五五
二十三	刺馬記·····	一六六
二十四	黨人魂·····	一七五

## 一 生死友情

西周時代，人們的階級是極嚴的。大概說來，當時的人們，可以分作兩個階級。一個是貴族，一個是農民和奴隸。貴族是在上的統治階級；農民是在下的被統治階級。雖然貴族中間，也有大小；最大的是周天子，小貴族僅有幾十畝土地和一兩個奴隸。但貴族總世世代代是貴族，農民和奴隸總世世代代服役於人。農民和奴隸，好像永遠不得超生似的。他們除了牛馬似的勞作外，決不能爬上統治階級，隨你有什麼才能和努力，都是沒用的。

到了春秋戰國時代，社會情形，起了極大的變更。有許多貴族，逐漸式微，成了破落戶，金枝玉葉，居然操着從前所不齒的賤役。另一方面，工匠商人却興起了，還有非農非工非商的士人也出現了。這批新興的士人，很想力爭上游，爬上統治階級的位置。趁這社會制度極紊亂的時代，正是他們上進的好機會。同時，列國的國君，爲了使自己的國勢興盛，也着意尋找統治的幫手。國君們不惜用極優渥的待遇，招羅各地有才能的士人，封以官職，授以實權，甚至於將相可以立致。他們不但博取了好士禮賢的美名，實際上士人的治國之才，有幾個也是很卓越的。那些士人有着布衣而取富貴的機會，一聽得好士禮賢的國君，如蟻之附羶，爭趨唯恐不遑了。

這一部士人爭取政權的歷史，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。春秋戰國時代殺身求名的烈士，原是很多的。本篇說的，是兩位患難朋友，他們遠道求功名的經過。



確實的年代是模糊了，就是本篇中兩位主角的故鄉，也不易考查。這兩位主角，一個姓名叫作羊角哀，一個姓名叫作左伯桃。他們的祖上，全是沒沒無名的種田人。但是到他們的父親手裏，有了點錢，收買了沒落貴族的土地，居然成爲小地主，再也不必爲生活擔憂。羊角哀和左伯桃，從小便有機會識字讀書，學習「禮、樂、書、數、騎、射」這些東西。這兩家住得很近，兩個少年是同學，因爲性情相投，志趣相同，他們訂爲生死之交。他們一起研究學問，一起出去騎獵，日子過得很滿意。不知不覺間，羊角哀和左伯桃全成功英俊的青年，同鄉里的人都誇稱他們的能幹，說將來定能光耀門楣。他們也非常自負，總想有機會做點事業，立身揚名，不願老死在吠吠之間。——這兩個青年是一樣的英俊，一樣的修養，一樣的志趣，不過比較起來，學問、才能、口才幾方面，羊角哀比左伯桃優勝得多。他們自己也是知道的。但是這個無害於他們的友誼。羊角哀並不因此而驕傲，左伯桃也不妒忌前者，他們互相切磋，友誼反而更深切呢。

但他們是平民，要出山很不容易，他們很焦急地打聽着，等待着，想抓住每一個機會。從遠方來的旅客口中，他們聽到一個消息，說：南邊大江沿岸的荊楚，是一個大國，王上禮賢好士，正在招致有本領的人，不惜重用。遊士到楚國的很多，也給楚國做了不少事業；楚國草萊初闢，需要人才，一直是十分急切呢。羊角哀和左伯桃聽了，禁不住躍躍欲試。他們兩個人，決意結伴到楚王那邊去求功名。

這兩個青年，跟他們的家長商量。從這裏到南邊的楚國，有兩三個月的路程，又得經過荒涼無人的曠野和沼澤地帶，行旅是艱辛的。但是立身揚名，這正是一個難得的機會。他們的家長雖然愛護子弟情切，可是找不到很好的理由勸阻。即使可說的話，怎能打消這兩個青年求功名的雄心呢？立身揚名，如果成功，躋入統治階級之列，他們的家長，還不歡喜嗎？於是家長答應了，還給他們準備行裝。

一切定當了，兩家的親戚，還備了饌別宴席，給他們送行，祝他們功成名就，衣錦返故鄉。羊角哀和左伯桃負笈出發的時候，正是涼秋九月的好日子。

多遼遠的路途！多困難的旅程！這兩個青年，憑着自己的勇氣，和求功名的熱情，向前奮進，一點也不依戀。

他們沒有隨從。兩個知己朋友結着伴，一路談談講講，討論一些實際的問題，說着關於未來的夢想，很高興，一點也不感到寂寞。說到前途的計劃時，羊角哀的高見，往往叫左伯桃十分欽佩。左伯桃比較老實些，他老是帶着無邪的笑容，傾聽着羊角哀，一邊連連地點頭。等羊角哀說完了，他才很誠懇地說：「老弟，我什麼都不如你。且不說你滿腹經綸吧，就是口才，你也比我好。你一定能說動楚王，很容易地拿到高官厚爵，幫助他做點事業。我呢，幸而跟你結伴同行，以後是要你提挈的了。」

「你說那裏的話！」羊角哀搶着說：「到了楚國，我們誰先成功，就得幫助另一個。人生的適合是難說的。也許我要靠你提挈呢。」

「如果我們一直能彀在一起做事，那是多快樂呵！」左伯桃說。

他們走了一個多月光景，還未踏進楚國境界。忽然聽得前面有着戰爭，交通阻斷，他們不能彀向前走，只好就攔在逆旅裏。逆旅裏的客人不少，工商遊士，各式各樣的人物都有，全是給戰爭打斷了行程的。大家全很焦急，天天設法打聽前面的局勢，希望亂事平定，再行出發。其中頂焦急的是羊角哀和左伯桃。因為他們預計行程，在孟冬之前，必可抵達楚國那裏，行李便帶得很簡單，每人只背負一個竹箱，裏面放着幾件衣服，和一些金銀作資斧。這樣的在途中就攔下去，日子一長，弄得金盡裘敝，前進不能，狼狽地回故鄉去，那是多麼的難堪！還好，幸而只等了二十幾天的工夫，前面有人傳言過來，說戰爭已經結束，關隘可以通行無阻。大家才鬆了一口氣，整裝出發，各奔前途。季節已是仲冬之末了。

行行重行行。兩個青年冒着嚴寒前進，經過的地方，越來越荒涼。同路的人陸續分開，前面就是沒有人跡的沼澤地帶，那是旅程中最艱苦的一段。過了那邊，就是楚國了。

天氣一直是很壞。天空帶着銀灰色，太陽從不露出臉來。凜冽的西北風捲着，連林中的空枝，和沼澤地裏枯乾的蘆葦，也在簌簌顫抖。接着，又是雨雪霏霏，整天整夜地下個不停。雨雪下在墳面，路途變得非常泥濘，又溼又冷的，比在冰窖裏更難受。羊角哀和左伯桃的進行，自然非常遲緩。荒涼的道路中，沒有留宿的所在，在嚴寒的夜裏，兩個人只好伏在樹林裏，互相緊挨着取暖，等待天明。他們所帶的衣被，禦寒已嫌不敷。可是最成問題的，却是他們的糧食。他們所帶的資斧有限，竹箱裏的乾糧更有限。現在既沒有什麼地方買東西吃，這裏又是冰天雪地，鳥獸絕跡，要獵些小動物補充，也不能彀。兩個人只好節省着，用所帶的乾糧充飢，省得每天吃一頓。這兩個青年，一股熱情，已經冰冷。他們是又疲倦，又沮喪。雨雪好像沒有停止的時候。他們要趕路也不可能。資斧和乾糧，全沒有多少留下了。看樣子，求功名的事，只成一場春夢，他們注定的命運，是在這雨雪的空林中凍死。

這一夜——最慘苦的一夜。羊角哀和左伯桃，蟄伏在一株古樹幹的空洞裏，因為樹幹裏比較乾燥些與暖和一些。但是北風捲着雪片，還在黑暗中刮到他們的臉上來。他們身上又冷，腹中又飢餓，不停地戰抖着，怎能合眼呀！他們想起在家鄉的光景，不禁啜泣起來。但是啜泣有什麼辦法呢！

兩個人心事重重，整整一夜不曾睡着。他們也不大說話。好容易天漸漸地明了，雨雪雖然小些，可是還沒有停。不要說人聲，連鳥獸的鳴聲都沒有。左伯桃站起身來，突然很堅決地說：「老弟，你走吧，趁現在雨雪小些，還勉強可以趕路。默在這裏，再過幾天，便是餓死凍死呀！」

「你呢？」羊角哀驚奇地說：「那末我們同走呀。」

左伯桃搖搖頭說：「不，不！從這裏到楚國有人煙的市鎮，一定還有好一段路程。我們兩個人的糧食不敷

支持幾天。如果再結伴同走，在未會達到目的地以前，必得倒在路上做餓殍。」

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」

「老弟，我的意思是我留在這裏，你一個人前往。我把我的糧食資斧全給你，你到楚國是沒有問題的了。」

「這是那裏的話！在患難中爲了自己，丟下朋友，已經是不應該的事。何況你犧牲自己，凍死在這荒野裏，單成就了我。我即使得了功名，也有什麼面目住在人世！我們親如兄弟，同生共死，那可以在這裏分手！」

左伯桃決然說：「老弟，你錯了！你什麼比我好，也比我能幹，趕到了楚王那裏，照你那樣的人才，功名就是一定的。我們同死在這裏，只是意氣用事，對你對我，全無好處，我的犧牲，是不足道的。我在地下看到你的成功，也可以含笑瞑目了。有些地方是要從權的，你不能發這樣固執。」他一邊說着，一邊打開竹箱，把自己那份的乾糧、資斧、衣被，全拿了出來。

羊角哀哽咽地說：「老哥，你太苦了自己了！」

左伯桃說：「今日的事，不是這樣做，我們只有同歸於盡的份兒。老弟，不單是爲了你，而且也爲了我，你不要再推却了吧。」他給羊角哀把乾糧衣被，滿滿的塞進竹箱，又連連地催促着：「趁雨雪下得小些，你走吧。你忘掉了我吧。」他鄭重地加上一句：「我們不能發兩個人全聲志而沒！」

着末的那句話，刺激了羊角哀的心，他哭着，向左伯桃說：「老哥既然這樣的成全我，如今性命在呼吸之間，我也不像婦人孺子那樣了。只是——老哥在上，請受小弟一拜。我有生之日，決不忘記你的友情的。」他拜了下去，左伯桃忙不迭的扶他起來。

在霏霏的雨雪中，羊角哀負着竹箱，一邊拭着眼淚，一步一回頭的，向前走了。左伯桃蜷伏在空樹幹裏，身子顫抖，目送着羊角哀，直到看不見。雖然他又冷又難過，却慢慢地躺了下來，臉上露出安詳的笑容。

羊角哀到達楚王那裏，馬上得到楚王的賞識，做了高官。這時已經是早春，天氣也好了。他馬上跟楚王告了假，親自帶了幾個人，到從前落難的荒野裏去。他所找到的，是蟄伏在空樹幹裏的左伯桃的尸首。他竟實實地哭了一番。

他帶了左伯桃的尸首回去，把一路的經過告訴了楚王，連楚王也深受感動，點頭嘆息。隆重的改革禮是舉行了，楚王親自題「烈士」兩個字作碑銘，放在左伯桃的墓上。一部份的缺憾，總算是滿足了。

## 二 雙義救孤

在山西省中部，有着著名的雲中山脈；它的主峯，就叫作雲中山。點綴在雲中山麓的，是一些零零落落的城市和村莊。這些城市和村莊，如今是荒涼的很，好像歷盡古今興亡，顯出憔悴衰老的樣子。不錯，這一帶在黃河腹部，原是古中國文明的發祥地，它老早有過燦爛的時光，叫四周的隣人歎羨。二三千年以來，清華已竭，只剩下了廢墟，讓考古家在那裏留連着，找尋寶貴的資料。細心的考古家，總可以在雲中山麓的××村上，看見一個大坟墓。這個坟墓埋在白草黃沙裏，久未修葺，一坏磚土，樣子非常寒儉，並沒有特別值得注意的所在。墓前一方石碑，也不知道是何年建立的，經過風雨剝蝕，連碑上的字，也模糊得看不清楚。但是仔細分辨，可以知道碑上只有三個大字：「雙義塚」。——雙義塚，怪不得這個坟墓這樣大，原來是兩個人合葬的。這裏面準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呢。據說，這件事的發生，在二千五百年之前，有兩個義士，把壯烈的犧牲，完成了一件事業。他們給合葬在這裏。——他們可是真的合葬在這裏，也不用加以確切的考據，反正二千五百年來，滄海桑田的變遷，實在也不能費細說。也許坟墓經過好幾度的修葺過了。石碑也是後人建立的，也許這



個坟墓根本是後人的附會，那兩個義士的埋骨所，另有地方。但是這些可不用管，這兩個義士的事跡，是千萬確的。

事情發生在二千五百年前，還是紀元前第六世紀的春秋時代；地方就是在如今山西省的晉國。春秋時代，中國大陸上有着許多封建諸侯的國家，周天子不過是封建諸侯的「共主」。封建諸侯大小不齊，晉國算是一個大國。晉國的領袖是姬姓，當初晉文公曾經做過「霸者」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顯赫一時。然而晉的政權，却在幾家大族的手裏。那些大族，有着領地和私人，形同獨立，晉國的領袖可奈何他們不得。大族有姓趙的、姓韓的、姓欒的、姓卻的、姓狐的、姓魏的，而以趙氏勢力為最大。趙氏是晉國的貴族和功臣。當晉文公重耳未曾登位流亡在外的時節，趙衰就是患難相從始終不渝的，後來自然大受賞賜。但趙衰的功勳雖大，却是一位好好先生，人們把他比作寒冬時的太陽，譽為「冬日可愛」。到了他的兒子趙盾手裏，掌握國政，一味嚴正用事，不稍假借，人們便說趙盾是「夏日可畏」了。不幸嚴正的趙盾，碰到了晉靈公這位昏君，趙盾苦口規諫，晉靈公看作多事，愈加淫樂不惜民生，於是釀成了政變，靈公在他的別墅桃園裏殺他。弑君的事雖不是趙盾主謀，但執政的趙盾，不能弭亂，却該負這個責任。趙氏是更見興盛了。有些貴族妒嫉他們的權勢，想要傾陷他們；同時，晉國的領袖因為趙氏勞苦功高，權傾人主，也想消滅他們。到了趙盾的兒子趙朔時候，禍變便發作，趙氏遭到滿門抄斬的厄運。事情便從這裏開頭的。

當時晉國的領袖晉景公，寵信一個名叫屠岸賈的佞臣，一味游獵飲酒，不理政治。屠岸賈不單是一個佞臣，還是一個野心家。晉景公對於他，言聽計從，他仍舊不滿足；他要把兵權和政權，完全從趙氏手裏奪過來。他在晉景公的面前，好幾次進讒言，誣蔑趙氏，景公原是沒主意人，漸漸地忘却了趙氏的功勳，聽信了屠岸賈的話，讓他便宜行事，去擺布趙氏。屠岸賈又把厚利挑動另外的貴族，答應勦滅了趙氏以後，把趙氏的領

地財貨，給他們均分。於是那些貴族全肯給屠岸賈幫忙，共同推翻趙氏。但是既要發難，總該名正言順，屠岸賈便舊事重提，聲討趙盾桃園弑君之罪。實際上這是莫須有的事，不過是屠岸賈想爭權奪利罷了。

趙朔是一位青年公子。他的夫人，又是晉景公的姑姑，他們一家好幾世盡瘁國事，再也不想不到那些陰謀。等他得到消息，已經來不及，他還當屠岸賈此來，奉着君命，便不想抵抗，預備束手受戮。得到惡消息的那一夜，一家老小，聚在一起痛哭，生離死別，盡在今宵，那情形真是毀慘苦的。趙朔的夫人莊姬勉強抬起頭來，對丈夫說：「我夫難道不想逃走嗎？時間還來得及。掌國門鎖鑰的將兵，大多受過我們趙氏的恩惠，一定肯放你走的。你出亡到異國，總有機會捲土重來，何忍同爲玉碎！我夫呀，你不要再顧念一家一族，趕快出走吧。」

趙朔拭去臉上的淚痕，莊嚴地說：「不，不能殺！前時我父不曾阻止暴君的淫行，反而受到弑君的惡名。如今屠岸賈奉君命來聲討，我趙朔生爲晉臣，死爲晉鬼，怎敢逃誅，落得不忠不孝之名！……只是，我妻呀，你是金枝玉葉，我們趙氏縱有不赦大罪，也不該牽連你。」

莊姬哽咽地說：「我夫，我要跟你死在一起，我不能毀捨棄你呀。」

趙朔說：「我妻呀，就是你爲着我，你也不應該死。你已經有了幾個月的身孕。這是趙氏唯一剩下的這一點骨血。也許將來宗脈延續，枯樹復榮，全在你腹中的遺孤。我在黃泉下，也默佑你的平安。你怎麼可以死呢？……趁此月黑夜深，你就到宮裏去避難吧。你是主公的姑姑，屠岸賈雖然凶橫，怎能難爲你。……我妻，你如果愛我，就聽了我的話。」

莊姬說：「唉，這一場血債，只在我腹中的遺孤報仇了。撫育遺孤，這是我的責任，我只能含羞忍辱地活着。我夫呀，就在今夜，我們要作永遠的訣別嗎？」她又痛哭起來。

趙朔忙說：「不要哭，一刻千金，我有話要叮囑你。你腹中的孩子生了，如果是女的，你給他取名叫文；

如果是男的，你給他取名叫武。文弱的姑娘無用，勇武的男兒才可報仇。我們一家遭奸佞傾陷，飲恨畢命，只有這一點指望。」

商量定當，趙朔忙分付家人，準備了一輛溫車，送莊姬進宮。夫妻分別之苦，一言難盡。莊姬是從後門走的，幸喜一路沒有攔阻，她逕入宮中，到晉景公母親戚成夫人那裏求蔭庇去了。

天才黎明，屠岸賈率領甲士，把趙氏的府第，圍得水洩不通。他把晉景公的詔書，懸掛在大門上，聲言奉命討逆。一聲令下，那些如狼如虎的甲士，挺起刀矛，衝入裏面去。見物便毀，逢人便殺，竟不由得分辯。號哭聲，怒罵聲，喊殺聲，鬧成一片。剎那間，殺得尸橫堂戶，血浸庭階；一座華麗的府第，變成了血磨坊，真的是鬼哭神號，天愁地慘。屠岸賈嗜血的狂慾過後，才喝住部下。檢點尸骸，單少趙朔的夫人莊姬，其他趙氏一族無分男女老小，全倒在血泊中。屠岸賈知道莊姬懷孕將產，斬草不除根，必留後患，於是緊緊盤查着。有人報告壽夜半有溫車入宮。屠岸賈料定一定是她，便來回奏晉景公說，逆臣趙朔，已經滿門抄斬，只有莊姬事前走入宮中，請主公定奪。

晉景公搖頭說：「你要我殺死莊姬，負殺姑之名嗎？我可做不到。而且她是我母親所喜愛的，母后也不答應。你還是免了吧。」

屠岸賈裝出惶恐的樣子，說：「主公，我怎敢對她無禮呢？只是她懷妊將產，萬一生男，留下這一點遺種，他日長大，必然要給趙氏報仇。我的微軀不足惜，主公却不得不顧慮，桃園逆謀再度重演！」

景公給說得心動了，便說：「你倒想得週到。那末等莊姬分娩了，如果生的是男孩子，就趁早把他除掉吧。」

屠岸賈謝恩而退，派遣心腹人日夜守在宮中，探聽莊姬生產的消息。

再說另一方面，趙氏是晉國的大族，幾代富貴，門下有不少的士大夫。這次慘變，門客殉難的也有，出亡的也有，魏顏事新主的也有。且說有兩個門客，原是趙盾的舊屬。一個姓名叫程嬰，一個姓名叫公孫杵臼。他們在城外，聽到屠岸賈率兵圍了趙氏府第的警報，知道不妙，公孫杵臼便約程嬰同去赴難。程嬰說：「屠賊假託君命，布詞討逆，聲勢很盛，我跟你前往，也不過去送死。不是我愛惜生命，白白送死，對於趙氏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公孫杵臼說：「我也明知沒有益處。但趙氏世爲晉國忠臣，我跟你又世受趙氏厚恩，我們眼見故主遭難，怎敢逃死！」

程嬰說：「我早想過了。夫人莊姬一定是進宮避難的。我知道她懷着身孕。萬一生男，你我共奉他爲主，計劃報仇，不是比白死有意義嗎？」

公孫杵臼點頭稱是。於是這兩個，跟屠岸賈一樣的熱切，關心莊姬生產的消息。但是他們地位微賤，不能直接聽到宮裏的事情，只好得諸傳聞。而兩三個月裏，傳說紛紛，是那樣的不可靠。好像說莊姬已經分娩了，有的說生的是男孩，已經遭到屠岸賈的毒手；有的說生的是女孩，莊姬痛哭了幾天，到現在還臥病不起。後來還是程嬰從熟識的宮人口中，探得真相：莊姬生的定是男孩，屠賊曾帶領心腹，假傳君命，搜索宮中。莊姬情急，把遺孤放在褲子裏，暗暗禱告說：「如果天意要滅絕趙氏，不使復興，你就啼哭吧。如果趙氏還有一脈之延，你就別做聲。」接着，屠賊牽出莊姬，把什麼地方都搜到，却想不到那一盞褲子裏有着秘密；遺孤真的不發一聲，幸免於難。程嬰告訴公孫杵臼聽了，又說：「這樣的幸免，只能瞞過一時；日後事洩，屠賊決不肯放鬆。最好設法把遺孤偷出宮門，藏匿在遠方，好好地撫育他長大，才對得起我們的故主。但是我們人賤位微，怎樣的下手呢？」

公孫杵臼沈吟了一會，忽然抬起頭來，用嚴肅的口氣問道：「程嬰，你說，立孤和死難兩件事，那一件比

較艱難呢？」

程嬰不加思慮的說：「自然是死難容易。撫育遺孤長成，那是多麼麻煩而巨艱的事。」

公孫杵臼看着程嬰，眼光炯炯有神，決然說：「那末，容易的歸我來做，你去担任那件難事吧！」

程嬰一時還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睜大眼睛看着他。

公孫杵臼說：「你方才說起，屠賊在宮裏搜不到遺孤，以爲已經給莊姬寄出宮門，藏在什麼地方，於是懸千金重賞，購求遺孤下落。如果我們找得到另外一個男嬰，假稱趙氏遺孤，我帶了去躲在鄉村裏，你便去出首，說明孤兒藏處。屠賊得到了偽孤，自然放鬆了。你再設法從宮中偷出真孤，到深山隱處藏匿。撫立遺孤，這個艱巨的使命，你勉爲其難吧。」

程嬰說：「好計，好計！正巧我妻新生一兒，跟趙氏遺孤誕期相近。就犧牲這個無罪的羔羊，來李代桃僵。但是，要偷得真孤出宮，宮禁森嚴，總得一個有地位的人幫忙。」

公孫杵臼說：「另外的貴族都附炎趨勢，決不能跟他們商議的。我看朝中的人，只有一位韓厥，他不肯依附屠岸賈，而且是趙氏的舊交，他曾經苦諫主公不要討滅趙氏。這個人我們可以去重託他。」

「好的，我跟韓厥原是相識的。我馬上去見他，請他進宮，把我們定當的計劃，告訴莊姬，再托他竊孤出宮。」程嬰不禁哽咽起來：「然而，我友呀，你有藏孤大罪，一定要死在屠賊的刀下。你先我而死，我却忍辱苟生，於心何忍呢？」他一邊說着，一邊淚落不止。

公孫杵臼正色說：「這是一件美事。一死易而立孤難。你負着重大的使命，怎可效婦人稚子悲泣呢？快收淚吧。此後我們雖幽明永隔，但我們堅如金石的朋友誼，總是永存的。」

這天夜半，程嬰抱了他自己的嬰兒，付與杵臼，又去見韓厥。韓厥一直激於義憤，自然極願意出力。他告訴程嬰：莊姬產後有疾，正託韓厥求醫，他可以趁此機會把密謀告訴她，而且設法偷出遺孤。他可囑程嬰好好

地幹去。

程嬰在街上揚言說：「屠公要找得趙氏遺孤，却在宮裏搜索，真是緣木求魚的舉動！」

他的話正巧給屠岸賈的門客聽到。那門客知道話中有因，便上去輕聲問程嬰說：「朋友，聽你這麼說，你是知道趙氏遺孤藏匿的所在嗎？」

程嬰傲慢地說：「自然！但是這個秘密，我要親口告訴屠公，獲取千金重賞的。你可用不到盤問我。」

「我就是屠公的門客。千金重賞，這是容易的很，我帶你去見屠公吧。」

程嬰跟了那門客，到了屠岸賈的書房裏。屠岸賈聽說是來報告趙氏遺孤下落的，不勝歡迎之至。他先問問姓名。程嬰說：「我姓程名嬰，跟我的朋友公孫杵臼同事趙氏。幾個月前，莊姬生下遺孤，囑心腹乳媪抱出宮門，託我們兩人藏匿。公孫杵臼是答應下來了。我愈想愈不妙，深恐日後事露，有人出首，出首的受了千金重賞，我却違了君命受誅，太不值得。因此前來告發。」

屠岸賈點頭說：「不錯，你是早該來報告我的，不過現在還不算遲。千金重賞就放在外面的廳堂上。——且慢，你先說，遺孤究竟藏匿在什麼地方？」

程嬰假裝左右四顧，低聲說：「在××山麓的村莊上。我們得趕快找去，否則公孫杵臼那厮帶了遺孤，要亡命到秦國去了。」

屠岸賈站起身來，說：「好的，我馬上點了甲士，親往捉拿。你在前領路。找到了後，千金重賞就是你的。」

屠岸賈點了甲士三百，偕着程嬰，飛奔出城，逕往××山麓。那裏路極幽僻，人跡不到。山迴路轉，看見臨溪有草莊幾間，柴門雙掩。程嬰便指點着說：「這裏就是公孫杵臼和趙氏遺孤藏匿的所在。」說完了，他搶

上幾步，前去敲門。應聲開門的，正是公孫杵臼。杵臼還來不及跟程嬰招呼，看見有許多甲士擁上前來，不禁面色如死，倉皇地尋找逃避的路。程嬰喝道：「杵臼，你不要走！屠公已經知道趙氏遺孤在這裏，他親自來拿了。如果你識時務的，趕快獻出吧！」

「呸！我道是誰，賣友背主的，原來是你！」公孫杵臼咆哮着，他直撲程嬰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幾個甲士一擁而上，不由他分說，就把他緊緊綁住。

屠岸賈走上前來，怒氣勃勃地說：「好傢伙，胆敢違抗我的命令，做下這件好事！我且慢收拾你。老實招呀，趙氏遺孤在那裏？」

「遺孤……沒有。」公孫杵臼強硬地說，語氣總有點支吾。

搜索令下，甲士們衝入草莊中，分頭尋找。他們走到堂後的一間祕室裏，因為只有天窗上漏下一方亮光，裏面是暗沈沈的。竹床上面，有小兒啼哭之聲。甲士一把抱起，只見綿綳綳襪，裹着一個才幾個月的嬰孩，瞧那豪貴的打扮，不是趙氏遺孤是誰！公孫杵臼一見，想衝過來搶奪，可是他給綁縛着，動彈不得。他看見程嬰站在屠岸賈的旁邊，面有得色，不禁咬牙切齒的說：「程嬰呀，你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！記得當初趙氏蒙難，我約你同死，你推說夫人有孕，大家殉了難，沒有誰去撫養遺孤，所以忍辱偷生。接着夫人把遺孤付託我們，藏在這裏，你跟我同謀做事，却又貪了千金重賞，前去告發。我死不足惜，你孤恩負義，還有什麼面目見人。趙氏一脈，由你而絕，你這個狗彘不食的畜生呀！……」公孫杵臼目眦迸裂，罵個不了。甚至於幾個鐵石心腸的甲士，也深受他的忠義感動，替賣友求榮的程嬰羞慚。

屠岸賈喝令甲士，趕快把公孫杵臼斬訖報來。他一面劈手奪過遺孤，向地下一擲，「刻赤」一聲，可憐那孩子腦漿迸裂，倒臥在血泊裏，只微微動彈一下，那小性命就完了。程嬰背過頭去，暗暗拭淚，却又強顏對屠岸賈說：「這孩子原是无辜的，誰叫他的父祖作了那麼多的孽！斬草除根，永無後患，可爲我公賀！」屠岸賈

滿懷高興，可聽不出程嬰的聲音裏，帶着哽咽。

事情完畢，屠岸賈把千金賞賜給程嬰。程嬰一意辭謝。屠岸賈覺得奇怪，說：「你原是爲了千金重賞出首的，如今爲什麼不肯收受呢？」

程嬰說：「我的心裏實在很難受。我跟公孫杵臼原是老友，同爲趙氏門客已久。如今首告遺孤，苟全自己，已經不義之極，那裏敢受千金呢？」他頓了一頓，說：「如果我公念我微勞，答應我收葬趙氏一門之尸，讓我略表門下之恩，一面也可表顯我公的盛德。」

屠岸賈連連點頭說：「唉，你真是一個信義的人！趙氏遺尸，聽你收葬，我索性錦上添花，把這千金讓你當作營葬的費用吧。」他覺得趙氏已經死絕，樂得做個人情。

程嬰便去做營葬的事。當初趙氏一門受戮，只草草收殮，幾十具薄棺，露置在荒郊。程嬰另購棺木盛殮，分別葬在趙盾的墓側。又把老友公孫杵臼也葬了。他着實痛哭了一番。喪葬完畢，他去見屠岸賈，表示謝意。屠岸賈看他一表人才，想留用他。程嬰流涕說：「不瞞我公說，我一時貪生怕死，幹下這件不義的事，此後實無面目再見晉人，預備在流浪中度過餘生了。」屠岸賈也不強留他，還送了他一點贖儀。

話分兩頭。當屠岸賈率領甲士，前往鄉村裏捉拿遺孤的時節，城裏沸沸揚揚，已經傳遍。也有替屠氏歡喜的，也有替趙氏嘆息的。各方面的盤話，也就愈慢了。那位古道熱腸的韓厥，事前已經跟莊姬碰過頭，趁屠岸賈不在城裏，韓厥便叫一個心腹門客，假作醫師，入宮給莊姬看病。醫師攜着一個很大的藥囊，藥囊上寫着一個「武」字。莊姬看見，已經會意。診脈已畢，醫師說些胎前產後的套話。莊姬看見左右兩三個侍女，俱是自己的心腹。便把孤兒裹置藥囊中，對着他說：「趙武，我一門百口冤仇，全在你一點血泡身上，將來你給出一口氣吧！」她又對醫師說：「請韓公告訴他們，孩子長大，決不會忘記他們的恩義的。」她垂淚看着那醫師



攜有巨大的藥囊，蹣跚出宮門，幸喜沒有誰盤問，才放下了心。

韓厥恐怕得禍，做得很秘密。他叫奶娘帶了遺孤，躲在祕室裏，甚至於家裏的人，都不知道有這件事，也不知道這嬰孩是趙氏遺孤。直到程嬰辭別了屠岸賈，深夜來見韓厥。他說：「我友殉難，已先我而死了。立孤之責，落在我的身上。我該怎樣努力，不負趙氏和我友的犧牲呢！」

韓厥道：「屠賊以為遺孤已死，你又遠走他方，不會節外生枝了。但是你究竟預備到那裏去呢？」

程嬰道：「我早跟亡友公孫杵臼商量好藏孤的地方。離此很遠的孟山裏，我有一點田莊，深山野處，自耕自食，撫育孩子長大，我也可以見主公和我友於地下了。」

韓厥附着程嬰的肩背，連連嘆息說：「好一對義士！好一對義士！老夫耄矣，你們好自爲之。也許給趙氏報仇，和復興晉國，全在這遺孤的身上。」

韓厥把奶娘和遺孤，交給程嬰。夜色茫茫，兩輛溫車，載着他們走了。

十五年過去了。誰也不知道在孟山的深處，有着程嬰和趙氏遺孤。趙氏滅門的慘劇，似乎人們早已忘懷了。

晉國的朝廷上，已經換了領袖晉悼公。屠岸賈還安富尊榮。只是晉悼公並不怎樣信任他。晉悼公原是一個英明的君主，他發憤圖強，登位以後，就剷除奸邪，進用老臣韓厥。好一個韓厥，趁着謝恩的機會，就對悼公說：「臣等如今能穀侍奉左右，全靠先世的功勳；可是先世的功勳，沒有比趙氏更大的。當初趙衰佐文公，趙盾佐襄公，都是鞠躬盡瘁，爲國家爲主公取威定霸。不幸有桃園之變，也是靈公失政之故。景公寵信屠岸賈，屠岸賈想獨占朝廷，假稱趙氏弑逆，把他們一門全都誅滅。非獨趙氏先世飲恨，就是臣民憤怨，至今未已。現在主公賞功罰罪，一新國政，對於趙氏的含冤，最好也有補救的辦法。」

悼公說：「是的，當時我也給趙氏不平。但是聽說趙氏一門已全滅了。」

韓厥說：「不。事情是這樣的。當時屠岸賈搜索趙氏遺孤，一點也不放鬆，幸得有趙氏門客程嬰公孫杵臼兩個義士解圍。公孫杵臼抱了程嬰的幼子，假稱遺孤，受了誅戮。程嬰帶了趙朔的遺腹子趙武，避匿在孟山深處，迄今已十五年。如今趙武已經長成一個英俊的少年了。」

悼公驚喜地說：「有這樣的事嗎？你趕快去召他們來見，我一定不虧待他們。」韓厥說：「屠岸賈還在朝中，主公必須祕密一點才好。」

悼公說：「不勞叮囑。你去召他們吧。屠賊的好佞，我早已恨透了。」

兩三天後，有一輛馬車，進了晉的國都新絳城。車中坐着一位少年公子，就是趙武。駕車的是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，就是程嬰。但是城郭已非，人民異舊，沒有誰認識他們。那輛車直到宮裏，大概到趙武的母親莊姬那裏去。

這幾天晉悼公稱疾不朝。韓厥便帶領貴族百官，入宮問安，自然屠岸賈也在內。大家看見悼公氣色很好，不像有什麼病。他從容地對請安的百官說：「諸位知道我害的病嗎？其實我害的並不是大病，只因爲功勞簿上有一件事不明，心裏非常不舒服。」

那些卿大夫全叩頭說：「臣等愚昧，不知道爲的是那一件事呢？」

悼公說：「趙衰趙盾，兩世有大功於國家，如今宗嗣滅絕，我的心裏很難過。」

大家應聲說：「趙氏滅族，已經十多年。主公雖然懷念他們的功勳，但他們已無後嗣可立了。」

悼公更不答話，反過身來，向內侍一招手。立刻屏後走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公子來，跟悼公和各位卿大夫，一一見禮。大家回禮不迭，一邊問：「這位少年公子是誰？」

韓厥代爲回答說：「這位就是趙氏的遺孤趙武。當初所殺的嬰兒，其實是趙氏門客程嬰的孩子。」

在別人的驚嘆中，屠岸賈面色如死灰，俯伏在地上，向晉悼公請罪。悼公嚴肅地說：「趙氏含冤滅族，全是屠岸賈的陷害。今天不殺屠岸賈，怎樣安慰欲恨地下的趙氏冤魂！」便喝令甲士，馬上綁出屠岸賈斬首。而且把屠氏一族，滿門抄斬，給趙氏復仇。趙武程嬰，還擋了屠岸賈的頭，到先人的墳墓上去祭告。十五年前的血債，此刻總算償還了。

晉悼公追念趙氏的功勳，便把從前趙氏的領地，仍舊給還趙武，又留他在朝，學習辦事。

這十多年裏，趙武是給程嬰當作己子，撫育長大的。程嬰對於他，負着嚴父慈母的雙重責任，一面關切他的身體，一面又給他貴族的教養。因此趙武長成得很好。如今沈寃已雪，趙氏恢復過去的光榮和地位，趙武仔細明白了前情，對於程嬰，真是說不出的感激。程嬰現在已經老了，鬚髮斑白，應該住在趙氏的府第上，享點老福。但是程嬰看見一切安排定當，却來對趙武告辭說：「小主，我的責任盡了，我該走了。」

這真是出乎意料的話。趙武忙問：「老伯，你還要到那裏去呀？」

程嬰嘆息說：「我從前不死，因為負着立孤的使命。如今趙氏復興，大仇已報，我那可自貪富貴，讓公孫杵臼獨死！我將跟從我的亡友於地下，別叫他等待得太久了。小主，再會，希望你重振家聲！」他從身邊掣出寶劍，自刎而死。

趙武來不及阻攔，只能伏在程嬰的尸上痛哭。等悲痛稍止，才把他從厚殮殮，跟公孫杵臼同葬。他又喪服三年，以紀念程嬰的恩德。

雙義塚裏，就埋着程嬰公孫杵臼兩個義士的俠骨。

### 三 全友復國

時間，公元紀元前五二〇年左右。地點，長江腹部的楚國。

楚國是荆楚人所建的一個國家，一直跟中原（黃河流域）的周國對立的。周人很早就想征服荆楚人，可是總做不到。當周的勢力全盛時代，荆楚人也不過把一點微薄的土產物品，貢獻給周天子，表示敬服的意思。有一位周天子曾經親自帶領兵馬，南下討伐荆楚人，結果遭到敗績，連天子自己也溺死在漢水裏。到春秋時代，荆楚人更強了，建立王國，他們的領袖自稱為王，簡直想跟周天子分庭抗禮。因此，中原那些強大的諸侯，雖然目無周室，却還打起為周天子鑲真的幌子，好幾次跟楚國打仗，名稱叫「尊王攘夷」，實際是擴充自己的勢力。然而沒有用，楚國獨踞南方，還是一個強盛的王國。

本篇故事的開端，在楚國國王平王，和他的世子建的糾紛。建是平王的嫡長子，照封建制度的規矩，他有繼承王位的資格，因此平王把他立作世子，而且派一位有才德的貴族伍奢，做他的師傅。但平王却寵信一個叫費無極的奸臣。費無極跟世子建不睦，常在平王前說建的壞話，平王不由的將信將疑。他索性擺佈了一個醜態的陰謀，叫楚平王父子間生了猜疑，再勸王上把世子建逐出外面，去守一個大城，平王不知是計，聽信了他。於是費無極派心腹散布謠言，說世子建因為怨恨他父王的放逐，在跟伍奢計劃謀反。平王信以為真，十分生氣；調兵遣將，去捕殺世子建和伍奢。伍奢給拿來，世子建得信早，狼狽地逃奔宋國去了。楚平王見捉到伍奢，便把他關在牢獄裏。

秋末時候，長江沿岸已經草木黃落，景象非常蕭索。在沿江的大道上，有幾乘車馬，在緩緩地前來。車裏坐着的，是楚國的一位年輕貴族，姓名叫作申包胥的。申包胥是一位極會辦事的人物，因為奸佞在朝，不得重用，楚平王只派他幹點小差使。此刻他正從外國奉使回來，預備到鄧都（楚的國都）去覓命。他坐在車上，一邊賞玩着江邊秋景，一邊心裏惦念着國事。他抬起頭來，看見迎面樹林裏，有一個騎馬的漢子，也好像看見了

他，在轉彎驟進樹林去。秋深葉落，樹林裏空蕩得很，那漢子影影綽綽還隱得出，但不知是誰。申包胥不由得生疑了。「也許是暗算我的刺客吧！」他忙喝令從騎趕緊一步，衝到林旁，預備進去搜尋那個人。

申包胥才走進樹林，那漢子像是知道躲不過，已經撥騎走出林來。他到申包胥的車前，跳下馬，立在車左，跟申包胥見禮。申包胥在驚忙中，看見那漢子全身縞素，面帶威容。他不是別人，正是包胥的知己好友伍子胥。包胥驚慌失措，趕緊下車見禮，嘖嘖說：「子胥呀，你怎麼在那裏？而且見了我要趨避？」——「子胥，你怎麼穿着喪服？記得我奉使外邦，到你府上來告別，你的雙親都很康健呀！」

「說來真真可憐！好友包胥呀，如今我無家可歸，成爲亡命之徒了。」子胥說着，淚如雨下。「如果我不報復我家的奇恥大辱，我真不願意再活在世界上。」

包胥熱切地握着子胥的手，說：「子胥究竟怎麼一會事？我去國不到一年，敢是有什麼大變故了？」

「是的，」子胥說：「我從頭說給你聽。無道昏王，聽信了奸臣費無彘的話，疑心世子謀反，把我父親下獄。他想殺死我父親，却害怕我哥哥尚和我，一時還不敢下辣手。費無彘給昏王設計，叫我父親寫信給我們，信上說如果我們弟兄倆到郢都去，那末王馬上釋放我父親，而且把官職封賞我們。世界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！我哥哥雖然忠厚，也知道昏王奸臣，想把我們誘到郢都，一網打盡；我父親純忠，怕我們跟王上搗亂，所以肯下筆寫這封信。但我哥哥還是要走，他不是想要官職，只想見見老父的面。我苦口勸他說，如果我們弟兄倆在外面，昏王有所顧忌，決不敢殺死老父；如果我們前去，只是送死罷了。我哥哥聽我種種譬解，總是不肯聽。他也說得不錯。他說：『萬一父親的信，果然是真情，我們却不去，使得王上老羞成怒，對父親有所不利，我們不是不孝嗎？即使這是誘騙的信，是父親寫的，我也難於違抗父親的命令。我能覓見了父親的面，跟他死在一起，也是極甘心的。』我激烈地說：『哥哥一定要去，做兄弟的請從此辭別。萬一昏王真的做出什麼來，我必給父兄報仇。』我哥哥說：『我的智力，原不及我弟。父不可棄，名不可廢。我只能去跟從我的父親；你可亡

命他國，預備報仇。這樣我們各全孝道。再會吧，弟兄們從此準沒有相見的機會，願你努力！」我哥哥走了，我便亡命出來。不到幾天，就在路上聽到，昏王已把我父兄斬首市曹。——天呵，我伍氏世世忠於楚國，我的父兄何罪，斬首就戮！」子胥一口氣哭訴着，說到怨恨處，他不禁捶胸大慟。

「想不到老伯慘遭不幸，唉！」包胥憫然改容，安慰了幾句，便說：「子胥，你亡命出來，目的是怎樣呢？」

子胥說：「長江下流的吳國，與楚國鄰近，而且常有戰爭。我要到吳國去，給他們計劃軍事，借兵伐楚，手誅昏王奸佞，覆滅楚國的宗廟，方洩我恨。」

包胥忙勸他說：「子胥，你的話錯了。王上的舉動雖然過分；你我究竟是他的臣下，有着君臣的名分。臣下向王上報仇，在義理上是說不通的。你還是取消了這個念頭吧。」

子胥說：「這個昏王，那裏還有一點王上的樣子！他怎樣欺侮和迫害他的世子，簡直比禽獸都不如。他相信奸佞，殺害忠良，把朝廷上鬧得烏煙瘴氣。我將來得志，帶兵殺入郢都，非但報復不共戴天之仇，而且給楚國掃蕩污穢。我一定要毀滅楚國，才肯罷休。」

包胥說：「你真的這樣想嗎？」

子胥說：「是的。我方才遠遠地瞧見你，就想躲避，便是怕你勸阻我的緣故。我志已決，我友，你不用攔住我吧。」

包胥見子胥鐵石心腹，無可挽回，覺得很爲難。他看着子胥，莊嚴地說：「子胥，你必要覆滅楚國，給父兄報仇嗎？」

子胥堅決地說：「是的。」

包胥說：「唉，如果我鼓勵你幹這樣的事，我變得不忠；如果我阻止你這樣做，又使得你成爲不孝。你走

吧。我們有着深切的友誼，我決不洩露你的行蹤。可是——」他的聲音十分嚴肅：「你能殺覆滅楚國，我一定得恢復楚國。這是我們臨別時唯一的話！」

在亡命到吳國的路途中，伍子胥經過了許多的艱苦，有幾次連生命也危如一髮。最驚險的一幕，是在過楚吳交界的昭關。幸得幾位素昧平生的俠士，仗義相援，才使他脫出天羅地網。

昭關之外，便是長江，通吳國的水路。那裏有楚國的將兵把守，仔細盤詰行人。因為楚平王也將到伍子胥溜到吳國去，特別繪了伍子胥的像貌，懸在關門口，叫將士們留心。伍子胥到了那裏，插翅也難渡過昭關，只好在附近盤桓着。

事有湊巧，伍子胥碰到一位隱士東皋公。東皋公却認得子胥，誠懇地邀他到家，暫且安頓。子胥看見東皋公古道熱腸，便不隱瞞，哭訴父兄的慘禍，並說預備出亡吳國，借兵報仇。東皋公激於義憤，答應幫他出昭關。原來伍子胥奔波辛苦，風塵勞頓，已經不像從前那整俊偉的樣子。東皋公心生一計。他告訴子胥，說他有一個朋友姓名叫皇甫誦的，身體魁梧，眉目英俊，有幾分像子胥，可以叫他假扮子胥，賺得守關的將士認錯，子胥扮作鄉下人，趁紛亂間混出昭關。他正跟子胥商量的時候，恰巧皇甫誦來到。東皋公便把這計劃告訴皇甫誦，皇甫誦一口答應。子胥一看皇甫誦，形狀跟自己果然有三分相像，但他覺得因此連累他，心裏很是不安。東皋公忙搶着說：「我友原是一個慷慨的人，大家不用客氣，而且我友給關上的守將擒獲，我也有解決的辦法。你放心吧。」

伍子胥感激激得很，向東皋公和皇甫誦拜謝說：「兩位仗義相救，將來我伍子胥有出頭的一天，一定重重報！」

皇甫誦笑着說：「我們同情你家的慘禍，只希望你報仇成功，那裏想什麼報酬！」

東臯公便出去料理事務。到第二三天黃昏時分，叫伍子胥解了素服，給皇甫訥穿着；又把一套鄉下人的衣裳，給子胥更換了，還叫他故意裝出猥瑣鄙陋的樣子。他們連夜出發。次晨，皇甫訥走到昭關口，正巧關門。他挨挨擠擠地混過去，給守兵喝住。守兵看他帶着驚惶的樣子，已經有點生疑，況且還穿着素服；再把關上懸掛的圖形一對照，更覺相似。忙把皇甫訥扣留，飛報主將。主將又驚又喜，飛步趕到；他遠遠望見，便嚷着：「是了，正是叛臣伍子胥！給我拿下吧。」

皇甫訥結結巴巴地喊着：「我不是伍子胥，我是皇甫訥。你們放我過吧！」誰聽得他的話！即使聽得的也不相信。他只挨了幾下巴掌，兩臂給綁住，守兵們簇擁着帶他到營房裏去。

守關的將士和近旁的百姓，聽得捉到楚王懸賞通緝的伍子胥，大家都擁過來觀看。人們亂烘烘的，關門大開，連盤詰的守兵也沒有。鄉下老打扮的伍子胥，很容易的混出關門，望沿江大路上跑去，再不回頭了。

守昭關的主將，見捉了子胥，滿懷高興，預備把他拷打取供，好解到楚王那裏去邀功。皇甫訥受到拷打，却一口咬定不移說：「我姓皇甫名訥，是這裏附近××地方的土人，從不認識什麼伍子胥。這次出關，是我的老朋友東臯公約我東遊。不過東臯公遲走了一步。你們這樣羞辱我，真太豈有此理！」

主將聽他的口音，的確是本地人，心裏有點疑惑。好在主將是認識東臯公的，他想派人去請東臯公來，對證一下。正在這時候，守兵報告東臯公來見。主將喜出望外，忙出去迎接，提起這件事情。皇甫訥已做了階下囚，他一見東臯公，忙喊起來說：「我公約我出關東遊，爲什麼不跟我同走？我先走一步，受了這樣的恥辱，還要把我押到鄧都去殺頭！」

東臯公笑着對主將說：「哎呀，將軍弄錯了！這位是我的好友皇甫訥，約我同遊，在昭關前相會，想不到他先走一步，鬧出這樣的誤會。將軍如還不相信，我帶着旅行許可證在此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從袖中拿出旅行許可證。



主將很覺難堪，忙給皇甫訥解了綁縛，一疊連聲的謝罪。東皋公說：「將軍奉公守法，小小誤會，那有什麼關係。也許我友覺得掃興，不預備出關東遊。我們就此告辭回家了。」

主將恭送他們下關。一邊號令守兵，照舊堅守盤詰，嚴阻漏網。

伍子胥混出了昭關，急急忙忙地向前走。前面就是大江，茫茫浩浩，水光接天。江邊可沒有擺渡的船。伍子胥心裏很焦急。萬一後面有追兵來，阻着大江，只有束手成擒的分兒！他抬起頭來，忽然看見有一隻漁船，船頭坐着一個老漁夫，正沿着這一邊江岸，溯流而上。好像那漁夫也看見灘立在江邊的伍子胥。這時候伍子胥用急燥的語氣，高聲喊着說：「漁翁，來渡我過江！漁翁，快來渡我過江！」

漁夫看到伍子胥倉皇的神氣，猜到他是犯了事的亡命之徒。他在未曾把船擺岸之前，先仔細打量岸邊，看附近可有什麼人。於是他高聲唱着：「日月昭昭乎，浸已馳，與子期乎蘆之磯。」

伍子胥懂着漁夫歌中的意思。他望下流沿江而走，找到蘆葦深處，在那裏藏身。這所在非常隱僻。他靜聽着外面，好像那漁船在靠攏岸來，漁夫又在高聲唱着：「日已夕矣，子必憂悲。月已馳兮，何不渡爲？」這歌聲分明是叫子胥出來渡江。

子胥忙從蘆葦中鑽出，看見漁夫在那裏招手，更不說話，便跳上船去。漁夫把船一篙點開，搖起橈來。不到一個時辰，那廣闊的大江已經渡過，對岸不再是楚國的境界了。漁夫讓子胥上了岸，才對子胥說：「我看你狀貌不凡，容色匆忙，好像帶着深切的憂戚和傷痛，所以我願意冒險渡你過江。你究竟是什麼人，此刻不妨告訴我了把？」

「我嗎？不瞞老丈說，我就是楚國的逃客伍子胥，想逃到吳國去，借兵給父兄報仇的。」

漁夫聽了，不禁點頭嗟歎。他誠懇地說，這裏過去，到最近的村莊，還有好一段路。我的船梢裏正放着麥

飯魚羹，你就飽吃一頓，再去趕路吧。」他便從船梢拿出飯菜來，就放在岸石上，讓子胥吃。

子胥肚中正感飢餓，也不推辭，就狼吞虎咽的吃起來。吃完了，漁夫一邊收拾，一邊對子胥說：「時間不早了，你請便吧。」

子胥覺得說不出的感激，從腰間解下佩劍，給漁夫說：「這柄寶劍，中間用寶石嵌鑲成七星花紋，價值百金，是楚國的先王賞賜給我們伍氏的。我的父祖到我，已經佩了三代。如今送給老丈，聊表今天接手的恩惠。」

漁夫笑着說：「我聽說楚王有命令，捉到伍子胥的，賞賜米穀五萬石，封爵做大夫。我不貪這樣重賞，渡你過江，難道貪這價值百金的寶劍嗎？再說，你要遠行，也得有寶劍防身，我得了它却沒有用，又何必客氣呢？」

子胥見漁夫這樣慷慨，便請教他的姓名。漁夫却不肯說。子胥再拜稱謝，告辭將走，又回頭對漁夫說：「如果後面有追兵過來，請老丈別洩露我的行蹤。」

漁夫點點頭，仰天嘆息說：「唉，我這樣冒險渡你，你終不放心。如果有了追兵，從別處渡江，追上了你，叫我怎樣分辯呢？我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，來絕你的疑心吧。」

子胥知道失言，忙前來請罪。誰知漁夫放下槳，就在船中向大江一躍，水花四濺，水面捲起漩渦，什麼都沒有。子胥措手不及，漁夫已葬身水底了。子胥不識水性，無從搭救，又不敢多逗留，只跪在那裏掉淚說：

「老丈呵，我因你而活，你却因我而死。你這樣壯烈的犧牲，我今生再也不能報答你了！」

夜色罩籠了江邊，半鈎新月已經掛起在柳梢，伍子胥孤獨地向吳國走去，趁着夜裏，趕路也便利些。

幾年裏，伍子胥在吳國很得意。他的才能和忠信，給吳王所賞識。吳王很相信他。等到吳國的兵力，足

跟大國比較了，子胥就領導吳軍進攻楚國。楚國什麼都腐敗，全沒有抵抗的力量。只打了五次仗，吳軍已經攻入郢都。楚國的王室和貴族，倉皇出走。伍子胥重返郢都，楚平王和費無極早死了；他要報仇，只能發掘楚國先王的坟墓洩恨。父兄的慘禍，總算吐了一口氣，楚國是覆亡了。

幾年裏，申包胥一直注意着國事。他深痛伍氏的慘禍，又因為顧全子胥的友誼，對於子胥的事情，果然不會向誰洩露。但是他跟子胥是總角交，他是深深懂得子胥的。子胥是饒勇兒，說得到做得到，他要給父兄報仇，覆滅楚國，那是一定成功的。但楚國是申包胥的祖國。包胥不能爲了深重如山的友誼，對於祖國不忠。他斬釘截鐵地立下這樣的志願；子胥要滅亡楚國，他便要恢復楚國；在朋友之義氣上，他日夜不忘記的，是他的國家。

但是申包胥位卑職微。楚平王只相信費無極等那一班佞臣，並不重用他。包胥一有到宮廷裏來的機會，總是苦口向王上進諫，勸他留心國事，整頓軍備。王上聽了，只覺得討厭。王上對於諄諄地說着迂話的申包胥，愈來愈感煩嫌，便把他撵到外面去，不要他住在左近，掃自己的興。申包胥雖在外邑，心不忘郢都，只是他無可奈何。他聽到楚平王病故了，新王登位了，接着，伍子胥帶領吳國的軍隊，進窺楚國東面的疆域了。包胥忙從他的本邑裏，徵募勤王兵，前來赴難。誰知吳軍長驅直入，是那樣的快，包胥的兵還不會動，郢都淪陷和楚王出走的消息，已經傳遍了各地。人心渙散，大家忙着逃難，包胥剩下單人匹馬，相隨的只有幾個家丁，如果他趕到郢都去，是到老朋友手裏去討死。

包胥還寫信給他的老朋友：提明他究竟原是楚國人，勸他不要做得太過分；如果他不叫吳軍馬上退出楚國，包胥自己便得實行恢復楚國的約言，那時休怪以公忘私，誼同兄弟的兩個人，以兵戎相見。送信給子胥的使者，並不會帶子胥的回信來。據使者說，子胥只託他轉言包胥：他對於包胥義重如山的友誼，永銘心版，只是自己日暮途窮，爲了宣洩心頭的積怨，在不知不覺中，也顧不得倒行逆施了。——他顯然是很客氣地拒絕了

包胥的忠告，他要永遠不讓楚國再存在。包胥對於老朋友，此刻可以說仁至義盡，現在他只有一個念頭，就是怎樣用實力來恢復楚國。

包胥向四面看看：西方的秦國是強國，而且秦的王室跟楚的王室，還是至親近戚。請求秦國援手吧，借了秦國的兵，來趕走占據鄆都的吳軍。但是楚國已經殘破了，包胥又搜括不到豐厚的禮品，要空口白舌，說動秦國出兵，那是很難的。國家存亡，危在一髮，包胥也不能設計較成敗了。他收集了行裝，單帶幾個貼身家丁，也不告訴任何人，連夜西行，抄近便的小路，趕往秦國去。爲了爭取時間，這真是一個極苦的旅行，他甚至於不願花費食宿的時間，一直的走着。跟從的家丁，走得腳底也擦破了，步步流血，便在衣裳上撕下一塊帛來包裹着，再往前走。包胥自己，肉體上的痛苦，加上心頭的焦慮，更不必說了。

總算包胥趕到秦的都城裏，而且找到朋友的介紹，有機會謁見秦國的王上。他以悲壯的語氣，訴說祖國的國難，請秦王念甥舅之情（楚的新王是秦王的外甥），代爲興兵解厄。秦的王上猶疑着，他不大願意與師動衆；秦的羣臣，也說秦在西北，吳在東南，兩國素無恩怨，何苦啓許多事。雖然這樣，王上總拗不過申包胥苦苦的請求，又礙於兩方王室的親戚情誼，只好敷衍地對包胥說：「你暫且在迎賓館裏就攔幾天，容我跟我大臣們仔細商量了，再作定奪吧。」說完，王上懶洋洋地退庭了。

「我們的王上，亡命在草野中，我那裏好在迎賓館裏安適地住下呢！」包胥嘆息着。他並不走，就在秦王的宮廷外號哭着，等待秦王的決定。他守候了七天七夜，一勺水漿都不喝，也不躺下來，只是哀哀哭泣。如果秦國不肯幫助，包胥沒有面目到祖國去，預備死在這裏。王上受他的忠心所感動，對羣臣說：「楚國有這樣的忠臣，怎會覆亡呢？我們再不肯援助，顯得太無情無義，恐怕天也不容了。」於是王上馬上派兵跟包胥去救楚。

秦軍一向是勇悍善戰著名的。戍守楚國的吳軍，因勝而驕，實在不敵對敵。伍子胥帶領軍隊，留在鄆都，

一面聽到前方的敗報，一面又知道吳國內部也有點不穩，也很想退兵，但還有點躊躇。申包胥又遣使者送信給子胥了。信上的話大概是這樣說：「老友：你已經覆滅了楚國，但天意却不欲如此。我也要履行恢復楚國的約言。當時我爲了友誼，並不會阻撓你的亡命吳國，如今我還是願全友誼，勸你全師而退。這不是我的威嚇，而是我的忠告。」

子胥是聰明人，他懂得自己的榮譽，再不能作孤注一擲。便下令凱旋，在秦軍來到之前，退出郢都，一路擄掠戰利品，回吳國去。

伍子胥帶領吳軍退却了，申包胥也挈了妻子，逃入深山裏。他只告訴他的家人說：「當初我爲了朋友之誼，不會阻撓子胥的亡命，我的心裏一直是痛苦着。子胥破楚，其實罪過在我。如今我只是補過，那裏敢貪功呢？」

蒙塵的楚王，回到郢都，恢復社稷。一切就緒了，王上論功行賞，却找不到首功的申包胥。——是的，申包胥的下落，從此永沒有人知道了。

#### 四 豫讓刺趙襄

本篇仍舊回頭說晉國的故事，而且跟晉國的大貴族趙氏有關係的。在時間上說來，本篇的故事，離開孤兒趙朔復興趙氏，重掌政權，已在一世紀半之後。在這一世紀半的時期裏，晉國的情形，變動得真厲害。晉國的王上，跟當時的東周天子一樣，只成功了一個沒有實權只有空名的傀儡。從前屬於王上的大貴族，一步步地拾起頭來。這幾個大貴族，他們的領地，要比王上大得多；他們的臣民，也比王上衆多。他們還天天在轉念頭，怎樣用武力或陰謀併吞別的小貴族，增加自己的勢力。國家的政權，由他們分掌着，王上奈何他們不得。只是

他們偶然碰到爭執的時候，抬出王上，當作幌子罷了。

趙氏自從孤兒趙朔復興以來，權勢寢寢日上，比從前更興盛了。好幾代裏，他們成功了晉國數一數二的大貴族。就是他們的老祖宗趙襄趙盾，也比不上此刻的聲勢煊赫。差不多可以跟趙氏並肩的大貴族，還有韓氏（韓厥的後裔），魏氏、智氏、范氏、中行氏。這六個大貴族，在事實上支解了晉國，威勢籠蓋了王上。他們給稱作「六卿」，其實就是晉國的六個土皇帝。六卿的心目中，只有本族的利益，那有晉國和王上呢？

六卿們全爭權奪利；誰都想損害別人，補益自己。范氏中行氏先給滅掉了，剩下趙、韓、魏、智四姓大貴族。晉國的王上只好睜大眼睛瞧，瞧那四姓中，再「火併」掉那一個。四姓中此刻是智氏頂強，雖然趙氏也未多讓。只是智氏的領袖智瑤，是一個懷有野心的英雄，一個凶殘嚴酷的暴君。他一直想剪滅另外的大貴族，自己做晉國的主人翁。受着野心的驅使，智瑤收羅大批有本領的游士，把他們待遇得很好，希望他們助成大事。——本篇的主角豫讓，就是以游士而爲智氏上客之一。——智瑤的才幹是有的，他那統一的野心也許是對的；但他的個性，殘暴剛愎，最後弄得身敗名裂，却是另一個問題。

智瑤憑藉威力，要韓魏趙三姓貢獻領地給他。韓魏答應了，趙氏的領袖趙襄子，偏不肯輕棄祖宗的土地，一口拒絕。智瑤很生氣，趁此跟趙氏開幹。他帶領了家兵，聯合韓魏兩姓，攻打趙氏。趙襄子抵敵不住三姓的兵馬，只好固守他的根據地晉陽城。三姓的兵，把這孤城團圍圍住，只是趙襄子守得很好，急切也攻不下。智瑤一心想毀滅趙氏，便決了絳水，來灌晉陽城。晉陽城浸着滔滔的濁流，外援久已斷絕，裏面的人心也難於堅持，形勢便危急萬分了。

正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，趙襄子派遣能言善辯的謀士，繞城而出，說動了韓魏的領袖。原來這兩姓的貴族，跟趙氏本來沒有怨仇，上次智瑤強迫他們貢獻領地，已經懷恨在心，此刻跟從智瑤來攻晉陽，不過害怕後者的威勢，更不是本意。他們一向明白智瑤獨占晉國的野心的，他們很容易受趙襄子所差來的謀士的說動，知

道如果趙氏毀滅了，接着就要輪到他們自己，智瑤非要完成統一大業，不肯休止。唇亡齒寒，毀滅了趙氏，只是更增加了智瑤的貪慾，還不如韓魏趙三姓攜手，滅了智氏，分割了他們的領地，三家鼎立，誓不侵犯。在黑夜中計議定當。於是趁着晉陽尚未陷落的前夕，韓魏倒戈了，趙氏的兵馬也出城衝殺。三面夾攻，智氏措手不及，給殺得大敗。智瑤被趙襄子擒住斬首。三姓聯合，把智氏滿門抄斬，平分擄獲。在晉國的歷史上，智氏就此告終了，只剩下趙、韓、魏三大貴族。

昔日做智氏上客那批游士，樹倒猢猻散，有的另找新主，有的與顏事仇。只有豫讓一個，還想給故主報仇，智瑤死得極慘，據說趙襄子恨極了智瑤，還辱及骸骨；豫讓想到從前智瑤待他那麼的優渥，事不可以成敗論英雄，他總得給這個失敗的英雄一雪恥辱。「恩怨必報」，這是俠士的精神。他要報復，不辭赴湯蹈火。

豫讓要手刃趙襄子。這裏沒有個人的私怨，他是爲了故主，爲了那失敗的英雄。但是他沒有機會接近趙襄子。趙氏門禁森嚴，決不會讓一個面目生疎形跡可疑的人，溜進府第。豫讓要手刃趙襄子，他不給你抓住，簡直是空想！

豫讓窮思極想，到底得着了一個辦法。那時受過刑罰的囚徒，大抵是充作奴隸，給貴族服役的。趙氏的府第裏，就有大批囚徒，做着建築、墾殖，和一些低賤污穢的事務。這正是一個好機會。豫讓不惜屈辱自己，扮成一個受過刑罰的囚徒，身上藏着刺刀，偷偷摸摸地，居然給他溜進趙氏的府第了。

趙襄子有一個習慣，每天早晨，他必得到新築的花園裏去散步，一邊看看那些奴隸的工作，一邊靜靜地思考一些事務。豫讓在趙氏府第裏混了幾天，什麼都知道。那天早晨，趙襄子帶了幾個貼身的衛兵，走到花園的門口。照例他是分付衛兵候在門口，獨自走進花園的。園裏靜悄悄的，因爲時間太早，做工的奴隸全沒有來。一陣冷風，吹上趙襄子的臉，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。他好像看見，那邊花棚後面一堵土牆腳下，影影綽綽

的，有什麼東西在那裏閃動。究竟是什麼，他看不真切；愈看不真切，愈叫他害怕。他不禁失聲喊道：「來人！快來人！」

候在門口的幾個衛兵衝進來，聽奉了趙襄子的命令，趕到那邊去搜索。如果是鬼怪，一定是來無蹤去無影的，但是衛兵却在土牆腳下，搜出一個人來，七手八腳地將他綁住，擁到趙襄子的跟前來。

趙襄子抬頭一看，那個人是服役的囚徒打扮——那裏是囚徒！趙襄子是認識的，他是智氏的門客豫讓！在智伯那裏，趙襄子還跟他同席談過話呢。豫讓也知道趙襄子認識他，只是圓睜雙眼，瞪着趙襄子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趙襄子定了定神，便問：「豫讓，你這麼打扮，躲在這裏，是什麼意思呵？」

衛兵長搶着說：「主公，這個囚徒想行刺。我們在他的懷中，搜到這個東西。」他呈上一把明晃晃的尖刀。

趙襄子瞥了一眼，看那尖刀寒光射眼，不禁顫抖一下。他揮手分付擱在一旁，對豫讓說：「你的故主智瑤早死了，你還想做什麼？」

「我想給我的故主報仇！」豫讓決然說：「你殺了我的故主，又辱及他的骸骨。我不給他報仇，九泉下也沒有面目見我的故主。」

趙襄子說：「你濟得什麼事！智氏門下的人，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你還這樣的不達世務！」

「因為沒有別人幫忙，我的責任更重。給故主報仇的責任，全在我的肩上。趙襄子，你對我的故主這樣慘毒，我不能手刃你，死後定爲厲鬼相報！」

趙襄子看着豫讓激烈的態度，聽到他那聲色俱厲的話，面容上泛出蒼白，不知道是感動呢，還是害怕。他低頭沈吟着，衛兵長又上前說：「主公，這個囚徒無禮，罪不容誅，請下令斬了吧！」



趙襄子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唉，他真是一個義士。他不忘故主，找我報仇，總算是難得的。殺義士不祥。把他趕出府第，也就算了。」

衛兵們遵了趙襄子的命令，把豫讓攆出門去。他才走到門口，又給趙襄子喊住了。趙襄子說：「且慢，豫讓，我問你，我饒恕了你的罪，你那報仇的念頭，可肯從此丟開嗎？」

「不能殺！我要等待第二個機會！」

豫讓竟敢這樣回答，大家都相顧失色。趙襄子只能向他揮揮手，無可奈何地說：「好，你走吧。我知道你是匹夫不可奪志的。以後我當隨時留心你。不過我警告你，你既不肯跟我解去怨仇，你第二次落到我的手裏，我一定要殺死你的。」他目送着豫讓的背影，直到看不見，才回頭對他左右的人說：「他真是一個義士，我希望我手下的人，個個像他的樣子。但是，你們以後得特別留心，不讓他有今天一樣的機會。現在你們全認識他了，再見了面，不要放過他。——唉，今天真危險，我的府第裏，也太疏忽了。」

豫讓回到家裏，他只有一個念頭：「報仇！」他欽佩趙襄子的大量。但他自己解釋說：「釋放我，是趙襄子的私恩；報仇，是我的大義。我不該以私恩而丟掉大義。爲了今天的失敗，我該再接再厲才對！」

但是，豫讓想，他的面目，已經給趙襄子的左右全認識了，他再也沒有機會接近了，那怎麼辦？自然他必得化裝，而且得非常秘密，不讓第二個人知道。他決定了，便悄然離家，連妻子也不說一句告別的話。可憐的妻子，看見丈夫舉動異常，也不敢問他。

豫讓找到一個僻靜的所在住下。他用漆塗在身上。漆是有毒的，人中了漆毒，皮肉浮腫，好像害着癩病一樣。豫讓忍受痛苦，把自己造成一個癩子。他的臉上，毛髮脫落，眼鼻歪斜，頭腫得像一個畸形的瓠瓜；從前的面目，半分也不存在。他做了一個患不治之疾的乞丐，在街頭討飯。他在晉陽城裏混來混去，有時候裝出凍

餓的樣子，躺在牆角，等待他的仇人趙襄子經過。他做着守株待兔的笨事。自然，這樣的一個癩皮乞丐，誰也想不到是從前的名士豫讓。只是有一次，他幾乎露出馬腳來。那天，豫讓正在街頭求乞，有一個女人經過。她原是從前豫讓的鄰居。她聽得求乞的聲音，不禁說：「那不是失蹤已經好久的豫讓嗎？他的聲音我是很熟悉的。讓我上去看一下，如果是他，我可以告訴他那焦急着的妻。」她三腳兩步的走到那乞丐前面，仔細端詳了一會；這個面目浮腫形狀醜陋的乞丐，那裏是豫讓。她失望的很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這傢伙那裏是豫讓！原來天下竟有相同的聲音！」等她走遠了後，豫讓才想到他的聲音還沒有改換過，也許難逃熟人的耳朵。於是他又找到一種藥吞了，把聲音變得異常粗糙暗啞，正像一個有殘疾的乞丐的聲音了。

但是豫讓有一個知己朋友，姓名叫須敬的，他素來明白豫讓的為人。那天須敬無意中，在街頭碰到這個陌生的癩皮乞丐。雖然聲音和面目都不熟悉，他却看出他有幾分像豫讓。他愈看愈像，正想上去招呼，豫讓已經覺得了，忙旋轉身，向冷僻的地方走去。須敬也是有心人，在後面緊緊地跟隨着。出了市梢，到了冷僻的地方，須敬趕上兩步；手撫着豫讓的肩膀說：「讓哥，我知道一定是你！你何苦自己犧牲，弄到這個地步？」他說着，打量豫讓的模樣，淚水不禁從眼角掛下來了。

豫讓低聲說：「老友，我也不用瞞你了。我爲了要完成光榮的使命，不得不這樣做。」

「不錯，給恩主報仇，是國士的天經地義。我敬佩你的決心。但是你何必這樣！」須敬說：「我知道趙襄子最會耍那套收買人心的手段。凡是從前智氏門下的，肯來投他，他總棄瑕錄用。如果你肯向他屈膝，他一定歡迎之不暇。你看你是那樣的忠義，便要重用你。那時你乘間行刺，是很容易的了。讓哥，報仇的方法很多，你真何必毀形減性到這樣可憐的地步呢？」

豫讓握着須敬的手。他受到了深切的友情的感動。他說：「老友呵，你的方法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不能做。如果我向趙氏屈膝，做了他的臣下，再謀行刺，那顯得我的反覆無義。我爲了俠義，才這樣的自己忍苦，

死而無悔。義士是決無二心的。」

須敬點頭嘆息，覺得沒有話可說。豫讓却哽咽着說：「老友，此後我無論成功和失敗，總沒有跟你相見的機會了。請從此永訣吧！」

須敬目送着豫讓的背影，也只有哽咽的份兒。

再說趙襄子，自從那天放走豫讓之後，心裏總懷着鬼胎，害怕他再來給智瑤報仇。他的府第裏戒備得很嚴密，面目生疏的人，自然混不進去；就是比較熟識的，也得經過盤詰和搜查。趙襄子到外面來，警衛更不敢鬆一步，前驅們老遠的就把路上的閑人趕跑，誰也不允許偷看這位貴人的出巡。幸而一直沒有什麼風吹草動的事，趙襄子才放了一點心。他偶然想到，也許豫讓這傢伙知道在晉國容身不得，亡命到外邦去，在找捲土重來的機會——瞧他有什麼能耐，捲土重來不是容易的事！於是趙襄子對於豫讓的恐怖，漸漸地淡忘下去。

那天，趙襄子帶領了幾個人，到晉陽城外，去參加一個典禮。前驅的幾個衛兵，已經過橋去了。趙襄子勒馬徐行，正要跨上橋去。他的馬原是一匹駿馬，很懂得人性的。這時，它突然收住腳步，向後一仰；趙襄子抓緊繩繩，險些給摔下馬背。這時正有一個人，拿着明晃晃的利刃，從橋洞下縱身上來，直撲趙襄子。幸得那匹駿馬這樣一退，才閃過了。那人預備第二次撲過來，已經攔邊，幾個如狼似虎的衛兵，已經抓住了他的臂膊，奪下他的利刃，把他按倒在地上。那是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，面目浮腫，像是害着大廡瘋的。方才他直挺挺地躺在橋洞下，前驅的衛兵，草草地瞥了一眼，以為是一個路斃的乞丐的尸體，所以毫不介意。但是趙襄子驚魂才定，他那閃閃的眼光，還從這個刺客醜陋的狀貌中，找到了豫讓的氣息。他怒氣勃勃地喝着：「這個卑瑣難看的傢伙，你不是豫讓嗎？」

「我是豫讓！」聲音雖然嘶啞，但那麼淒厲，正是豫讓的話。他抬起頭來，浮腫可怕的臉上，閃着一對炯

炯的眼睛，悲憤的光輝，直射趙襄子蒼白的臉：「趙襄子，你還認得我！可惜老天爺不佑我，我苦心孤詣地等候到今天，又是一個失敗。我何必再隱瞞自己的姓名。」

趙襄子怒罵着：「你這囚徒！上次我已經饒恕了你，希望你能懺悔過。誰知道你總改不了狼心狗肺，如今又來行刺，皇天也不能發赦你。我的忍耐也有限度，我怎肯給你第三個機會！」——吐，就拖去斬了吧。」

衛兵們拉拉推推的，要把豫讓拖下去行刑。忠勇的豫讓，突然變了態度。他掙扎着，頓腳號哭；聲音很悲切。趙襄子冷笑着，向豫讓說：「原來你這位給故主報仇的義士，也是怕死的！」

豫讓停了哭聲，凜然地說：「那裏的話！我所悲傷的，是我死了後，再沒有人給智氏報仇了。」

趙襄子說：「你真不肯悔改嗎？」

豫讓說：「我甘願這樣犧牲的。一個義士的心裏，決沒有懊悔這兩個字。」

「我知道你的心百折不回，決不能發再赦你，反而使我將來遭你的毒手。」趙襄子說：「不過，我不願意手刃義士，你還是自殺了，去從故主於地下吧。」他就解下佩劍，擲給豫讓。

豫讓太息說：「唉，趙襄子，雖然你是不共戴天的仇敵，但是我也佩服你的識度。我兩次報仇都失敗，自己也很覺羞慚，如今我有一個最後的要求。請你把自己所穿的錦袍給我，讓我在你的衣上砍幾劍，聊洩心頭的積憤。想你總不會拒絕我的。」

好一個趙襄子，他果然解下錦袍，叫旁邊的人遞給豫讓，說：「好，我成全你。」

豫讓執劍在手，怒眼圓睜，對着錦袍，好像對着他的仇敵一樣。他縱身用勁，在錦袍上砍了三劍，才說：「我總可以讓後人明白爲臣之道了！」話說完了，便把劍鋒向自己的項頸上一橫，身子倒在血泊裏。

趙襄子看着這一幕，心裏很受感動。就是他左右的衛兵，看着豫讓壯烈地砍袍和自殺，也覺得很悲慘。趙襄子分付他們，把豫讓好好地收葬。又叫他們拿上豫讓砍過的錦袍來，留作紀念。衛兵提起錦袍，呈上趙襄

子。趙襄子定睛一看，錦袍上給劍砍破的地方，好像有着斑斑血痕。他吃了一驚，還疑心自己的眼花，再看仔細，分明是給鮮血點污着。趙襄子惶惑地想：「是豫讓自刎，頸血灑在袍上呀？——不，是他的精誠所至，袍上也會作怪呀！」

## 五 聶政刺韓傀

自從智氏滅族以後，晉國剩下趙韓魏三大貴族。這三大貴族，其實是晉國真正的主人。晉國差不多名實俱亡，分成了趙韓魏三個國家。在三家分晉的前夕，豫讓爲智氏報仇不多年以後，韓國又有聶政刺韓傀的事件。這一件事跡，不單使聶政姊弟，名傳後世，而且可以看到先秦俠義之士的風度典型。

聶政住在軹縣深井里，是一個年青的屠夫。市井上的人，全認識聶政。他喜歡交結朋友，勇敢豪爽，又有知識，大家都對他有好感。他正直公平，給人排難解紛。他不但叫人害怕，還叫人欽佩。有幾位朋友，也知道聶政的家庭情形。他沒有妻親，家裏只有一位老邁的母親；聶政對於母親，是很孝順的。他有一個姊姊，名叫聶嫫，已經出嫁了，却住在左近，常有往來。他們這一個家庭，融融洩洩，是很快樂的。不過朋友們略略有點奇怪，像聶政這樣的青年，一點也不像市井上的人物，操着屠夫的職業，實在是不應該的。他爲什麼不力求上進呢？誰也不知道。他們只記得他不是本地人，是五六年前，遷到軹縣來的；至於另外的事，誰也不敢去問他自己。不過有一次，聶政跟朋友喝酒，酒酣耳熱，聶政在言語中，約略吐露了一點過去的祕密。原來他的家世並不怎樣輕賤，爲了避仇，才奉了老母，住到這裏來，隱身在屠夫們的中間。他算是「隱身」嗎？——是的，也許未必。他那勇敢豪爽的聲名，傳遍在這一帶老百姓的口中，只是肉食的大大夫，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罷。

了。

這一年春天，有一位韓國的貴族，姓名叫作嚴遂的，在山東一帶遊歷。他到軹縣，不知道是愛風景優勝呢？還是有別的理由，他便在軹縣住下了。一住就是幾個月。看他輕裘肥馬的光景，用錢又爽快，確是貴族達官的氣派。但是他不大跟當地的士大夫往來，却整天逗留在屠門酒肆之中，跟那批樸素的老百姓很談得上。他碰到了聶政。雖然一個是貴族，一個是青年的屠夫，但是兩個人一見如故。尤其是聶政，覺得嚴遂一點也沒有貴族的臭味，是很難得的。嚴遂對於聶政，看作同階級的朋友，推心置腹的知己。但聶政是聰明人，看到嚴遂待自己這樣好，簡直有點曲意交歡的樣子，不禁感到隱憂。有一天，在談話的時候，聶政老實說：「多謝老兄的厚意。只是老兄對我，可有什麼差遣嗎？」

嚴遂却半吞半吐地說：「我們的交游，並沒有多少時候，我那敢麻煩你。——且別談這個，乾了這杯吧。」

第二天上午，嚴遂備了宴席，親自送到聶政的家裏，拜謁聶政的母親；還奉上黃金百鎰，作為送給聶政的禮物。聶政驚於他的恭敬和厚禮，着意辭謝不敢當。却總推不掉。聶政最後很嚴正地說：「不瞞老兄說，我家貧作客，在這裏做着屠夫賤業，只想可以賺點錢養活母親。幸得老母也不感到什麼缺乏，我已經很滿足了。如今那敢無緣無故，受你的厚禮呢？」

嚴遂只是唯唯諾諾地答應着。等那位老太太返席後，他陪着聶政喝酒，旁邊沒有別人，他才低聲對聶政說：「我原是韓國的貴族，因為有着仇家，亡命在外。我經過的地方多了，聽到這一帶的人，異口同聲地說起你的高義，心裏非常欽佩，所以跟你交了朋友。這一點黃金，原是幫助你，給老太太買點東西吃吃。表示我的小意思。請不要再推却吧！」

聶政說：「你的仇家是誰，可以見告嗎？」

嚴遂說：「事情讓我從頭講起吧。我原是韓國的貴族，跟韓傀一同執掌朝政。——你知道韓傀嗎？他是韓

王的叔父，又是相國。他把持着朝廷，擅作威福，炙手可熱，弄得百姓們怨聲載道。我自自然不能夠坐視；我的責任，我的性格，也不能夠讓我緘默。爲了韓國的前途，我常常勸告韓傀。那廝非但不聽，反而懷着怨恨。在朝上議事的時候，我跟他起了衝突。那一次我實在看不慣那廝專橫的態度，拔出劍來，預備跟他拚一拚。不是我犧牲，便是給韓國除掉一個驕奢的權貴。可惜是給旁人攔阻了。等我的頭腦稍稍冷靜下來，我就感到不妙。我得罪他，那廝心如蛇蝎，一定要設法陷害我；王上尚且怕他三分，我怎能逃過他的毒手。於是我趕緊帶了家眷，逃出韓國，亡命在外，一直到現在。我知道韓傀憑藉他的權勢，已經下了秘密的命令，如果我返國，他要馬上逮捕我殺戮。——唉，我跟他結下的怨仇已經深了。私仇之外，就是爲着韓國的前途，我也想除掉這個專橫驕奢的東西。這一件事，是我幾年來耿耿於懷的。我在遊歷外邦的時候，一邊結交江湖上的朋友，一邊也留意能夠給我幫忙的人。我友呵，我已經推心置腹的告訴你了。你不嫌我說得太率直嗎？」

聶政點頭說：「哦，原來老哥的仇人是韓傀。我早已聽到過的，韓傀那廝禍國殃民。只是，我所以不惜自己混在市井裏，做一個屠夫，就是想奉養母親，讓她享點暮年的快樂。如今老母在堂，我的身子未敢允許別人，這一點還得請你原諒呢。」

嚴遂聽了，正色說：「老弟，你誤會我的意思了！我在這一帶，聽到你的聲名，就把車騎來到軹縣找你。我只想跟你做個朋友，那敢別有希求。」他的語氣很誠懇：「我們之間，只有友情；我決無此心，想雇傭你爲我報仇。今天的歡會，原是我登堂拜母，並表我欽仰之心罷了。」

話題說到另一方面去，他們開懷暢飲着。嚴遂並沒有失掉他恭敬的態度。酒闌席散，聶政終不肯接受嚴遂的黃金，仍舊請他帶了回去。

以後，聶政和韓遂，還繼續歡敘了幾個月。秋末冬初，嚴遂離開了軹縣，回濮陽城去。

兩三年後，聶政的母親去世了。關於喪葬等情，自然不必細說。他的姊姊聶嬰，也歸寧幫同料理。等到一切都完畢了，聶政收拾行裝，跟姊姊告別。姊姊問：「母親故世不久，留下我們姊弟倆。如今瞧你的模樣，將有遠行，你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

聶政說：「我要到濮陽去，訪一個知己朋友，要幹一件事。這件事成敗很難說。姊姊，等我走了後，你從此把我忘掉了吧。」

姊姊素來知道聶政的性格的。她不禁啜泣起來：「弟弟，難道你也要丟下我嗎？唉，母親去世也沒有多少時候呢！……不過，我決不會攔阻你的，我明白你的志願。我只希望你成功歸來，姊弟倆仍就能夠團聚。我天天等待你的好音。」

聶政辭別姊姊，向西進發。不一日，到了濮陽城。因為嚴遂是城裏有數的人物，聶政很容易找到了他。他們握手歡敘別後，好像仍舊在軹縣的酒肆裏一樣。嚴遂知道聶政母去世，歎惋了一番。倒是聶政先提起舊事，說：「唉，我原是市井間一個不足掛齒的屠夫，蒙你遠道枉駕，訂道義之交，待我又是那樣的好。我很感激你的厚意。你是深知我的。士爲知己者死，我一向服膺這一句話。上次我所以不會答應你，因為老母在堂，身不由己。如今老母已經壽終，我願意聽你的驅策。」

嚴遂歎息說：「你說的韓傀嗎？那厮獨占朝綱，如今更驕貴了！他上挾國君，而且宗族很多，誰也奈何他不得。我曾經好幾次派人去算計他，因為他的警衛森嚴，沒有一次不是失敗的。」

聶政說：「那末，讓我去走一論，給你報復公仇私怨，除掉那個國賊吧！」

嚴遂說：「你願意給我效勞，我自然感激的很。不過，你去的時候，應該多備車騎，我再挑選幾名壯士，作你的助手。」

聶政搖搖頭說：「不！這裏到韓都，路程並不遠；多備車騎，不單是沒有用，反而惹眼；去的人多了，難



於謹守秘密。如果事情成功，韓傀的宗族知道是你主動的，怎肯干休，你也將蒙到禍殃了。還是讓我單身去吧。無論成功失敗，我決不留下一點把柄。」

嚴遜聽他的話很決絕，便不勉強他。

這幾天裏，韓都正舉行一個盛會。會場上人山人海，非常熱鬧。韓王和相國韓傀，親臨觀禮。自然，貴人降臨，戒備森嚴，四圍布滿手持刀戟的衛兵。當時，會場上正表演游藝，演得十分精采，觀眾們歡聲雷動，坐在堂上的韓王和相國，也相顧微笑。拍手歡呼聲未息，突然之間，有一個漢子，挺着劍，衝出人叢，猛虎一樣的向堂上奔來。階前的衛兵來不及攔阻，那漢子已經撲到韓傀的面前，趁勢一劍，就刺中韓傀的心窩。韓傀受了重傷，倉皇地抱住旁邊的王上。那漢子又是一劍，他用力過猛，刺透兩個人的身體，韓傀和王上，全倒在地。會場上剎時大亂起來，衛兵們方才措手不及，呆了一呆，見王上和相國，死在那漢子的劍下，便蜂擁過來。那漢子也厲害，他不慌不忙，挺起長劍迎敵，打倒了幾個人。他大聲喊着，衝來衝去；人們自相踐踏着，鬧得天翻地覆，還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作亂。他趁這個時候，反刃自刺，割碎自己的面頰，抉出自己的眼珠，毀容自殺。他倒在那裏，臉上血肉模糊，叫人認不出他是誰。

倒底不和道這刺客是誰，好像這件行刺大事，只有他一個人幹的，連同謀也沒有。——韓的執政者，嚴嚴查究，終是得不到蛛絲馬跡。他們把那漢子的尸體，陳列在市上，旁邊還附着賞格，如果有人知道他姓名的，賞千金。還是沒有誰應賞。看來竟是一件大疑案。韓傀的宗族雖然想報仇雪恨，可找不到對手。難道那漢子是天上降下來的？他幹的事，會機密得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嗎？

十天後，那漢子的尸體還沒有收斂，看守的人，已經怠懈了。却有一個中年婦人，全身縞素，趕到近旁來。她風塵滿面，帶着悲壯的臉容，想是從遠方趕來的。她看到血肉模糊的尸體，已經濟然淚下。上去伏在旁邊，哽咽地說：「唉，勇敢的弟弟，你死得多麼壯烈呀！你殺身成仁，當無遺憾。但是毀形滅名，一定是恐怕

牽累我。我怎可爲了自己，不讓妳名垂後世呢？姊姊是跟你一樣，是甘心爲你犧牲的！……」她痛哭着。看守的人不敢冒昧，便問：

「婦人，你認識這個凶手嗎？」

「只有我知道他。我原是給他傳名來的。」她拭去眼淚，鎮定地回答說。

「他是什麼人？你說。」

那婦人看着四圍的人，揚聲說：「諸位聽着！這位烈士，就是我弟軹縣深井里聶政。我是他的姊姊聶嫫！」

「好，原來你是他的姊姊！」幾個衛兵惡狠狠地要來抓住她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聶嫫從懷中抽出一把短刀，向自己項頸上一抹，便倒在聶政的尸旁。姊弟兩個尸體，並在一起，她的臉色很平寧，好像睡着一樣，一點痛苦也沒有。

## 六 魯仲連義不帝秦

在戰國七雄（燕、趙、韓、魏、齊、楚、秦）中，秦國是最強者。她靠了雄厚的兵力，侵略附近的國家，蠶食他們的地方。受秦國壓迫最厲害的，是所謂三晉的韓、魏、趙。他們連年疲於奔命，岌岌乎不能夠自存了。

長平一戰，秦的大將白起，大破趙軍。趙軍的統將趙括陣亡，四十萬兵士，完全給殲滅。這次致命的敗仗真可憐！其中倖得逃生，回到趙國的老弱殘兵，不過兩三百人。他們狼狽地奔進了趙的國都邯鄲，逢人便痛哭流涕地敘述這空前的慘敗，還奏聞了趙王。消息一傳開來，邯鄲城裏，子哭其父，父哭其子，兄哭其弟，弟哭其兄，祖哭其孫，妻哭其夫，沿街滿市，號哭的聲音不斷。——可憐四十萬的趙國壯丁，都做了戰場新鬼，就是鐵石心腸的人，看到這一幅情景，也一定覺得悽慘。趙王和羣臣，喪敗之餘，害怕得無計可施的時候，秦軍

挾着戰勝之威，又進攻邯鄲了。邯鄲不久就被秦軍包圍，快遭到陷落的命運。

趙王跟友好的國家求救。魏國跟趙國可以說是弟兄之邦，馬上派遣救兵來，幫助趙國。其餘的國家，害怕秦的凶暴，不敢惹事。把禍移到自己的頭上，忘了從前六國間的攻守同盟；有的竟然乾脆拒絕，不肯出兵，有的也是表面上敷衍，口惠而實不至。就是魏國，雖然爲了婚姻至親，不得不出兵。然而魏王的心情，其實是害怕秦國的。他派遣一位謹慎持重的老將軍晉鄙，帶領軍隊救趙，又密令叫他駐紮在湯陰地方，既不攻打秦軍，也不前往邯鄲，只抱着觀望態度。秦軍却加緊包圍邯鄲。這樣一來，真把趙國的君臣急壞了。

魏王的手段也不錯。他派了援軍，却不去救趙，又要各方面都圓滑週到，尤其要使秦趙兩國，對他只有好感，沒有懷恨。他一向向秦國暗送秋波，並不翻臉，一面差遣一位姓名叫作辛垣衍的說客，到邯鄲去接洽。辛垣衍此行，不用說銜着祕密使命的。

辛垣衍到了圍城裏，先見了趙國執政的貴族平原君趙勝，說明來意。平原君聽他的話有理，無可奈何地答應了。接着，平原君介紹辛垣衍見趙王。辛垣衍才說：「秦國現在所以急攻邯鄲，並不是貪圖區區地方，她不過是爲了聲名。現在列國當中，只有秦國頂強盛，如果趙王派遣大使，帶了國書到秦國去，尊秦王作帝，做列國的領袖。秦國欣感這樣的好意，一定罷兵歸去，邯鄲也可以解圍了。這是多容易的事。」

趙王是一位糊塗而自用的君主，平原君也是一個平庸的執政者。他們聽了辛垣衍的話，覺得兵不血刃而解圍，原是極便宜的。但再轉念想到，趙秦同是列國諸侯，如今列國中趙王首先尊秦王爲帝，自覺於心有愧。因此猶疑未定。但這件事外面沸沸揚揚，已經給人在談論着了。

當時有一個齊國人姓名叫作魯仲連，作客在趙，正巧在邯鄲圍城中。這位魯仲連先生，是齊國高士，他的學問極好，口才更不錯，從青年時，就有了很大的聲譽。等到年長了，無意做官上進，只喜歡遠遊，一邊玩賞

各地的名山大川，一邊交結情投意合的朋友。他最熱心的是幫助人家，給人排難解紛。在山東一帶，提起了魯仲連先生的大名，沒有誰不知道的。

魯仲連一貫的主張，是扶弱抑強，盡自己的力量，達到這個目標。他逗留在圍城裏，原想趁機會給趙國効勞，幫助他們抵抗秦軍。如今他聽到街坊上紛紛傳言，說趙國將要用隆重的儀式，尊秦王爲帝，以求解圍。魯仲連很不高興。他馬上去找平原君。平原君以禮賢下士著名，原是認識魯仲連的。魯仲連坐定，也不寒暄，就關切地問道：「局勢的緩急怎樣？公子可以見告嗎？」

平原君嘆息說：「唉，還談什麼局勢！長平大敗，損折健兒四十萬，如今國都邯鄲幾乎給完全包圍。趙弱 秦強，救兵又嫻嫻其遲來，有什麼辦法。不瞞先生說，魏王派了一位說客辛垣衍在這裏，勸趙國尊秦爲帝，他的話頭頭是道，我其實作不得主張了。」

魯仲連正色說：「公子素有賢名，不該說這樣的話。趙國自己也得有點主張！尊秦爲帝，這是什麼話。名器是不可假借的。那位辛垣衍在那裏？讓我跟他一談，曉以大義，叫他明白自己的錯誤。」

平原君說：「我知道先生的高義。先生一定能夠說動這位魏王的使者。待我給先生介紹吧。」

平原君請辛垣衍來到自己的府中，告訴他說：「齊國有一位高士魯仲連先生，如今恰巧在這裏。我想介紹他跟將軍談談。將軍可肯答應嗎？」

辛垣衍也是極有經歷的遊士出身，他早聽到過魯仲連的大名，也知道他的爲人，明白他一定來阻擋尊帝這件事的，忙謝絕平原君說：「我聽到過這位魯仲連先生，他是清高的遊士。我是奉着使命來的。有職在身，不便跟他相見，請公子回絕他說，我已經離開這裏了。」

平原君說：「不過，我已經告訴他，說將軍在這裏。這似乎有點不大好。」

辛垣衍無可奈何地說：「我不敢固拒公子的好意。我也很希望聽聽魯仲連先生，到底有什麼意見。」於是因平原君的介紹，魯仲連跟辛垣衍相見了。辛垣衍打量這位來客，見他神清骨爽，衣冠樸素，頰下飄着銀白色的短髯，嚴正的面容上，却隱然含着和藹的神色。令人一見，肅然起敬。辛垣衍作了幾句應酬話，便說：「我看先生的樣子，決不會是在平原君這裏求差使的，爲什麼還要逗留在這個圍城裏呢？」

魯仲連太息說：「唉，我所以不走，是最近聽到秦王將要稱帝的消息。暴秦無道，靠欺詐列國，把征服者當作奴隸，從來沒有什麼仁義。如果秦國居然稱帝，我魯仲連是決不願做他的子民的。不自由，毋寧死。我甘願赴東海而葬身魚腹！我請平原君介紹見將軍，想把秦國稱帝後的禍害談一談，希望將軍可以幫一點忙。」

辛垣衍說：「我們魏國雖然並不想擁護秦王稱帝，可是有說不出的苦衷。先生可看到主人和奴隸嗎？一個主人總擁有十多個奴隸，難道十個人的智和力不及一個嗎？其實是積威之下，一向害怕了的緣故。」

魯仲連正色說：「這是什麼話？堂堂魏國，跟秦國來比，自己甘心在婢妾的地位嗎？」

辛垣衍聽了，有點難堪，但強顏說：「是的，那原是無可奈何，忍受一時呀。」

魯仲連說：「忍受既然不是一時，恐怕也忍受不下呢。讓我說一件故事吧：從前，我們齊國有一位糊塗的王上閔王，受了幾個渾蛋大臣的慫恿，居然鬧起門稱起帝來，然而國內的政治，却愈弄愈糟，結果是衆叛親離，閔王安身不得，只好亡命出國。在亡命的路途中，是一個叫夷維子的渾蛋給他駕車的，他們還不能忘記稱帝的威儀。經過魯國。魯國城門口的衛士預備請他們進城。夷維子衝頭就問：『你們將要怎樣招待王上呢？』衛士說：『我君魯公預備大設宴席。』夷維子搖頭說：『錯了！我們的王上是帝，是天子。天子出來巡遊，諸侯們應該避位，把國政全交給天子。天子用餐的時候，諸侯只好在旁伺候，天子用餐畢才賜食。另外的規矩多着呢，待我一件件說來吧。……』魯國的衛士不等聽完，忙說：『對不起，這樣的貴客我們不敢招待！』便鑿以閉門羹。閔王和夷維子進不得魯國，借道鄰國而行。正巧鄰君病故，閔王想進去吊唁，叫夷維子先通報一

聲。那些人正忙着辦理喪事，夷維子驕蹇地說：「唉，你們竟不懂得天子下弔的儀式！我們的王上來弔，鄒先君的靈柩應該給搬動了向着北方，讓天子可以南面而坐。還有，你們的嗣君和臣民該……」鄒國的臣子們說：「呸，如果要這樣，我們甘願伏劍自殺，不忍見到先君死後受辱！」閔王和夷維子聽到這麼激烈的話，自然不願再進鄒國去。——這件故事，也許將軍也聽過的。我們且不管閔王君臣的糊塗；像鄒魯小國的臣民，明白列國間大小雖然不同，地位却是平等，不能殺忍受非分的天子之禮。如今魏和秦同是大國，兩國的領袖都是王，只見秦國打了一次勝仗，就急急地擁護他稱帝。這樣看來，三晉的大臣的見識，還不及鄒魯的士民呢！」辛垣衍面色如死灰，要想說什麼，却是說不出口。

魯仲連接着說：「還有，秦王一稱帝，自然要行使他的鐵腕，來干涉諸侯的。列國君王的大臣，如果他看不中眼，馬上可以強迫革職，再把秦王的親信調換上去，一面還帶着監視性質。這樣下去，外面朝廷上的大臣，裏面宮闈中的姬妾，全做了秦王的眼目。就魏國來說，將軍還能繼續得到魏王的寵信嗎？就是魏王，還能發長保王位嗎？」

這一夕話，非但叫辛垣衍沒有分辨的餘地，而且緊緊地抓住了他的心。尤其是末了的幾句話，叫辛垣衍知道，擁護秦王稱帝，是損人而害己的事；在個人利益得失上，也不該這麼做。於是辛垣衍起身告罪說：「先生的宏論，使我茅塞頓開。我今天才認識先生是天下的義士了。再會吧。我預備馬上回到本國去覆命，再不敢主張讓秦王稱帝的事了。」

辛垣衍臨走的時候，反而勸平原君和趙王嚴守邯鄲，等待援兵。邯鄲城頭，軍容復振，鮮豔的軍旗，明亮的刀矛，映着日光，顯得異常的威武。包圍的秦軍，看到這樣的情景，覺得很是驚奇，恐怕趙國別有計謀，開城突擊，忙退兵若干里下寨。

正在兩方相持的時候，魏公子信陵君前來，他奪了老將軍晉鄙所統帶的軍隊，攻打秦軍，救援邯鄲。秦將孤軍深入，恐怕受到內外夾攻，全軍覆滅，便下令解圍班師。這樣，臨到陷落前夕的邯鄲，是保全了，趙國也轉危爲安，可以慢慢地休養生息，恢復元氣了。

信陵君是救趙的英雄，又是鄰國的貴族，平原君的姻親。他受到趙王和平原君盛大的招待，自然不必說。平原君是長者，他並不會忘記魯仲連。——如果沒有魯仲連勸阻了辛垣衍，魏趙兩國，居然尊秦爲帝，信陵君來救，也嫌遲了。一夫足成千古恨，也許事情從此便無可挽回。唉，那次魯仲連對辛垣衍說得多麼壯烈：「如果秦國稱帝，我魯仲連是決不願做他的子民的。不自由，毋寧死。我甘願赴東海而葬身鯨腹！」他激烈的聲音，好像還在耳邊。因爲他的堅持，才使辛垣衍掃興而歸，不至造成天大的錯誤。魯仲連的功績是不能泯滅滅的。平原君論功行賞，把幾個城邑封給魯仲連。魯仲連是清高的遊士，不願做官受到羈束，再三辭謝不受。而且他對平原君說，邯鄲的圍已解，道路通了，他也預備離開這裏，繼續他的漫遊去了，行期就在近日。

平原君爲表示他的謝意，就在他的私邸中，備了最豪華的宴席，給魯仲連饒行，並且邀請趙國的貴賓作陪。魯仲連被推爲上坐，他倒並不推却。平原君殷勤招待，備極恭敬。酒酣，平原君的侍從，捧出一個盤來，盤裏滿堆着燦爛的黃金。平原君起立，對魯仲連說：「聽說先生近日就要遠行，這一點不贖之儀，給先生補助旅費，請費光受了吧。」

魯仲連笑着說：「謝謝公子的好意。然而所謂天下的義士，最要緊的，是給人排難解紛，或者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捨己爲人，決不受一毫的報酬。如果爲了報酬而給人効勞，這是庸奴面賈的行爲，那裏好說天下的義士呢？我魯仲連可不願意這樣。請公子不要再勉強我。」

平原君原是一位賢公子，自然不再勉強。大家繼續歡飲，直到日暮才散席。那盤燦爛的黃金，還放在席前，沒有誰對它瞥過一眼。

第二天早晨，魯仲連帶了簡單的行李，飄然走了。從此以後，平原君沒有見過他再回來。

## 七 秦廷遺恨

公元前二三〇年左右，已經是秦國剪滅六國統一天下的前夕。

六國都急於在計劃自保的辦法，可是無法可施。在強秦的壓力下，他們又不能釁聯合抵抗，只好眼看著一個個地被擊滅。苟延幾年殘喘的，已算是絕大的僥倖了。

這裏說的是苟延殘喘的燕國的故事。

在一間富麗的宮殿裏，有兩個人坐在席上，很輕聲地談着天。屋裏沒有別的人，連侍候的僕人，也遠遠地站在殿外。這兩個人的面容都非常緊張，眉宇間露出憂慮的樣子，他們準是在祕密地商量着什麼大事。坐在上首的一個，錦袍玉帶，瞧他的打扮，就是一位貴公子。他就是燕國的嗣君丹。坐在旁邊的，是一位老先生，那是燕丹的太傅鞠武。鞠武是燕丹的老師，同時也是他的參謀。燕丹的父王，因為年已老邁，是難得上朝的，實際上，政權全在太子丹的手裏。燕丹碰到什麼困難，總去跟鞠武商酌；幾年來，鞠武已經給他解決不少問題了。鞠武不是一個迂腐的儒者，却是深明國際大勢和胸中頗有權衡的人。這時，他在那裏很誠懇地對燕丹說：「太子呀，你心裏的怨憤，我是知道的。從前你在趙國的時候，嬴政也在趙國，你們訂了患難之交，常在一起挾彈馳馬，杯酒言歡，那時候你們的交誼多麼好，誰不豔羨你們。等嬴政返國，做了秦王，你到秦國去，他把前者的友情，丟在腦後，擺出強國的架子來，簡直把你當作俘虜，軟禁了你，想叫你老死在關中，不讓你同來。總算你脫身回到燕國了，你想出這口惡氣，這是不錯的。可是秦國是那樣的富強，燕國是那樣的弱小，他



們的鐵騎不來侵略，燕國還勉強可以自存。如果我們去激怒了他，秦國的大軍一到，長城以南，易水以北，還是燕國的土嗎？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太子呵，你總該明白這一點的。」

燕丹蹙着雙眉，一邊點頭，一邊說：「先生的話是不錯的。但是我要對付嬴政，報自己的私怨，那是小事；嬴政是那樣的貪暴，并吞韓魏趙以後，其次就要輪到燕國。我們可不能費食且夕的安逸，坐等毀滅到來！」

鞠武說：「因此，我們該從長計議。我說，太子最近的那件事是做錯了。」

「那一件呢？又是說樊於期將軍嗎？」

「是的。樊將軍得罪嬴政，亡命出來。他是嬴政刻骨刺心的仇人。如果嬴政知道太子收留了樊將軍，他會狂怒得什麼都做得出來，況且我們連一點準備都談不到。我希望太子一邊跟韓魏趙諸國交好，訂結攻守同盟，來對付秦國；一邊請樊將軍到匈奴去，讓嬴政沒有侵略燕國的藉口。等到準備完成，就是太子揚眉吐氣的時候了。」

燕丹露出痛苦的神色，說：「唉，我貴為一國太子，連一個窮困的亡命客，都不能保護嗎？樊於期也是我的患難之交，我可不願學嬴政那樣的薄情，把他放逐到匈奴去，而且先生教我連結別國，暗中準備，那樣的做法如今也嫌遲了。如果六國一直能戮齊心對秦，也不會弄得今日的形勢。我以為這是不妥的。」

鞠武搔着頭皮，說：「那末依太子的意思，是想走那一方面呢？」

燕丹放低聲音，很鄭重的說：「曹沫的故事，是先生告訴我的。我想弱國要想從強國下掙扎求生，只有走曹沫的路。」

鞠武沈吟着：「不錯，這是極痛快的辦法。——但是——但是，太嫌行險僥倖。如果失敗的話，那……」

燕丹打斷他的話：「先生老成持重，不贊成我的意思，是當然的。不過我已經決定了。請先生別的話不要

說，只給我留心留心，如今有沒有曹沫那樣的人？」

鞠武想了一想，才慢慢地說：「不錯，我記得燕國有一位俠士，姓名叫作田光的。他仗義行俠，急人患難；提起他的姓名，市井間誰也知道，雖然他並不是一個食祿的士大夫。」

太子驚喜地說：「田光嗎？我好像也聽見過。他既然是仗義行俠的人，爲了祖國，幹這樣的工作，一定是勝任愉快的。不過事先應該十分秘密，最好連我的父王也不知道。我要親自去找田光，雖說是恭敬盡禮，却很不便。先生可能彀去請他來見我嗎？」

鞠武說：「那自然可以的。」

\*

\*

\*

\*

鞠武陪伴着田光來了。田光鬚髮如銀，顯然年紀已經很老邁；但是精神健旺，扶着一枚手杖走着，一點也沒有龍鐘的模樣。燕丹站在宮殿外接他，鞠躬爲禮，迎他進屋裏坐下，樣子十分恭敬。坐定了，燕丹說着久仰的話，田光也謙遜幾句。接着，燕丹屏去左右，連鞠武也告辭了。旁邊沒有別人，燕丹才說出自己的意思，很懇切地請田光幫忙。——不單爲燕丹個人，而且爲了祖國的存亡。

田光說：「太子的意思是不錯的。可是太子不恥下問，我實在不敢當。那些駿馬在壯盛的時候，一天可以疾馳千里；等到它衰老了，連駕馬也趕不上。況且我還彀不上駿馬。我老了，自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；不過爲了祖國，我可以推薦我的朋友給太子。」

燕丹熱切地問：「貴友是誰呢？」

「荆軻。」田光很清楚地吐出這兩個字。

「荆軻？」燕丹問：「荆軻是誰？老先生能彀約略告訴我嗎？」

田光慢慢地說：「他現在這裏，不過廁身在市井間，太子自然不知道他。他本來是衛國人——不，他的祖

先還是齊國人；後來搬到衛國去的。他也出身於貴族之家，受過很好的教養，劍術尤其不錯；天性豪爽，喜歡結交豪傑，不論那一個階級裏，都有朋友。他想幫衛國的王上做點事，衛國太小了，王上也不能容他。於是他就離開了那裏，憑着他的豪氣，在江湖上流浪。一邊跟各地的俠士劍客訂交，他的技術更進步了。這幾年裏，他來到燕國，總算住定了。可是他又不願高攀貴族達官，他的交遊，全是市井裏幾個真性情的人。平日他在酒店裏，痛飲爛醉，歌哭無常，大家總當他是一個酒徒，誰也不知道他滿腹詩書，擅長一手好劍術的。他不把我當作老朽，常來請教，因此我知道他的底細，非常欽佩他。我想他一定願意給太子效勞的。」

燕丹聽得有這樣的一個人，非常興奮，忙說：「好極了。承老先生推薦，感激的很。老先生可以介紹荆君到這裏來嗎？」

田光點點頭，說：「我馬上去邀他。」於是他起身告辭，預備去邀荆軻。燕丹很客氣地送到門前，見左右無人，便鄭重地丁寧說：「方才我跟老先生商酌的，是國家大事，關係非同小可。希望先生不要洩露，免得有什麼意外。」

田光正俯身上車，聽了燕丹的丁寧，忙回頭笑着說：「遵命！」

他驅車到荆軻那裏，說了幾句話，便道：「燕國太子因為燕秦不兩立，把國家大事託我。可是老夫耄矣，無能為力。我冒昧介紹了老弟，去担当這個使命。太子想請老弟進宮去談談。」

荆軻素來知道田光古道熱腸，就說：「好的。我就去吧。」

田光說：「一個義士做事，光明磊落，決不肯讓人有絲毫猜疑。我來的時候，太子丁寧相告，叫我謹慎不要洩漏。可見太子並不怎樣信任我。別人不能發信任的，實在有愧義俠之士。我可不能發玷污了這高貴的名詞。」他用悲壯的語調，激勵荆軻說：「老弟，你趕快去見太子，順便告訴他，我只能發以一死表示自己的不洩漏。」他不讓荆軻阻攔，很快地掣劍在手，自刎而死。

在太子的宮裏，荆軻會見了燕丹，先說起田光的自殺。燕丹流涕失聲說：「唉，田光先生誤會我的意思了。要他先犧牲，我真對不起他。唉，我的過失怎樣的補救呢？」

荆軻太息說：「田光先生原是個激烈的人。他的自殺，我也說不出的痛苦。但以死報知己，原是俠士的信條，太子也不必於心耿耿。還是計劃大事要緊。」

燕丹拭淚頷首說：「蒙田先生推薦荆君前來，真是天佑燕國，我是說不出的感激。如今西線的形勢，已經危急萬分。秦王派了王翦李信兩大將，帶領數十萬軍隊，南北夾攻趙國。趙國是決不能堅持到底的。趙國一朝崩潰，我們的西線完全沒有屏障；秦兵一渡易水，毀滅的命運就在眼前了。弱小的燕國，是不敢抵敵強秦的，列國害怕強秦，只求自己苟延殘喘，又爲了利害衝突，對秦的攻守同盟也談不到。因此，我寢食不安，總想怎樣先發制人。」

荆軻看着燕丹說：「那末，依太子的意思，應該怎樣呢？」

燕丹慢慢地說：「不瞞荆君說。我想，如果我得到一位勇士，借了進貢的名目，到秦王那裏去。趁着召見的機會，威迫秦王，叫他歸還所侵占的地方，這是最好的了。從前魯國的曹沫，就是這樣的在齊桓公那裏，得到兵不血刃的勝利。倘使嬴政那厮不漂亮的話，就把他刺死。這樣，秦國自然大亂，給列國聯合破秦的機會了。——這是我一直藏在心中的計劃，可是我找不到這樣的人。天幸荆君助我，請別推却吧。」

荆軻沈吟着說：「這樣的大事，我恐怕不能發副命。」

燕丹再度頓首說：「荆君是俠義之士，急人患難。況且這是國家存亡大事，使列國在暴秦的魔手下得到解放。希望你不要相棄。」燕丹聲淚俱下地添了一句：「願荆君哀憐燕國，哀憐太子。」

荆軻無論如何不能發推辭了，他的熱情，也不能發叫他再推辭。燕丹馬上封荆軻做高官，給他住在府第

裏，加以破例的優待。

幾個月過去了，時局急轉直下。秦軍擊滅了趙國，虜了趙王，蹂躪着河北一帶。燕國的西邊，一夕數驚，害怕秦軍前來侵略。燕丹焦急的很。但是他所尊奉爲上客的荊軻，却安逸地住在府第裏，享受着豐厚的供奉，陶情作樂，好像對於時局，毫不關心。燕丹實在等得不耐了，便駕臨荊軻那裏，說：「王翦的軍除，不久就要渡易水攻燕，到了那時，我再想侍奉你，也不可能了。不知道荊軻有什麼見教？」

荊軻從容地說：「是呀，我原想找一個機會告訴太子。現在我要去見秦王，如果沒有厚禮和可信的東西，決不會蒙他親自召見的。這就難了。我知道秦王懸賞捉樊於期將軍，不惜千金重幣和萬家之封。有了樊將軍的頭和燕國名城督亢的地圖，獻給秦王。那廝又貪又喜，一定肯召見我。於是我可以不辱使命了。」

燕丹翹着眉，說：「這個怎麼成呢？樊將軍亡命在這裏，求我庇護，我可不能因一己的私仇，而傷了友誼！」

荊軻聽燕丹說得很決絕，便攔開一邊，另外敷衍幾句。等燕丹走後，他自己偷偷地去見樊於期，跟這個爽直的亡命客談天。談到中間，荊軻很着意地說：「秦王對於將軍實在太凶辣了。將軍的自族，留在秦國的，給滿門抄斬，還懸重賞求將軍，不論生死。將軍對於這個，預備怎樣呢？」

這話引起了樊於期的創痛，他悲壯地說：「唉，我每想到自家的慘滅，和嬴政的凶狠，真是痛心切齒的。可惜我如今亡命在外，托庇於太子，實在沒有復仇的方法。」

荊軻正色說：「我倒想到一個計劃，在公可以解救燕國的危急，在私可以給將軍復仇。不知道將軍願意採納嗎？」

樊於期驚喜的很，忙上前請教。

荆軻說：「如果我借了將軍的頭，去獻給嬴政，他一定很高興地召見我。趁着這個貼身的機會，我猝然起來，左手拉住嬴政的手臂，右手掏出短刀，向他的胸前喀叱一聲，什麼都完了。燕國的危急，將軍的怨仇，就在這一刀裏解決了。太子是長者，我又不便冒昧出口，但是不知道將軍以爲這個方法怎樣？」

樊於期將袖仰天，用激昂的口氣說：「這個好極了。我日夜苦思，今天才得承教。我那敢不遵命！」他馬上拔劍自殺。

有人去報告了燕丹。燕丹飛騎趕到，只見樊將軍倒在血泊裏，兩眼還圓睜着，好像在等待以後的結果。再有什麼辦法？燕丹除了撫尸痛哭以外，只好把樊於期的頭割下，盛在木匣裏，讓荆軻去行事。

行刺的短刀，燕丹是早已找好的。那刀不過七八寸長，明晃晃的煞是鋒利，而且早用毒藥浸煉過幾遍，見血封喉，只要割破對手的皮膚，那人就活不了。於是燕丹把短刀、地圖、樊於期的頭，一起交給荆軻。荆軻想到他自己一個人去做，或有疏虞，豫先送信給一位朋友，約他前來同往。燕丹焦急得等不及，却已給荆軻找到一個副手，姓秦名舞陽的少年。荆軻看那少年鬍鬚僵硬，覺得不適合，還在盼望他的朋友會來。燕丹把什麼都料理好了，等荆軻動身；荆軻却儘自向門外盼望着。燕丹有點不高興了，便向前說：「太陽快下山，一天又將過去了，如果荆君還有什麼待考慮的話，讓我差遣秦舞陽先走。」

這樣露骨的話，荆軻自然受不住，他怒聲對燕丹說：「太子何必這麼說！如今只帶一把短刀，進入虎狼的強秦，萬一失敗，後患豈堪設想。我所以遲遲未行，等我的朋友同走。太子以爲我有什麼改悔，那末此刻就辭行吧！」

於是他們馬上出發了。太子和荆軻的幾個知己，穿了白衣冠送行，到易水邊上。時節已是初秋，草木枯落，白茫茫的易水，接着銀灰色的天空。西風吹來，捲飛了祭路神所燒的紙灰。岸邊的蘆葦，在風裏嗚咽着。燕丹敬了荆軻一杯酒，荆軻的朋友高漸離，彈起琴，奏出送別的歌曲——聲音又淒厲又悲壯，聽的人都暗暗垂

淚。荆軻乾了酒，高聲應着琴音唱着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」餘音嗚咽着。荆軻和秦舞陽，上車走了。

俗語說：「饒可通神」，荆軻是很明白人情世故的。他以燕國進貢使者的名義，到了秦都咸陽，先帶了重金厚禮，去見秦王的寵臣。那位寵臣得了厚賂，便到秦王那裏去疏通說：「燕王害怕天威，情願舉國歸附，把土地人民獻給大王；自己只要像大王派遣的官吏一樣，在本鄉永守宗廟，於願已足。但恐大王不懂得他的至誠，所以斬了樊於期的頭，和督亢城的地圖，謹慎密封，派使者荆軻送到庭上來。請王上鑒察。」

督亢地圖，秦王還不怎樣動心。可是燕國使者，帶着樊於期的頭——樊於期是秦王切齒銘心的仇人，秦王倒要看看這仇人死後的面目。自然秦王很高興地答應了。於是決定次日在驪山下的咸陽宮，召見燕國進貢的使者，準備隆重的典禮，而且讓各國的使節觀禮。

典禮官引導燕國的使者進謁。正使荆軻捧着盛裝樊於期頭の木匣在前，副使秦舞陽捧着地圖匣在後，依次上殿。兩位使者在殿階上俯伏行禮。秦舞陽面色如死灰，身體顫抖，舉止失措。秦王跟旁邊的臣子，全覺得奇怪。荆軻回頭看着秦舞陽笑笑，向王上表示歉意，說：「這位副使，原是小國裏的鄉下人，年輕識淺，從來不曾見過天子。如今到了威儀堂皇的庭上，不覺露出窘態來，還得請王上不要介意。」

秦王說：「既然這樣，叫他留在殿下吧。你把他手中捧的地圖拿來。」

荆軻放下木匣，從秦舞陽手裏取過地圖，從容地上前，到了秦王的座下，獻上地圖。秦王先看地圖。他不介意地叫荆軻打了開來。地圖原是卷着的。荆軻慢慢地舒展着。——明晃晃的短刀正夾在地圖裏！荆軻疾如脫兔，左手抓着秦王的衣袖，右手挺起短刀，用力刺去。秦王很快地一閃，衣袖斷了，荆軻一刀落了空。秦王年輕，腳腳輕捷，他趕緊想拉出佩劍來抵抗，劍在鞘裏，倉皇間偏拔不出。荆軻又直接過來。秦王避到銅柱背

後，荆軻追上去。兩個人繞着銅柱追逐。——且慢，在這一時間裏，秦王的侍衛和羣臣怎樣呢？這事出乎意外，大家驚慌得莫明其妙。照秦國的規矩，帶武器的侍衛，只能殼站在殿下，沒有王上的召喚，不能上殿。殿上的臣子們，都是手無寸鐵的。秦王生死繫於呼吸間，自然想不到叫衛兵上殿。殿上的臣子們靈魂不定，找不到武器抵敵荆軻，只得徒手相搏。此刻殿上亂得不堪；有一位御醫，把所提的藥袋，向荆軻頭上扔來。這一羣亂鬧鬧的人有什麼用，不過阻攔了荆軻，不讓他有抓住秦王的機會。同時，在殿下拿着武器的衛兵，雖然乾急，可是不敢冒昧上殿。只是秦舞陽晦氣，兵戈交下，給砍成肉泥！……秦王一邊環着銅柱逃跑，一邊還在拔劍，幾個小太監喊着：「王上把劍推到背後去！把劍推到背後去！」秦王把劍推到背後，前面短了，很容易地抽了出來。於是形勢一變，秦王挺了長劍，向拿着短刀的荆軻反攻。第一劍就砍在荆軻的左腿上，立刻鮮血直冒，荆軻支持不住，倒了下去。但是他還掙扎着，看準秦王，咬緊牙關，把短刀向秦王胸前擲去。這一擲勢急如箭，秦王閃身得快，拍的一聲，火星四射，短刀打中了銅柱。荆軻沒了武器，秦王挺劍直砍荆軻，他只能殼空手格阻，片刻之間，身上被了八劍，秦王還不敢上前來。……

荆軻血流如注，靠着銅柱，勉強支持着，臉上露出輕蔑的笑容，向着秦王罵道：「嬴政，總算便宜了你！我今番所以不成功，原想逼你簽了投降的契約，才好去回報太子。那知却給你逃了狗命！」這時秦王已經有工夫招呼衛兵上殿，荆軻不讓他們近前，頭向銅柱上一撞，腦漿迸裂，嗚呼哀哉！

\* 荆軻作壯烈犧牲後四五年，秦軍擊滅了燕國。次年，六國全告消亡，秦統一天下。秦王立號稱始皇帝。

秦始皇帝總忘不了這生平最驚險的一幕。他下令天下，通緝從前燕太子丹和荆軻的門客朋友。告發者受重賞，容留者罹死罪，而且追究得很嚴厲。且說有一個高漸離的，原是荆軻的知己朋友。他一向流浪在燕國的市上，擅長彈琴，不治生產，像是一個賣唱的。荆軻跟他的交誼很好。從前兩個人常在市中小酒店裏痛飲，酒酣



耳熱，高漸離彈琴，荆軻和聲高歌，不管別人笑他們是癡子。上次荆軻赴秦，在易水北岸送行的，就有高漸離。「風蕭蕭兮易水寒」悲壯的歌聲，誰能忘記呢？燕國滅亡以後，高漸離逃到宋城裏，改變姓名，給人做短工，混一口飯吃。琴自然好久不彈了。然而聖地灌園那麼辛苦的工作，他實在力不勝任，做得胼手胝足，他只好在背地裏嘆氣流淚。

一天，高漸離正在一家的堂下操作，聽得堂上有彈琴的聲音。原來主人宴客，座中有一位音樂家，在當眾獻技。一曲彈畢，主客無不拍手稱好，高漸離在堂下放開工作，一邊聽着，一邊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哦，這一曲不是這麼奏法的。……不，這一段根本是彈錯了。……」他說着，悲從中來，眼裏泛着淚水。偏巧有一個多嘴的僕人，在旁聽到高漸離的話，上去向主人撥弄是非，說：「主公，你瞧，堂下那個短工，他不做工作，也在那裏聽琴，而且嘴裏在毫無忌憚的批評，好像他也懂得音樂似的。」

主人抬頭一看，沈吟着說：「也許——也許他也懂得彈琴的，人不可以貌相——」喊他上來試一試，再加詞斥未遲！」

高漸離給喚到座前，幾位高貴的客人，懷着輕蔑的心思，聽他彈琴。他開始和着絃，鏗鏘鏘鏘，是那樣的優婉中聽。彈奏完畢，連方才獻技的音樂家，也點頭稱贊，說是天才。主人揚揚得意，例外開恩，請高漸離也入座喝酒。

他略坐一坐，心緒異常紊亂：「唉，我這樣藏頭縮尾的，過着卑微的生活，做着困苦的工作，究竟到什麼時候呢？我鎮天提心弔胆地害怕，即使我能穀一直下去，也不過是庸庸碌碌，跟草木同腐。我對得起我的朋友荆軻嗎？」想到這裏，高漸離便起身，說聲「少陪」，馬上到自己耽擱的地方，匆匆沐浴整容，穿上從前當遊士時代的漂亮服裝，抱着從前朝夕不離的琴，從容地再來到堂上，堂上酒闌而客未散。高漸離回到自己的原座上。一席的人見了，都吃了一驚。連主人也恭敬地跟他招呼。高漸離嘆息說：「請諸位不要問我的來歷吧。」

讓我再奏一曲以娛諸位，我也要離開這裏了。」

這時代正在全國統一的開頭，各地的貴族豪傑，隱姓埋名流落在民間的很多。主人也不便多說。大家靜聽高漸離再奏一曲。調子是改變了，時而悲壯，時而淒切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；亡國的悲哀，身世的感觸，懷友念舊的深情，都在琴絃裏吐露出來。座客情不自禁，全陪着高漸離垂淚。

餘音嫋嫋裏，高漸離不作一聲，抱着琴離席走了。

高漸離過着流浪的生活。他彈得一手好琴，不單維持了個人的生活，而且使他成了名。雖然誰也不知道這個流浪藝人的真姓名及來歷。

他到中央政府的咸陽，幾位新近貴顯的官僚，都延請他獻技。甚至於秦始皇帝也聽到了他的盛名。皇帝是喜愛音樂的，對於藝人，一向很優待，就下旨請他來宮廷上演奏。他來了，皇帝的左右，很有幾個從前在燕國做過事的。他們告訴皇帝，這位流浪的藝人不是別個，正是那次胆敢當殿行刺的荊軻的知己朋友，真姓名叫高漸離的。這時候高漸離給人指破，也俯首無詞。——荊軻的知己朋友，已經是罪不容誅的罪名！皇帝才聽了他的妙手彈奏，覺得把他正法，優美的技術竟成絕響，未免太可惜了。於是他下令，弄瞎了高漸離的一雙眼睛，使他成爲瞽者，讓他被供奉在內庭，做皇帝的樂師。高漸離雖然瞎了眼，可是他的技術一點也沒有影響。秦始皇帝是「聞絃歌而知雅意」的人，每次聽到他的彈奏，總嘆賞不已。看他是那樣的和善，知趣，與人無忤無爭的樣子，皇帝跟他稍稍地親近了，而且荊軻的影子，也漸漸地給淡忘了。

高漸離在退休的時候，撫着他寶愛的琴，臉上總露出悲壯的神情。他祕密地找了碎鉛，填充了琴的內部，重甸甸的很可當作武器，雖然外表上什麼都看不出來。在一次夜宴裏，皇帝坐在豔麗的妃嬪旁邊，一邊喝着美酒，一邊聽着高漸離彈琴。高漸離坐在皇帝的席間，凝神一致的彈着。多美妙的曲調呀！皇帝情動，也丟開平

日莊嚴矜持的樣子，舉箸敲着酒盞，唱起和歌來。皇帝顯然是半醉了。高漸離彈完了，抱着琴站起身來。他從皇帝的聲音裏，認清了皇帝所坐的地方。他雙手舉起實鉛的琴，很快地向前劈下去。……鏗鏘一聲，桌上的杯盤全給打翻了，皇帝閃了一閃，並沒有給打中。這是高漸離瞎了眼的緣故。

於是高漸離也完了。這夜宴擲琴的事，成了荊軻刺秦王的尾聲。

## 八 孤島義士

荊軻刺秦王失敗，犧牲在秦國的朝廷上。秦王非常震怒，他派了大兵，加緊攻打燕國。這樣的泰山壓卵之勢，小小的燕國，怎麼抵擋得住。不到四五年，燕國是跟着韓魏趙楚一樣地滅亡了。那時戰國七雄中，只剩下齊國，還沒有給秦國併吞。齊國能殼存在到最後，並不是她比另外的五國，有什麼特別強大的力量。這完全是徵倖。原來齊國的位置，正在如今的山東半島上。她是海東的大國，跟在西方關中的秦國，遙遙相對，中間却隔着另外的幾國。齊秦既然不會接壤，自然沒有什麼利害衝突；強秦的侵略軍，決不會踏到齊國的國境上。因此，齊國對於秦國，一直是很放心。——有另外的幾國做屏障，還怕秦國什麼！當另外的幾國計劃訂結攻守同盟抵擋秦國的時候，最不熱心的就是齊國。她背山負海，有鹽鐵之利，家給戶足，又沒有什麼野心，何苦跟另外幾國噙噓嘈地在一起！六國不能戮協力抵擋強秦，齊國自然該負一部份的責任。

秦國遠交近攻的外交手腕也不錯。秦王想到，他跟齊國既不接壤，沒有利害衝突，樂得做個人情，跟齊國非常好。兩國的修好使者，往來在驛道上，絡繹不絕。秦王對於齊王，竟不惜卑詞厚禮，就是齊國來的使者，秦王每次總是大加賞賜，讓使者回去，滿口稱說秦王的客氣。這樣一來，齊國朝廷上，簡單有受寵若驚的樣子。而且當時齊國的國王田建，和相國后勝，是一對糊塗蟲。他們因為本國承平，便貪圖苟安，從不想到外

患。后勝還是一個親秦的政客，齊王早給他的高調所蠱惑。當韓魏趙告急的時候，齊王毫不動心；一個國家給秦國擊滅了，齊王反而派遣使者，到秦王那裏去，慶賀勝利，兩方面興高采烈地打得火熱。直到五國次第滅亡了，糊塗的齊國君臣，才感到唇亡齒寒的味道，再也不能裝出強顏歡笑來。他們手忙腳亂地調動兵馬，守備西部國境。自然已經遲了！秦將王賁（王翦之子），帶領大兵數十萬進逼，一路勢如破竹，不到幾天，就到了齊的國都臨淄城下。齊王沒法，跟后勝和羣臣商量，只有開門迎降的一條路。於是跟着燕國滅亡的第二年，齊國最後一個滅亡。六國剪滅，秦王嬴政統一天下的大功業是完成了，時在紀元前二二一年。

秦王統一天下，在中國歷史上，原是空前的大事跡。他爲了紀念這樣的豐功偉業起見，便自稱爲「皇帝」——皇帝這個稱呼，就從這時候開頭的。——他要把這樣廣大的統一國家，當作嬴氏一姓的產業。他夢想着自己千秋萬歲之後，把它傳給子子孫孫。在秦朝的系統上，他自己是始皇帝，嗣君是二世皇帝，再是三世皇帝四世皇帝，直到萬世。秦始皇帝的夢想固然很好，治國的手腕也很來得。可惜的是長生之術，千古同恨，他只做了十年的皇帝，一旦晏駕，便永遠辭別他親手造成的莊嚴豪華的帝國了。嗣君二世皇帝立，他是一個愚暗的青年，顯然是無力統治這個大帝國的。而且老百姓積怨已久，六國的后裔蠢然思動，陳涉吳廣以戍卒揭竿起義，天下又大亂了。

秦朝的統治是那樣的短促，前後不到二十年，猶似一個五色燦爛的肥皂泡，乍起乍滅。她是傾覆在各地蜂起的叛軍的手中的。當時造反的叛軍，大抵有兩類：第一類是暴動的農民無產階級，如陳涉吳廣劉邦（漢高祖）全是。第二類的領袖是六國的后裔，他們是昔日的貴族，銷聲匿跡已久，利用老百姓懷念故國的心思，也來爭取政權；他們想恢復故國，便自立爲什麼趙王、齊王、魏王等。西楚霸王項羽，也是屬於這一類的。秦朝滅亡以後，羣雄逐鹿，誰都想做統一天下的主人公。其間紛紛擾擾，大亂了七八年光景，競爭最厲害的，是劉邦和項羽。換句話說，是農民無產階級的領袖跟六國的殘餘貴族的鬥爭。結果，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，兵敗垓

下，自劄烏江，前者得到了最後勝利。另外的六國殘餘貴族，幾年裏敗降走死，也差不多消滅殆盡了。

這裏說的，是六國殘餘貴族中齊王田橫的悲壯的故事。

羣雄逐鹿的結果，齊王是失敗者一分子。原先田橫並不是齊王，他是一個帶領兵卒的貴族。齊地是給劉邦的大將韓信平定的；韓信的軍隊步步進逼，喪敗之餘的齊國貴族，只好向東方海濱退走。但是韓信還不肯放手。大陸上沒有立腳的地方，殘部到海島上去藏身。剩下的人已經很少，除了田氏自己的女人稚子外，跟從的部下只有五六百個。他們的領袖是田橫。自從正式的齊王敗亡以後，田橫便自立爲齊王，他雖然勢孤力弱，不能殺有什麼作爲，但還想在海濱孤島上，維持齊的國脈一線呢。——田橫跟他的五百部下藏身的地方，相傳是在山東半島南面金家口外的一個孤島。這個孤島，如今就叫田橫島。

亡命在海濱孤島上，愁苦的情形，是不難想像的。田橫想起當秦末大亂時，當今的漢皇帝劉邦，跟自己一樣是一個逐鹿者。劉邦的出身，教養，聲譽，其實是比不上田橫的。誰知天意不可逆料，劉邦繼承秦的系統，做了統一天下的漢皇帝。而田橫自己，金枝玉葉，淪落孤島。雖然還留着齊王的名義，那裏像什麼王上！他跟五百多個親信的部下，住在山腳邊的茅屋裏。荒山野地，長滿着一片荊棘；在這彈丸似的孤島外，便是白茫茫的大海，連帆影也不見一點。整天大家無言默坐着，臉色緊張，傾聽着從山頂滑到海面上去的風聲，和澎湃的波濤聲。——多麼悲愴的景色！多麼淒涼的聲音！他們上山樵蘇，婦人們親操井臼，才維持了很困苦的生活。想到昔日雄心，化爲泡影，田橫只能發付之長嘆。他未嘗不想東山再起，但是大事已定，要復興除非是奇跡；在這孤島上維持齊國的一脈，能發到幾時，還很難說呢。幸而部下五百人，原是田橫昔日享過富貴共過患難的老弟兄。他們傾倒於他的豪氣下，死心塌地跟從他，從來沒有半句抱怨的話。田橫也決不相信他們會有叛離之心，他們一定跟隨他到底的。「但是，」田橫蒼涼的聲音自言自語：「項羽的八千子弟兵，結果是片甲不回。

我只有五百個人，縱然我知道他們忠義無雙，偏促在這孤島上，濟得什麼事呢？」

漢皇帝却不肯放過田橫。——第一，他跟田橫從前是認識的，知道他是一個人傑，雖然齊國只在孤島上剩一口氣，瓦片也有翻身日，總得斬草除根爲妙。第二，他從布衣仗劍起義，做到皇帝，尊榮富貴已極，他要叫舊日的夥伴，看看他的威風。於是漢皇帝住在洛陽的南宮裏，派遣使者到東海之濱去，告訴田橫說：「田橫，你趕快去掉僭竊的名號，到我這邊來。我是極肯顧念舊情的，你投降了，公侯都有份。識時務者爲俊傑，你何苦老死在孤島上呢？」漢皇帝知道田橫的性情，接連着派遣了兩三個使者去，不單是利誘而且加上威脅：「田橫，離開這孤島吧。如果你不識好意，拒絕投降，我馬上派兵來征剿。大兵一到，玉石俱焚，休想有一條性命逃生，那時悔之無及！」

田橫聽了漢使者的幾度傳話，咬牙切齒地說：「劉邦呀，諒你不過是酒上的一个酒徒！一旦風雲際會，給你統一了天下，你還貪心不足，不肯遣下海外一孤島，讓我們田氏留存一脈嗎？我是堂堂貴族，齊國嫡系，我怎願向你屈膝！」

五百多個部下齊聲說：「大王的話不錯，我們全願意跟他拚一拚，爭這一口氣！」

「寧爲玉碎，毋爲瓦全。這是大丈夫的天經地義。」田橫拔劍在手，說得那麼慷慨激昂。

「照呀！」五百人應和着。

靜默了片刻。屋後隱隱地傳來哭泣聲和嘆息聲。那是婦人稚子啼飢號寒和愁苦的嘆息。大家想着嚴重的心事，默不出言，這淒苦的聲音，夾着外面風水相激的嗚咽，分外聽得親切。——這淒苦的聲音呵，就是鐵石心腸的人，也禁不住給打動。「這些可憐的東西，他們有什麼罪過，淪落到這裏，爲了我受苦，而且再受到誅戮的命運！罷了罷了！」田橫把劍慢慢地放在案上，悲愴地說：「爲了我的故國，我是不辭一死的。但諸位是這幾年裏跟從我的，沒有被我連牽的義務。」說到這裏，他頓了一頓，可是不讓部下有插嘴抗爭的機會，繼續說

下去：「我明天就離開這裏，輕車簡從地到洛陽，去見劉邦，看他怎樣處置我。諸位給我留守在這裏，靜候我的消息吧。」

五百壯士中，有兩個姓名叫作魯無忌和鄭雄的說：「劉邦貪暴傲慢，大王輕入虎穴，一定要受虧的。」

田橫說：「這個怕什麼。我去見劉邦，決不肯失掉齊王的身分的。」

魯無忌鄭雄齊聲說：「我們兩個人，伴送大王同去。」

田橫沈吟一下，點頭說：「也好。讓我去準備一下，我們明天早晨就走。」

田橫跟隨了漢皇帝的使者，帶了魯無忌鄭雄兩個部下，離開孤島，渡海踏到大陸上。他們乘坐了驛站裏預備着的馬車，向洛陽進發。一路上夙興夜宿，櫛風沐雨，種種旅途的情景，不必細說。那位伴送的使者，對於田橫倒還客氣；各處驛站裏的招待供應，也很週到。不過田橫自己，看到大陸上的情形，昔日龍爭虎爭的荼劇，已告風平浪靜，一堆堆的瓦礫廢墟，一處處的禾黍荆棘，流亡的農夫們已經陸續歸來，在重新翻墾荒蕪的田園。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江山之異。這位逐鹿的失敗者田橫，看到已經統一的漢家天下，他是多麼的傷感呵！

一行人西行，不一日，到了離開洛陽不過二三十里的一個大驛站裏，時間已晚，便安頓休息。次晨，大家吃過早飯，預備再趕路。忽然那位使者露出躊躇的樣子，似乎想說什麼話，又像說不出口。田橫已經覺察了他的神色，便問：「我們今天不是可以趕到洛陽嗎？」

「是的，皇帝陛下很焦急地在等着大王呢。」使者說，又頓了一頓：「因此，我們得準備一下。」

這一句話，像箭一樣地刺進這位英雄的心。田橫一直爲了這件事橫在心頭，他讓自己的心麻木，絕對不去想它，可是事到臨頭，却不能殺再逃避了。他閉上眼睛，那個灑上亭長出身的皇帝驕倨自喜的神態，就清楚地浮現出來。田橫願意以戰場上的對手的資格去見他，可不願意以階下囚的姿態去見他。他問使者：「那末要怎

樣呢？」

使者很爲難地說：「照朝廷上的規矩，要請大王原諒。這二三十里的一段路，改乘了囚車，把大王當作戰俘，送到皇帝那裏。……然後，由皇帝的赦旨，再行君臣之禮。——這是沒奈何的，投降的諸侯，總是這樣的規矩，只好請大王委曲一點。」

田橫心頭的血湧上來了。他還勉強忍住，回頭看看兩位跟從者，魯無忌和鄼雄，全氣得面如死灰，鄼雄還把手按在劍柄上，似乎要想發作。田橫丟眼色止住他，裝出鎮靜的樣子問使者：「囚車在外邊嗎？」

「是的，只等待大王卸了冠服上車。」

「好的。」田橫悲壯地說：「使者，有勞你去告訴皇帝。他要我來，我是來了。我是爲了保全一島的生命，不因我個人而牽累他們駢首受戮，所以來了的。齊國的一脈是完了，但是皇帝要我屈膝，我可做不到。我是一個血氣的丈夫，如果漢家的規矩是這樣的，請帶了我的頭去跟皇帝相見吧。」他回頭分付兩個部下：「你們給我記得這樣的話，代表我把這意思轉達漢皇帝！」他又慘然一笑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我在九泉之下，跟西楚霸王相見，是毫無愧色的了！」他拔出佩劍，向頸上一橫，立刻倒在血泊裏。

使者載了田橫的尸身，當天正午，趕到洛陽，把這事情的始末，向漢皇帝奏聞，而且有魯無忌、鄼雄兩個做證人。漢皇帝第一感到的，是極大的掃興。然而他到底是一位豁達的英雄，馬上走出去，他看到田橫的面目，還和從前一樣，眉宇間充滿悲壯的神情。皇帝泫然說：「唉，田橫呀，我們原是老朋友，我不過約你來共享富貴，敍敍舊情，你何必弄到這個地步！」皇帝當場就下令：田橫既然已經來到，便以國王之禮殮葬；他的兩位部下魯無忌鄼雄，拜爲都尉。

齊王田橫葬禮的舉行，備極哀榮。田橫的故舊，在漢皇帝那裏做事的，親臨執紼，人數也不少。葬禮完畢，人們漸漸地散了，魯無忌和鄼雄兩個人，還逗留在墓前。他們向墓前行了禮，說：「主公，我們兩個爲了



轉過你的週言，經營你的喪葬，所以苟全性命到今天。主公不肯向漢皇帝屈膝，難道我們肯接受漢皇帝的官職嗎？我們始終是跟從主公的人。主公，請你慢走一步，我們來了。」他們倆就自殺在田橫的墓前。

那留守在海島上的五百人，天天在等待田橫的消息。好容易得到可靠的音信，是田橫和魯無忌鄒雄，都已自殺。大家聽到這一個傷痛的消息，沒有慟哭，只有默默的哀悼。這五百壯士，知道漢皇帝的官吏，明天要到島上來了，當夜便椎牛設酒，放懷痛飲。

第二天，漢的官吏來到島上，五百多個人，全已自殺，茅屋邊的石壁上，寫着彳亍大字：

生爲田氏臣，

死爲田氏鬼。

從我主於地下，

不願偷生求榮。

據說，這五百多個壯士，叢葬在孤島上；後來田橫的坟墓，也給移了過來，他們終究是在一起了。

## 九 貫高下獄記

秦漢之間，天下大亂，羣雄逐鹿；六國的殘餘貴族，紛紛自立爲王，想乘勢恢復故國。就中且說有趙國的國王趙歇，原是從前趙國的直系子孫，他由張耳、陳餘兩個大將所擁立。張陳兩人，在初起義時，同心協力，總算奠定了趙國的基礎。後來因爲利害衝突，兩人不和，張耳便離開趙國，帶領部下，投到漢王劉邦的麾下。當時劉邦正跟項羽在爭天下，一邊想併吞諸王侯，擴充自己的勢力。於是劉邦派遣大將韓信和張耳去攻打趙國。趙王歇和陳餘聚了二十萬大軍，在井陘口抵敵。韓信用計，背水作陣，一場大會戰的結果，趙軍完全潰

敗。陳餘陣亡在泚水上，趙王歇被擒，趙國是完全平定了。

當時楚漢競爭，雙方爲了籠絡將士，不惜採用封建諸侯的形式，表示天下與諸侯相共，不是領袖者一人之私。劉邦看見趙地已經定了，便封張耳爲趙王，叫他鎮守這一帶地方。張耳是很熟悉本國情形的，而且深得人心；他感激劉邦的幫助，自然死心塌地，不敢離叛，劉邦的措置，其實很不錯。

劉邦跟張耳，不單是同起義的豪傑，他們的私交，也是很好的。劉邦的妻呂后，生有一子一女。子就是後來的孝惠帝，女兒就是封作魯元公主的。劉邦跟張耳結成兒女親家，把魯元公主嫁給張耳的長子張敖。張耳死了，張敖繼承趙王。他對漢皇帝劉邦，在公是君臣，在私是翁婿，執禮自然更恭敬。那時天下已經平安，異姓非劉氏被封爲王的，沒有幾個。在異姓的幾個王中，燕王盧綰和趙王張敖，最蒙恩寵。盧綰因爲是跟劉邦同甲同日生，從小就是極好的友伴；後者不用說是呂后的愛婿，凡事自然格外優待哩。

但是趙王張敖部下的人，原是昔日他父親張耳的部下。這些人開頭也許是草野豪傑，跟劉邦同樣的出身。當秦逐鹿時代，他們跟劉邦是相等的，也有同樣的機會。現在大局已定，劉邦做了皇帝，居然擺出皇帝的威儀，把昔日的夥伴看作草莽一樣，他們不免有點憤憤。如果漢朝能穀好好的籠絡，這些失敗的豪傑，也許全肯傾心。但是劉邦撫髀而權，「今日始知皇帝之貴」，可想不到這一看，因此險些鬧出事來。

漢皇帝九年——這時候，天下完全平定之後，已經四五年；除了北邊的匈奴，時常來窺掠外，國內總算太平無事了。但是皇帝在私下，還老是帶着焦慮：這麼的錦繡山河，是他親自從馬上得來的；可是他怎樣向來保持，留給子孫，傳之萬世呢？會不會像秦國一樣，短短二十年光景，就國破家亡嗎？皇帝也看到，秦皇帝的子弟，並不被封作王侯，因此叛旗一舉，中央政府便以孤立而亡。皇帝已經封了劉氏子弟爲王侯，叫他們牽制異姓的王侯。不過後者都是身經百戰的英雄，誰說牽制得住。「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飛鳥盡，良弓藏。」皇帝也想

到了，要國家長治久安，永遠是劉氏的天下，只有這一個辣手的辦法。跟着局勢的平定，皇帝對於開國功臣的疑忌心，愈來愈厲害。

皇帝不惜派遣左右出去，刺探各異姓侯王的動靜。第一件得到確實的報告，便是趙王張敖謀反——張敖是自己的女婿，皇帝不大相信。可是來報告的人說：「去年——漢皇帝八年，皇帝從東垣地方回都，經過趙國，就攔在柏人縣，預備留宿；趙王就埋伏武士在柏人縣驛站裏，要當夜對皇帝行刺。」皇帝聽得這報告，也就很清楚地記起了去年的事：那時天色將晚，皇帝和隨從，在驛站裏吃過飯。皇帝半生戎馬，什麼事都經歷過，他冷眼看到驛站裏的人，神色都有點緊張；就是侍餐的奴僕，也好像倉皇不安。皇帝暗暗疑心；也許是天威咫尺，草野之人，不會見過皇帝，所以露出蹣跚的樣子吧？皇帝便鎮靜地回過頭去，問左右：「這裏是什麼地方？」左右回奏：「柏人縣。」皇帝綳綳肩，風趣地說：「柏人——不是跟『迫人』同音嗎？這個地名不吉祥，我身為皇帝，不要在這地方過夜，走吧。」皇帝和隨從，當夜離開了柏人縣。事後皇帝雖想查究，但因爲忙碌，也就忘懷了。如今，皇帝聽報告的人提起舊事，才懂得那晚驛站裏的人爲什麼那樣不安，原來有着埋伏，預備行刺謀逆。幸而皇帝不曾過夜，逃過危險，總算千鈞一髮！皇帝還將信將疑地問報告的人說：「難道張敖這麼的忘恩負義，竟會叛我嗎？」

報告的人跪下，連連磕頭說：「小臣怎敢誣蔑陛下到的至親骨肉！只是有一個趙王那裏的人，特地進京來告變，並且具結，誣告甘羅反坐。小臣不得不前來奏聞。」

皇帝分付：「好，你去帶那個人來見我。要秘密些，不准先走漏什麼消息。」

那個進京告變的人給帶來了，皇帝在宮裏秘密地訊問他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小臣姓馮名去疾，從前是在趙王張耳手下做事的，近幾年退隱市井間，不幹差使了。」

「你是特地進京來奏告張敖的反謀嗎？」

「是的。張敖正在密謀不利於陛下，曾經失敗過一次，現在醞釀着更大的叛變。這是大逆不道的事，因此小臣冒着萬死，前來告變，並請陛下赦臣死罪。」

「怎麼一會事呢？你且詳細道來。」

「張敖陰蓄反謀，已經兩三年了。由他的心腹貫高、田平、趙午等主持着。這幾個人，都是故趙王張耳的部下。大家歃血爲盟，要推翻漢朝，奉張敖作皇帝。小臣因爲跟田平有點熟識，也被他們拉去參加。貫高原是小臣的仇家，小臣想到跟仇家同事，參與逆謀是極不該的，便拒絕了。接着小臣聽得貫高他們埋伏武士，在柏人縣行刺，幸虧皇帝洪福，他們的毒計撲了個空。這幾個月來，貫高那些叛賊奉着張敖的命令，暗地裏招羅豪傑，又派使者到匈奴去連絡，看樣子預備大舉。小臣還得到他們的幾件祕密文書，這是張敖謀反最確切的證據。」他呈上帶來的文書。

「呸！」皇帝怒罵着：「張敖這畜生，謀反是確實的了！還看什麼證據！」他接過文書，擲在地上。「他倒想行刺我！呵呵，看我老夫的手段！」

「這忘恩負義的小畜生！他們國破家亡，是我讓他做了趙王，又結成兒女親家。誰知他用叛逆報答我！」皇帝還是怒罵不息。他馬上派了將兵，不分晝夜地飛馬奔往趙國，去逮捕張敖和他的部下，一面當廷宣布張敖的反謀。這件事震驚了整個的朝廷，連張良蕭何一班大臣們，也驚得口呆目怔。但證據確實，還容疑惑嗎？

皇帝在狂怒中，誰也不敢說半句話，其實也沒有話好說。只有呂后說：「張敖究竟是我們的女婿。難道他有這樣的辣手，行刺他的親丈人嗎？事情怕另有什麼曲折吧？」

「這真是女人見識！」皇帝怒聲說：「這小畜生得了天下，還怕少了你的女兒不成！」

剛強的呂后，聽了皇帝的話，也只有啜泣和咒罵的分兒。

一隊如狼如虎的將兵，到了趙國，把趙王張敖的府邸，團團圍定，拿出上諭宣布：「趙王張敖，和他的臣下賈高、趙午、田平、沈子嬰等謀反大逆，着即逮捕交京。其他的臣民，靜候後旨。有敢抗拒的，滿門抄斬。」雖然上諭是那樣的嚴厲，但是來逮捕的將兵們，終究看了公主的面上，不敢有十分粗暴的行爲。張敖還有時間處分家事。

當時府邸中慌作一片。張敖却鎮靜地跟公主訣別。公主哭着說：「讓我見父皇去，誰說你謀反呢？」張敖搖搖頭，走到外面廳堂上來。

賈高趙午田平等十幾個人，全默默地坐在堂上。他們都是昔日張耳的部下，如今年過六十，是鬚髮斑白的老英雄，滿面綉紋裏，刻劃着辛苦的經歷和倔強的氣息。他們抬頭看見張敖出來，齊聲說：「主公出來了！是我們牽累了主公，罪該萬死！」

張敖搖搖頭說：「還說什麼！你們既然瞞過我計劃着，如今事發，我也何必怪你們。」

趙午激昂地說：「不！主公，我們一身做事一身當。我們背着您，計劃謀反，該死的是我們。我們不顧到朝廷上去受辱，反正一死，死在這裏，還可以見老主人於地下。主公，再會！」他馬上抽出佩劍，當堂自刎。

「老朋友們，我們地下見面吧！主公，再會！」田平沈子嬰等十幾個人，都這樣悲壯地叫着。大家搶着拔出劍來自殺：「我們可不能殺到朝廷上去受辱！」

只有賈高站在那裏，發出蒼老悲涼的聲音說：「嘿，誰叫我們這樣做！主公無罪，却把主公也捉去；大家死了，誰去說明主公無罪呢？我不能殺死！」

悲壯的聲音未歇，血濺廳堂，十餘個老部下，都倒在血泊裏，只有張敖和賈高站着。賈高看着張敖，決然說：「主公，我陪你進京去。這事主公原是不知情的，我拚着一死，證明主公的無罪。丈夫做事，怎可叫別人

受累！」

將兵們把張敖貫高關入囚車裏，押解着千人犯，嚴密地護送着，向首都長安進發。一路無話，到了長安，馬上由法官鞠訊——照漢朝的法律，謀反大逆的刑罰是很重的，要滿門抄斬，決無赦免。法官的鞠訊，完全是逼供。張敖給解到獄裏，因為有丈母娘呂后暗中照顧，倒不會怎樣受苦。向皇帝告變的，原是貫高的仇家，告的是張敖謀反，由貫高爲首；而且別的人全已自殺，鞠訊的對象，完全集中在貫高一個人。在鞠訊的時候，法官宣讀了控告的罪狀。貫高說：「不錯。謀反、行刺，這些事是真的，但都是我們幾個人在暗地裏計劃。我們的主公張敖，什麼全不知情。這個大逆之罪，趙王是無分的。」

「張敖是不知情的？豈有此理！」法官冷笑說：「你老實招吧，張敖怎樣指使你們，同謀的有若干人？」

「同謀的是趙午、沈子嬰、田平……這十多個人，他們全已自殺了。大丈夫做事，光明磊落，我所以忍死到這裏，就是證明主公的不知情。」

「這廝嘴硬，非用刑不可！」法官怒喝着。

他們把這個老英雄拖翻，用着非刑拷打。貫高咬緊牙關，忍受着好幾次非刑，也不喊一聲痛苦。他的供辭只有那句話：「我們的主公毫不知情，他不會謀反。」

皇帝很關心這件大謀反案。過了幾天，他問法官，鞠訊得怎樣了。法官報告說，貫高那廝是一個硬漢，他只說自己是主謀，張敖絕不知情；他每天熬鍊苦刑，身上血肉模糊，沒有一片好肉，招供的還是這句話。

「唉，好一個硬漢！」皇帝也不禁嘆息着：「也許裏面原有什麼曲折，呂后不是幾次說過嗎？」他回顧羣臣說：「你們中間，誰認識這個硬漢呢？以私人的友誼去探問探問吧，也許他倒肯吐露真相。」

羣臣面面相覷。他們中間，原有好幾個認識貫高的，然而貫高犯了大逆，如果去看他，皇帝喜怒不常，將

來受到牽累也難說。誰肯多事！只有中大夫泄公上前說：「從前臣跟貫高是朋友。臣知道他足趙國的名士，負氣仗義，答應了人家，總要做到方休。讓我奉了陛下的旨意，去瞧瞧他。」

「他是這樣的人嗎？」皇帝的怒火已經消退了，「好，你去看他，作一番私人的談話，再來報告我。」

好一個泄公，他居然不怕牽累，也不怕旁人的閒話，便到監獄裏去看貫高。他到了獄室裏，獄官得了命令，便去把貫高帶來。——可憐的貫高，他受了苦刑熬鍊，差不多成爲殘廢，而且年已老邁，更加支持不住。他躺在竹筐裏，由兩個獄卒抬來的。他仰起頭來，勉強睜開眼睛，看見上面的人，呻吟了一聲：「哦，是老朋友泄公嗎？」他掙扎地想坐起身來，跟泄公握手，却是身上疼痛，又倒下了。

泄公見到這位老英雄的樣子，也很傷心。他忙招呼他別動，上前去撫着貫高的傷痕，泫然淚下：「可憐的貫兄，你竟弄得這樣！」

「我沒有懊悔！泄公，難得你來瞧瞧我，我死也瞑目了。」

泄公好言安慰了幾句。大家很暢快地說着。泄公便閒閒地問：「你們這個計謀，究竟趙王可知情嗎？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！」貫高激烈地說：「朋友，你是深知我的。如今我們的反謀敗露，不單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三族也該受死罪。人情誰不愛父母妻子，難道我不愛自己的親族，却一味給主公辯護。這事主公的確是毫不知情的，只有我們幾個人在暗地裏幹。不幸所謀不密，給人告發了。」

泄公點點頭，說：「究竟怎麼一會事，你可以詳細地告訴我嗎？」

貫高說：「好的。我告訴你。我希望老朋友能轉告皇帝，赦主公無罪。——這事得該從頭說起。你是知道的，我和已死的趙午、田平、沈子嬰一班人，都是故張王的老部下。我們曾經身歷龍擊虎爭。後來大局已定，還不能發忘懷從前的事，一直跟着主公。我們看到皇帝跟我們一樣出身，却囊括天下，一朝成功，君臣判分，總有點不甘心。前年冬天，皇帝親征匈奴，吃了敗仗，從平城回來，經過趙國。主公執子婿禮，非常恭

敬。皇帝戰敗回來，心中不快，老是謾罵。不單辱及我們，連主公也非常受辱。老實說，那時皇帝把我們看作奴僕一樣。我們怎麼受得住這股悶氣。我們看主公那樣的孱弱，便對主公說：『從前豪傑蜂起，幸運的先得皇位，其實皇帝跟主公是一樣的。如今主公對皇帝是那樣的恭敬，而皇帝這般的無禮！我們給主公殺了他吧！』主公馬上阻止我們說：『你們說的是什麼話！從前張氏國破家亡，幸得皇帝的恩德，才恢復趙國，子孫永蒙幸福。我是只有感謝的分兒。你們這樣大逆的話，別再出口吧！』主公說了，又怕我們再萌異心，便咬手指出血，說：『我對於皇帝，如若忘恩負義，有如這個手指！』我們默然走開了，背着主公，互相商議說：『是我們錯了，主公原是長者，自然不肯背叛皇帝。我們是負氣的丈夫，決不能受辱。如今皇帝侮辱主公，蔑視我們，我們要出這股悶氣，所以謀害皇帝，怎麼可以牽累我主呢？大丈夫做事，來去分明，如果我們的謀反成功，擁護主公登帝位；失敗則我們自己担當。』因此，我們的計劃，主公什麼都不知道。就是柏人縣驛站埋伏武士行刺，也是我們幾個人購着主公佈置着。天佑皇帝，竟脫羅網；今日事發，還有什麼分辯呢？所以我的老夥伴們全自殺了。我並不是偷生惜死，我忍辱跟着主公到這裏來，原是給主公表明的。免得大家死了，令主公受不白之冤。——老朋友，我的話你總相信吧。』他一口氣說到這裏，聲音也哽咽了：『老朋友，承你厚情來瞧我，我並不求你幫我的忙，却求你給我主公幫一點忙。……』

「我馬上去轉達皇帝。」泄公誠懇地說：「貫兄，你刑傷得這麼厲害，好好地靜養吧。」

泄公出去的時候，還招呼獄官，留心看護貫高，不准再用刑訊。

第二天，張敖奉到上諭，釋放出獄，被接到呂后的宮裏去居住，公主也在那裏。

泄公奉了皇帝的旨意，再到獄裏去看貫高，他劈頭就說：「張王蒙到赦免，已經出獄了。皇帝很贊賞你的氣節，也特赦了你，你也可以馬上出獄。」



賈高很高興地說：「主公已經無罪出獄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泄公說：「皇帝極口稱贊你是大丈夫，叫我來帶你出去，也許還想封你官爵。你這壯烈的行爲，皇帝也感動的很。」

「謝謝皇帝的大量！不過我偷生到現在，只是想給主公表白。如今主公已告無罪，我的責任也完了。我負了叛逆的名義，還有什麼面目，再來事奉皇帝呢？皇帝雖然赦我，我總覺得偷生下去，對不起皇帝，對不起已死的老夥伴！」他抬起頭來，以手叉着咽喉自殺了。

皇帝知道賈高的死訊，嘆息了好幾天。一件大逆謀反案，是這樣的風平浪靜了。

## 十 漏網鉗奴

秦漢之際，天下大亂的時候，各地很有幾個著名的大俠。他們既不做官，也不帶領部隊，可是很有家產，擁有奴隸家丁，住在鄉里間，在這一帶極有勢力。憑着財和勢，誰也不敢侵犯他們。一切亡命之徒，托庇在他們的門下。這一批大俠，有幾分像後世所謂「土豪」的姿態。但是後世的所謂「土豪」，只知道交接官府，媚上凌下，爲非作歹，損人肥己。而這些大俠的行爲，正巧相反。他們雖然好事，却是急人患難，幫忙別人而不惜犧牲自己；他們有時違法犯上，也是爲了「打抱不平」的動機。韓非子說：「俠以武犯禁」，雖然是不錯的；但他們義俠的行爲，有些是可歌可泣呢。

這裏且提起一位大俠，秦漢之際最有名的一位，那是朱家。朱家是魯國人。鄒魯原是孔孟的故鄉，文質彬彬之邦；但是偏有出類拔萃的朱家，以義俠著名。他的聲名真大，黃河下流一帶，提起他的名字，連三尺孩童都知道。當時的英雄豪傑，全跟朱家有點友誼。朱家對於貴賤的朋友，一律接待，決不看衣冠來分高低。有

不少亡命之徒，靠了朱家逃過危險，有幾個簡直一直是靠着朱家過活。

朱家最肯幫助別人。有困難來請教他，總是有求必應；甚至於他的能力做得到做不到，他也毫不考慮。越是貧賤的人，受他幫助的地方越多。他幫助了人家，還不讓人家知道幫助的是他；他愛在暗中盡力，表面上却不動聲色。他擁着廣大的田產和奴隸，爲了不少人家靠着他過活，他的手頭，總常常弄得十分拮据。

那末朱家是一個貴游公子，有着招養門客千百的豪華，像戰國時代的貴族一樣嗎？——不是，戰國時代大貴族的豪華，朱家正跟他們不同。至少，在朱家自己，個人的享受是很節約的。他的服飾飲食，跟一個普通的鄉下中等地主一樣。他出外的時候，坐着破舊的牛車，不過一兩個僮僕跟從，如果沒有熟識的人指點，誰也不知道這個土老兒就是名震遠近的朱家。

雖然這樣，那些游俠之士，亡命之徒，總不遠千里地奔到朱家這裏來，有的求他幫忙，有的以一見爲榮。

這時候大局已定，劉邦在洛陽（後來再移長安）做起漢皇帝來了。漢皇帝那時正懸着重賞，布告天下，捕拿項羽的部下，從前窘辱過他的。一張緝捕的名單，第一名是楚人季布。季布原是項羽手下的勇將，在有幾次危險的戰役中，劉邦險些死在他的手裏，因此恨之刺骨，想捕殺洩憤。

那一天，有幾輛牛車，載着十幾個人，來到魯國朱家的田莊上。當頭的一個，衣冠華貴，長髯如銀絲，精神矍鑠，舉止莊重，像一位老員外。旁邊有一個年紀較輕的陪着他，又像朋友，又像門客。在後面的十幾個人，剃去頭髮，戴着鐵籠，身粗力壯，面容醜陋猥瑣，只要一看打扮，就可知道是跟從的奴隸。這一批人全露出風塵僕僕的樣子，是從遠道趕來的。他們是誰？來找朱家有什麼事呢？只聽得那位老員外在那裏對着門人說：「你去告訴你的主人翁，我是濮陽地方的周伯，路過這裏，順道來望望他。」

朱家正在裏面，跟幾個朋友說着閒話，一聽得看門人的通報，忙倒屣出迎。濮陽周伯，是朱家的老朋友，

他們有幾年不見了，今日到來，怎不異常歡迎呢！兩個人相見，攜着手進去的時候，周伯向跟從他的奴隸打一個招呼，叫他們在外面的門房裏等待着。朱家也分付手下人，給周伯安頓車馬，預備酒宴和飯食。

兩位老朋友喝着酒，互相談着幾年來的事情，說得很高興。原來周伯也是跟朱家一樣的人物，不過聲名和勢力，不及朱家罷了。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兩個人的友誼，不用說是很密切的。飲酒到半酣，周伯請朱家屏去左右，說：「老弟可知道季布將軍的事嗎？」

「怎麼不知道！」朱家說：「他是項王的將軍，却是當今的罪人。漢皇帝正在懸賞捕拿他；如果有人藏匿他，滿門抄斬。看樣子季布是插翅難逃了；但是直到如今，好像還沒有知道他的下落。」

周伯說：「不瞞老弟說，季布將軍就在我的地方。」

「可惜我不會幫他的忙，老兄先做了。」朱家嘆息說：「也好。我只怕在你那裏，不能設怎樣穩妥。」

「我就是爲了這個，來找老弟。」

季布將軍在那裏？我去接他。」朱家離席站起身來。

周伯忙請朱家就坐，說：「且慢，待我從頭告訴你。當半年前皇帝下了嚴厲的命令，捕拿季布將軍，他的部隊早已潰散，只獨個兒投到我的家裏來，因爲我跟他素來熟識的。我把他藏在密室中，閉頭的幾個月，倒也沒有什麼。接着，風聲漸漸的緊了。一來，滎陽是交通要道；二來，外面知道我跟季布將軍交誼的很多；三來，他們在嚴密地追究季布將軍的行蹤。我聽得偵騎不久要查到我這裏來了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好容易想到老弟，才去見季布將軍，告訴他偵騎幾天內就要來到；說：『事情已到緊要關頭，徒然犧牲是無益的。將軍能聽聽我，我才敢貢獻脫身的計劃；如果將軍爲難，我只好自殺在將軍之前，來表明私衷。』季布答應聽我的話。我便說：『丈夫能屈能伸，如今千鈞一髮之際，將軍只好委屈些，等待揚眉吐氣的日子。我的計劃是這樣：請將軍剃掉頭髮，戴着鐵籠，雜在我的奴隸羣中。就是偵騎來了，也決不會注意到，那羣在田間操作的

錯奴，中間有着昔日項王的勇將季布。我馬上帶了將軍，先找我的朋友魯國朱家。我所做不到的事，朱家是一定做得到的。」季布將軍果然照着我的話做了，而且我也帶着他來了。他就在外面跟從我來的奴隸中。」

朱家聽了，不禁連連點頭，說：「好呀！讓他住在這裏，我一定弄好這件事。」

周伯笑着說：「老弟不怕滿門抄斬的命令嗎？」

「老兄不也是一樣嗎？」朱家呵呵大笑着。接着，眉頭一縐，說：「我們不得不謹慎些……好的，我們就到外邊去。我急於要一見季布將軍。」

朱家和周伯到了外邊的廳堂上。跟從周伯來的十幾個奴隸，正站在廳堂下。朱家問周伯說：「你跟我說起那個能幹的奴隸，是那一個？」

「就是那個。」周伯向堂下一指，喚道：「老二，你上來，見見這位主公。」

一個彪形大漢走上來了，他雖然是奴隸的打扮，但掩不住面目間的英雄氣概。他默默地跟朱家行過禮，照奴隸的規矩，垂手站在一旁。

朱家仔細地向這個奴隸打量了半刻，便回頭對周伯說：「老兄的話不錯。這個奴隸一看樣子，就很可能做做事的。我正缺乏一個管理奴隸的頭目，像他這樣的就好。」

周伯說：「老弟既然中意，我就把他送給老弟吧。」

「這是那裏的話！」

「不，老弟既然得用，他在我那邊，也沒有什麼事情做。你也不必推却了。」

朱家便爽快地說：「也好。只是我素來不願白受別人財物的。老兄肯割愛，那末依照奴隸的市價，賣給了我。」

周伯不再推讓，便點點頭。於是馬上完畢了立契買賣奴隸的手續。這位昔日是西楚霸王部下將軍化身的奴隸，便換了新的主人朱家。當時三個人却全不動聲色的。只是朱家喚他的兒子過來，分付他說：「這個新買的奴隸，你帶他回到田莊上去，一切舊奴隸全聽他管束，吃飯也跟你同桌。你薄待他，我是不答應的。」兒子惶惑地點頭答應。

事情完了，周伯在朱家那裏就攔了兩三天，便告辭回灑陽去。

朱家改了行商打扮，坐車到洛陽去。洛陽城裏，充滿了漢朝的新貴。其中有不少是朱家認識的，也許有幾個朱家還幫過他們的忙。朱家却去找汝陰侯滕公。這位滕公原是厚道長者，一見是大俠朱家，自然很高興，留他就攔在家裏，每天陪他喝酒。朱家除了跟滕公敘舊外，也絕口不談政治。隔了幾天，朱家才閒閒地問：「聽說皇帝在嚴令捕拿楚國將軍季布，究竟爲的是什麼事呢？」

滕公說：「你不知道嗎？他從前在項羽手下，追擊皇帝，有好幾次險些得手。皇帝恨他刺骨，一定要捉到他洩憤。」

朱家笑着說：「皇帝是寬洪大量的，照我們小百姓看來，那又何必！老古話說：『桀犬吠堯，各爲其主。』從前季布替項王盡忠打仗，追擊皇帝，臣各爲其主，原是他的本分。如今皇帝才統一天下，爲了個人私怨，就想洩憤，要天下歸心，恐怕是很難的。」

滕公說：「你的見解不錯，可惜沒有法子能感動皇帝呀。」

朱家說：「我所就心的，還不止這個。季布是一個能戰善謀的勇將，又極有聲譽，如果漢朝遠厲地追捕他，他一定要亡命出國，北走匈奴，南走南越。南越勇將遭到敵國去，將來的禍患是不堪設想的。從前伍子胥奔吳滅楚，正是這麼一會事呀。我公是皇帝極信託的，有機會的時候，正好把這話告訴皇帝。」

滕公素知朱家是大俠，聽了這一席話，想到季布一定躲在朱家那裏。他便慨然說：「好的，我就跟皇帝說。」

朱家走後，滕公並不會忘記他的諾言。他依照季布指示的那席話，告訴了皇帝。皇帝聽得有理，馬上取消了通緝令，降旨特赦季布。

又是朱家的幫助，給季布換了打扮，陪送他到洛陽去。由滕公作先容，漢皇帝召見季布。季布向皇帝謝罪。皇帝也是一個豁達的人，又爲了收服人心起見，留他在朝廷裏，封他做了武官。從此，季布在漢朝做事。他一步步地貴顯起來，直到漢文帝時代，居然是元老重臣。

朱家把季布介紹給滕公後，便告辭回去。以後他跟周勃碰到，也絕對不提季布的事。等到季布貴顯了，派人帶了厚禮，去謝朱家，朱家總不接受。他也從不再去拜訪季布；就是聽得季布要來，也故意避開。兩個人從此沒有見過面。季布的感激，只有永銘心腑吧了。

## 十一 李氏哀史

漢朝一代，差不多一直是在跟外族競爭中過日子的。當時跟中國人競爭最厲害的，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。匈奴把中國北方的沙漠草原，當作根據地，老是想南下，把中國肥沃的黃河流域，攫取做牧馬之場。中國人費了幾代的工夫，在北方的國境上，築了萬里長城，來攔住匈奴的鐵騎。但單是一堵城牆，延亘在荒涼沒有人煙的沙漠裏，怎麼攔得住呢？趁中國守兵疏忽的時候，匈奴的鐵騎，常常衝進邊塞，擄掠個暢快，才帶着利品北走。中國的北方，總是飽受蹂躪。中國人吃盡了苦頭，以後就以攻爲守，等到實力一充足，出塞攻打匈奴。

奴，把殘暴的匈奴人，趕走到沙漠裏，甚至於窮追到遠遠沙漠之外。這樣，中國北方的國境上，才感到平靜一點。

漢朝跟匈奴的攻守，是一兩個世紀的血戰，在這長期的血戰中，漢朝方面有好幾位勇將，立下不少的汗馬功勞。這裏單提起一位李廣將軍。

李氏一門，差不多全犧牲在對匈奴的抗戰裏。然而他們是那樣的不幸，忠義無雙，結果是一門身敗名裂。如果沒有太史公司馬遷記載這事跡，也許他們一直含冤地下呢。

李廣，隴西人，好幾代是將門之家；射箭一道，百發百中，尤其是家傳絕技。在漢朝徵兵跟匈奴打仗的時候，李廣也應募出發。他跟匈奴打仗，非常勇敢，靠了好幾次軍功，升作軍官。他的官階雖小，但是他的威名，不但震驚了匈奴，連漢皇帝也知道他。當時漢皇帝（文帝）看到他騎射的雄姿，曾經惋惜地說：「好一位武將！如果你生在漢高祖時代，亂世出英雄，立功封侯，那真容易得很。可惜的是你生不逢辰！」——也許這是無意中的嘆息，却注定了李廣的一生。

在接着的好幾年裏，李廣帶着軍隊，守備北方國境的長城。他展轉住了好幾個地方，每一處都立下了勇敢善戰的威名。他跟匈奴打了不知道多少次的仗，總是勝利的時候多。他的軍隊，並不注重形式整齊，乍看起來，好像是很散漫的。可是匈奴軍隊來襲擊，絕對不能發得手。李廣自己原是行伍出身，懂得弟兄們的甘苦，他雖然沒有嚴厲的軍令，却很得兵士的敬愛。打起仗來，兵士們全肯爲他拚命。李廣的同僚，全暗暗地佩服他有軍事天才。

李廣的騎射，真是蓋世無雙。瞧他的樣子，樸實得像一個鄉下人一樣；他不大愛說話，有時老是沈默着。然而你只要看到他那長長的一雙手臂，和炯炯的眼光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射箭的能手。他曾經有好幾次靠了騎

射，逃過絕大的危險。有一次，他帶了百餘騎，出去巡遊，恰巧碰到漢朝有一位少年貴官，給匈奴三個射手追逐着，情形非常危殆。李廣救了他，見那三個射手已經去遠，便窮追不捨。到底給他追到，他親自當先，彎弓搭箭，射殺了兩個，第三個害怕得跑不動，便把他生擒了。李廣完全得手，預備退却，却望見前而塵沙捲起，有匈奴數千騎奔來。李廣帶的人，還不殺他們的十分之一，怎麼抵擋得住！

匈奴鐵騎迎面而來，也看見了李廣，以爲他們孤軍深入，明明是誘敵，不敢鹵莽輕進。他們便在附近的土山上，暫時駐馬少息，看清楚了對方的勁靜再說。那時李廣帶的只有百餘騎，他們全害怕得很。雖然李廣還鎮靜地站在那裏，望着前面，部下却想趕快逃走。李廣忙阻止他們，說：「不要走！我們一逃，匈奴數千鐵騎追擊過來，一定完全給他們殲滅的。現在我們離開本隊，已經有幾十里路，要逃是逃不了的。我們還是很鎮定地留在這裏，他們當我們有了計劃，是不敢冒昧殺過來的。」好，索性誘他們一誘吧！」

於是李廣下令，叫部下前進，離開匈奴的隊伍，不過一兩里路，方才停止。接着又下令，叫部下都下馬，放下兵器，解了鞍轡，表示休息的樣子。匈奴看到這模樣，分明是誘敵，自然更不敢出動。那時匈奴中有一位騎白馬的將軍，走上陣前，窺探情形。李廣立刻上馬，馳過去瞄準一箭，那位白馬將軍應聲落馬，李廣却閉着眼睛回到同伴的旁邊來。

這樣，攢持到天黑，匈奴總不敢衝過來。直到夜半，匈奴以爲漢的伏兵在旁，怕遭不測，悄悄地引兵退却了。李廣和他的部下，仍是一動也不動。第二天早晨，匈奴鐵騎連影子也沒有了，李廣才帶了他的部下，向本部回去。

李廣雖然勇敢，可是無功可表。

隔了幾年，李廣好容易升作將軍了。他帶了兵，出雁門關，跟匈奴打仗。這一次匈奴兵多，李廣戰敗，兵



士潰散。他受了傷，還親自斷後，給匈奴生擒了。匈奴是素來知道李廣的威名的，稱他「飛將軍」，現在居然捉到了他，十分高興。他們看見李廣的傷很厲害，不能騎乘騎，便做了一架抬床，放在兩匹馬的背上，讓他平穩地躺着。李廣不言不動，好像氣息奄奄的樣子。他們帶着俘虜向北走，走了十多里路，李廣微微地睜開眼來，看見旁邊有一個匈奴少年，騎着一匹高頭駿馬，跟着他們同行。那少年顧盼自豪，一點也不注意旁邊的戰俘。李廣却看眼裏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李廣倏地從抬牀上跳起來，騰身飛上那駿馬的背上，伸臂一推，那匈奴少年給從馬背上推下來。李廣趁他墮地的時候，很快地搶過他身上的弓箭。這一個奪馬的舉動，真疾如閃電。幾個押解的人措手不及，李廣把馬抽了兩鞭，好一匹駿馬！他撥開四蹄，向南奔去。後面的人七手八腳地救護那匈奴少年，一邊追李廣，誰知李廣遠得只剩一點黑影，那裏還趕得上！——李廣一口氣跑上幾十里，碰到了他的殘軍，收拾一下，回進塞去。他是這樣的標悍，怪不得匈奴叫他飛將軍！

然而李廣有功勞嗎？還是沒有。這次他是打了敗仗的。他回到了大本營裏，受軍法審判，幾乎給執行死刑，好容易判決褫奪官職，跟百姓一樣。於是一代勇將，閉門家居，悵鬱地住在藍田南山下。英雄無用武之地，半世戎馬，出死入生，偏得不到功名，李廣的心裏，是多麼的痛苦呀！有一次，他到鄉下朋友家裏去喝酒，故人相逢，話說得多一點，酒也喝得多了，不覺時間已晚。直到戌牌時分，才酒闌興盡，跟朋友告辭，一個從者打着燈，伴陪李廣回去。路上經過霸陵亭，那裏是往來要卡，駐紮幾個守兵，由一個小軍官帶領着。那小軍官因為夜深，不讓李廣通過。從者說：「來者是從前的李將軍。」小軍官聽了，冷笑着說：「就是現任的將軍，我也不讓他通過，何況是從前的！」李廣沒有法子，只好在霸陵亭裏，跟從者挨坐了一夜。他第一次體會到這樣勢利的滋味。

在跟匈奴的征戰中，李廣過了四十年。他已經是六十高齡的老將軍了。誰都知道他的功勞，匈奴害怕他的

聲威，然而他偏受不到封侯之賞。最難堪的，他幾十年來的同僚，甚至於他的部下，有好幾個才能武藝平庸得很，却早成名晉爵，而李廣還是一位依然故我的將軍！這是命運嗎？如果不是，還有什麼話來安慰這位老將軍？

最後一次，是漢皇帝的親戚衛青做總司令，帶兵出塞，遠征匈奴。李廣也在遠征軍中。李廣請求衛青，派他直撲匈奴的大本營，決一死戰。衛青不答應，偏派他走東面的那條路去迂迴包抄。那東面的一條，原是小路，路又荒涼又長，是很不容易走的。李廣沒奈何，遵了總司令的軍令，走那條路，又沒有嚮導，在莽莽沙漠中行軍，幾乎迷了路。等得達到迂迴的目的，匈奴軍早已遠走了。於是李廣非但沒有戰功，而且蒙到貽誤軍機的罪名。總司令衛青，扣留了李廣的幕僚，預備作軍法審判。李廣說：「這是我該負責的，我的幕僚並沒有罪過。讓我自己到軍法會議去吧。」這位老將軍，到了軍法會議的地方，慷慨激昂地說：「我李廣自從青年時代起，直到現在，跟匈奴打過七八十次仗，總是無功可錄。今番幸得跟從總司令遠征出塞，滿擬和匈奴正面交鋒，一決生死，可是總司令偏叫我走小路迂迴，因此失路誤期，毫無結果，這不是命運嗎？如今我已經六十多歲，可不能再屈身受軍法審判！」說完了，這位老將軍就拔刀自殺。

李廣有三個兒子。長子和次子，都是死在李廣之前的。三子也在李廣死後不久，受人暗算而亡。李廣的長子有一個遺腹子名陵的，從小勇敢善騎射，很有祖風。他入伍後，也隨處表顯他的軍事天才，便升為軍官，守備長城。這位李陵真不愧是將門之子！他還是一個少年，就帶了幾百個騎兵，深入沙漠二千里，窺探匈奴的形勢，結果是一無損失，全師而還，還帶回了極詳細的情報。這一個冒險的舉動，早有間諜報告匈奴的領袖；匈奴人便打聽這個少年軍官的家世，知道了之後，是一片驚嘆。

從此，李陵漸被重用了。他奉命訓練了五千新兵，駐紮在西北邊塞，防備匈奴。隔了幾年，漢朝大軍出塞

去打匈奴，另外派李陵帶了他的五千部下，出另一條路去攻打，借此分匈奴的兵勢。李陵遵令前進，總算是達到目的地，離開根據地已經千餘里了。於是李陵班師。誰知匈奴的領袖驅了八萬騎兵趕到，把李陵的軍隊包圍起來。李陵部下五千，孤軍深入，陷於重圍，只有苦戰着。他們且戰且向南退，一連八天，都是在衝殺肉搏中，一寸一尺地爭取退路。兵士的傷亡已過半數，箭盡弓斷，兵刃缺損，總算衝出了重圍。匈奴方面的損失人數，也將近萬，但是並沒有漢朝的生力軍，來接應李陵，而匈奴的鐵騎，還是一層層地包圍上來，那時李陵雖然勇敢，帶着一兩千殘餘的部下，又飢又倦，差不多全帶着傷，真是無能爲力了。

匈奴把李陵的軍隊，包圍得鐵桶似的，一面傳來領袖的命令，叫李陵趕快投降。李陵本來是決定「寧爲玉碎，毋爲瓦全」的，接着看到手下的殘兵，已經不滿千數，徒然犧牲，毫無好處，還不如投降匈奴，暫時忍辱含羞，做了降將軍，將來一有機會，再歸還漢朝。他既然決定了，便對匈奴招降的使者說：「我今番一敗塗地，已經沒有面目去見漢朝皇帝了。我答應你們的招降。」

李陵投降了，他的五千部下，在遠征的苦鬥中，幾乎全遭殲滅。潰散的敗兵，逃還漢朝的，不過三四百人。

自從李陵帶了五千遠征軍出發後，漢朝好久沒有得到他們的<sup>\*</sup>消息。後來，有幾個潰散的敗兵，陸續逃回，漢朝才知道李陵孤軍深入，陷於苦戰中。——不用說，他們一定要遭到殲滅的命運，也不用再派遣救兵去。接着，傳到的幾個消息，越來越壞，黃沙白草裏，是李陵的葬身所，他準是戰死了。

然而李陵偏是沒有戰死！從間諜口中得到的情報，是李陵兵盡援絕，答應了匈奴的招降。漢朝的君臣，開頭是將信將疑；李氏一門，素稱忠勇，都是仗義負氣的好男兒，那裏會投降匈奴呢？再隔幾時，確實可靠的情報來了，那是——李陵投降了，匈奴的領袖，看他青年英俊，是那樣的勇敢，又是飛將軍李廣的孫兒，便對李陵很優待。據說，匈奴的領袖把女兒嫁給李陵做妻，把官爵封賞李陵。李陵是貴了。——然而帶情報來的人，

只報告了表面的事情，他可不懂得李陵胸內的真心情，把它報告給漢朝。

漢皇帝大怒。他總以為李陵寧願戰死決不會投降的，誰知始料不及，恰得其反，因此皇帝是格外的生氣。照漢朝的法律，戰敗不死，投降外國，要嚴厲處分的。在皇帝的大怒下，李陵的家屬該倒霉了。他那年邁的母親，妙齡的妻子，天真無知的稚子，都被關到監獄裏。照漢皇帝的意思，要把李陵的家屬滿門抄斬，作後來者的鑑戒。羣臣都不敢說什麼。雖然大家都知道李氏是將門，三代爲國效勞，不應該得到這麼悲慘的報關。但是他們只好在心裏嘆息。有幾個大臣，甚至於趨奉皇帝的意思，說李陵辜負國，家屬應執行死刑。

當時只有一個人說幾句公平話。他是誰呢？就是官爲太史公的司馬遷。司馬遷跟李陵並不熟悉，更不用說什麼私人的交誼了。然而他明白李陵的家世，猜得到李陵的心情，他覺得無論如何，皇帝不該用這麼嚴酷的刑罰，對待李陵的後代。也許李陵雖然投降，還存心報漢，漢朝不該斷了他的自新之路。好一個司馬遷，他居然當廷替李陵說了幾句公平話，末了還說：「李陵的投降，不是他的罪，他孤軍深入，食盡援絕，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皇帝還得原諒他。」

這幾句話觸怒了皇帝。皇帝厲聲對司馬遷說：「李陵背叛投降，罪不容誅，你還給他辯護！你一定受過李氏的好處，給他作說客。」

司馬遷說：「不，我從來不曾跟李陵有什麼往還。我只覺得，爲了國家，爲了李氏世代忠勇，皇帝可以暫時饒恕李陵之罪。」

皇帝更加震怒說：「這是什麼話！還說爲了國家！你的話叫人臣不忠，也是跟叛逆一路！」

於是司馬遷也給關到監獄裏，雖然沒有處死，却受到重刑，使他成爲廢人。另一方面，李陵在匈奴，聽到家屬給漢朝誅戮，皇帝的震怒已經不能挽回，他只能南向洒淚。他是完全絕望了，他只好老死在匈奴中間了。

司馬遷是悲憤得很。他想生而爲廢人，反不如死。然而他沒有自殺。他明白留下身子，還可以做點事業。於是他理頭從事他父親尚未完成的工作——編寫一部空前偉大的歷史書。他做着這件工作，直到老年。司馬遷所編寫的，就是有名的史記。他因仗義爲朋友說話而受的冤屈，只能借生花妙筆來發洩了。

## 十二 馬援軼事

前漢（西漢）中葉以後，外戚擅權，勢凌君主。所謂外戚，就是皇后的母家，他們因爲是跟皇帝至親，大抵是皇帝的舅父，憑藉地位，把朝政大權，抓到手裏。偏巧那時的皇帝，不是懦弱無能，就是沖齡踐祚，自然不能限制他那跋扈的親戚。王莽就是前漢末年的一位外戚。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，又是野心家。他看到那時的社會，貧富懸殊。商人和大地主，盤剝民衆，窮奢極欲；而一般耕種的老百姓，貧無立錫之地，一碰到飢荒，不是展轉溝壑而死亡，就是賣身爲奴隸。大革命大暴動的恐怖，只要是有心人，顯然可以感覺到了。王莽自然是感覺到的。他謙恭下士，計劃改革社會的辦法，想實現他理想中的社會主義。他要達到這個目的，便把漢皇帝趕走，自己篡了帝位，改國號爲新。前漢是亡了。

但是王莽的改革，大地主大商人豪族都反對，因爲他損害了他們的利益。老百姓對於王莽太激烈的政策，而且朝令夕改，無可適從，也不歡迎。再加上王莽手下的不肖官吏，趁此漁利。結果弄得民怨騰沸，衆叛親離，非但不能戩消弭大暴動，反而羣盜蜂起，全國釀成極厲害的混亂。漢的貴族劉秀，利用人心思漢，起兵定亂，次第翦滅羣雄，統一中國。劉秀做了漢皇帝，恢復漢朝，史稱後漢（東漢）。

東漢定鼎中的功臣，號稱「雲臺二十八將」。然而一代英雄的伏波將軍馬援，竟不在二十八將之列。其實馬援的品格和功業，在那些人中，應該排列首選，因爲他的女兒，後來嫁給漢皇帝爲后，皇帝不願推崇外戚，

所以把馬援除外。這其間漢皇帝自然有着苦心的，好在馬援的功業和品格，並不因為不在雲臺二十八將之列，就減色了。

馬援輔佐劉秀，豐功偉烈，歷史書上有着記載，可以不用多說。這裏所敘述的，是他未顯貴時的事實。

馬援在四弟兄中，是最幼小的。他們的家世，也是書香門第。他的三個哥哥，學業已成，在地方上當着官吏，辦事幹練。馬援從小是研習經書的。當時研習經書的人，可以一步步的踏上青雲，做到大官。馬援有三個哥哥上前，負擔家用，他不用愁生活，原可以安心求學。但他已是十多歲的少年，一來他的志向豪邁，覺得一味誦讀死板板的經書，沒有什麼意思；二來他不治生產，仰仗哥哥們的供養，有失獨立的精神，自己也覺慚愧。有一天，這個不滿二十歲的少年，居然鼓起勇氣，對他的大哥馬况說起，預備停止求學，到北方去做畜牧事業。他們的父親在日，曾經在北方做過事的，父親雖早去世，可是在北方的老朋友遺很多，不怕沒有人指導。馬援對於北方天高地遠的畜牧生活，一直心嚮往之，到底向大哥請求了。

好一位大哥，他先不說什麼，就問馬援為什麼想停止求學，是不是厭倦了學問。馬援便老實地說出了自己的意思。大哥聽了，點點頭說：「也好。一個少年人，應該做點生產事業，借勞苦來操練自己的身體。我並不阻攔你。你自己努力，不在遲早，總有成功的機會的。」

於是馬援與匆匆地置辦行裝，預備出去墾牧。誰知他尚未出發，大哥馬况病故。自從他們的父親去世後，大哥是一家的家長。尤其是馬援，他在十二歲上做了孤子，可以說全仗大哥撫育成人的。此刻他爲大哥守喪喪服，自然不能戴馬上走了。慈愛的大哥永遠離開了他，他很痛苦；墾牧的志願不能實行，他的心裏自然沮喪。但是他決不忘記大哥的好處。從前他事奉大哥，好像事奉父親一樣；此刻他事奉寡嫂，正像對大哥一樣的態度。他的行爲，親戚和鄉里的人，全稱贊着。

馬援的學問不錯，品性優良，鄉里中全知道他是一個好青年。當時地方上的低級行政官吏，是由本地有聲望的人選舉的。馬援也給選舉出來，在地方政府中當差。這樣一來，他到北方去墾牧的念頭，完全打消了。

馬援的職務是督察，幫助地方長官，巡視一切。他成爲一個辦事幹練的青年官吏，很得長官的器重。那一天，他奉了長官的命令，押解一羣囚犯，到首都去。他們出發了。約摸有十二三個囚犯，給關在囚車裏，馬援帶着六個武裝的兵士押解着。這些囚犯，都是中年男子，模樣是那麼的可憐。他們面容憔悴，身體瘦削，好像是飽受監獄裏的磨折；身上穿着破碎的衣服，迎着西北風趕路，只是瑟瑟地顫抖。那些囚犯們給押出故鄉的城郭，向前途進發，總是哀哀地啼哭不住。他們中間的幾個，有着父母妻子相送，拖頭痛哭之後，那些家屬們還戀戀不捨，揮淚送到十里長亭，目送着囚車去遠。生離死別，這是多麼可悲的一幕，馬援是血性男子，看了也覺得心酸。他早已知道，他所押解的是死犯，預備送到首都去正法。可是他沒有工夫細閱所帶的公文，不知道他們究竟犯了什麼大罪。他們一邊趕路，馬援看到囚犯們徽釵的樣子，心中兀自覺得不忍。他便問他們說：「你們犯的是什麼罪呢？」

「死罪。」好幾個囚犯同聲說：「違反了新莽皇帝的命令？」

「怎樣會違了皇帝的命令呢？」

一個比較勇敢的囚犯說：「不瞞官長說，皇帝的命令，一個月要變更好多次；今天是這樣，明天是那樣。有時候前後兩個命令，完全相反，叫我們不懂文字的老百姓，怎樣遵從呢？一有差錯，老爺們就說違反了命令，捕送到京城裏去砍頭。唉，這樣的時世，老百姓無論怎樣做，還不是死路一條嗎？」

馬援聽了，連連點頭。

這時另一個囚犯也說：「唉，真是只有死路一條！皇帝派到各地方來辦事的老爺們，除了找老百姓的錯處

外，就是拚命要錢。我們給搜括得油乾燈草盡，活不下去，爲了塞飽肚子，偶然犯了一點偷搶的行爲，自然該砍頭了。」

「想想我呀！」另一個面有病容的中年囚犯說：「我的家裏有六個小孩子，我幾十年來耕種的田地，給斷驛皇帝派來的人給沒收了。沒有田耕種，沒有米穀收穫，孩子們都喫凍餓。天呀，叫我怎樣的會不犯法呢！」他說得傷心，又是痛哭起來：「我給送到京城裏去殺了，我那些孩子們怎麼好！」

給他一哭，十幾個囚犯多垂淚哀泣。他們都是老百姓出身，誰無父母妻子？怎不想念他們呢？馬援也頻頻拭淚，低聲自語說：「苛政猛於虎！可憐這些人，全是苛政下的犧牲者。……」他突然很激昂地說：「我太不中用了，流淚哀泣，不是大丈夫的行爲。我雖然沒有力量反抗苛政，可是我不能穀親自送他們去就死。他們並沒有犯罪，或者因不幸而犯罪，他們不應該死。如果我是一個大丈夫，我該從殘暴的苛政下救助他們！」

於是馬援嚴肅地分付押解的兵士：「快打開囚車。」

兵士中的伍長說：「打開了囚車，恐怕犯人要逃跑的，這個責任很重大呢。」

馬援毫不遲疑地說：「這個責任，自然該是我負的。——把囚車完全打開！這是我的命令。」

因爲馬援是押送的官長，兵士們只得遵令，把囚車打開。囚犯們不懂得馬援這個突然的舉動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倒驚呆得不敢離開囚車。那些囚犯和兵士，都睜着烏溜溜的眼光，看着馬援嚴肅的臉。

馬援頓足催促囚犯們說：「走啊，快走啊！你們是可憐的人，我不忍送你們去正法，所以擅自釋放了你們。去吧，去跟你們的父母妻子團聚，去走上自新之路。」

那些囚犯們感激涕零地站起身來。這一帶是路上最荒僻的地方，他們極容易脫身的。但是他們並不就走，其中有幾個稍聰明事理的人問：「官長，你釋放了我們，我們得生，你自己不是犯了死罪嗎？這個怎麼可以呢？」



「不，我不肯做苛政下的犧牲者！」他回頭對押送兵士說：「你們也不必到京城裏去了，就此回本城去，告訴長官，說囚犯是我強迫你們釋放的，該負責任的是我。我馬援決不會牽累你們的，且慢，讓我在所帶的公文上寫了幾句，簽名畫押，好叫長官相信。」於是他靠在囚車上，拿出公文和筆來，就草草寫上幾句，交給伍長。

囚犯們全像籠鳥得到自由一樣，四散走開了。馬援看着他們走遠，才對兵士們說：「弟兄們，再見。我也只有在亡命中過日子了。」

自然，兵士們回去覆命，馬援擅自釋放重犯，受到政府的通緝。也許通緝並不怎樣嚴厲，馬援又有朋友們幫忙，他到底給漏網出去。他亡命的目的地，不是別處，就是他從前憧憬的北方。北方有他的親戚故舊，地廣人稀，很有發展的機會。其實馬援還想看看北方雄偉的山川形勢。他很平安的到達那邊，就攔在任氏的家裏。這裏，新莽皇帝的追捕者，是決想不到的。

任氏是這裏的大族，也是大富豪。他們擁有不少的奴隸，放牧着比海邊沙礫還多的牛馬。在北方青青的平原上，大規模的畜牧，是怎樣壯闊的情景。馬援沈醉到極點了。他開頭原是依靠任氏的；不久，有了親戚故舊的招呼，因為馬援的聲望和才能，很有許多人來歸附他。他也做起畜牧主來。也許有人以為馬援從事賤業，馬援為利，遠大的志願從此消滅。馬援却嘆息說：「大丈夫為志，窮當益堅，老當益壯。我避難到這裏，爲了免得游手坐食，才從事這個，難道我一味以積聚財富爲事嗎？」

馬援做畜牧事業，簡直是大材小用；然而他的能幹，是到處可表見的。幾年之間，他的畜牧和墾殖，全很順利，居然白手成家，擁有牛馬羊數千頭，穀數萬斛。他的積聚財富，果然達到目的。但他不想做一個守財奴。他說：「我積聚財富，原想來幫助別人，否則財富對我有什麼用處呢！」

他把所有的牛馬穀物，全送給了需要中的親戚朋友們。財富「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」，他非但不惋惜，反而覺得很高興。他仍舊作貧士的打扮，穿着羊裘皮褲，在北地往來。

\*

\*

\*

\*

後來馬援跟從劉秀，爲東漢的開國功臣。他給封爲伏波將軍。他最著名的戰役，是征服越南的交趾。那一次奏凱回京，大家都慰勞他，全是一片祝賀語。馬援却居高思危，態度非常謙虛。他告訴祝賀的人說：「如今南方雖平，匈奴和烏桓，還在侵略北方國境，我想請皇帝派我去禦敵。說我年邁嗎？我該老當益壯。男兒漢總得爲國宣勞，死在邊野上，拿馬革裹尸還葬，怎可以在床上，死於婦人稚子的身邊！」

死在邊野上，馬革裹尸而歸，這原是馬援的願望。他不是徒作壯語，却是實踐的。幾年後，馬援已是六十歲的高齡，聽得南方反叛的蠻夷，非常猖獗，便請命往討伐。皇帝答應了他。這位老將軍，深入蠻煙瘴雨之鄉，在重山深箬之中，跟蠻夷相搏戰。開頭是勝利的。可是窮追進去，蠻夷占據高處，扼守幾個要塞。馬援雖勇，天時地利兩項，便吃虧了。當時暑熱很厲害，將士們受到疫疾死的很多；馬援也因爲水土不服，害起病來。他在病中，還臨陣觀戰，旁邊的人看他那壯心未已的樣子，都深受感動。可是他病已重了，到底死在營裏，應了他馬革裹尸的志願。

## 十三 黨錮剪影

東漢末年，外戚、官僚、宦官互相爭權，把朝廷上鬧得烏煙瘴氣。一般名流士大夫，交結達官，批評朝政，參加政治活動；皇帝却想利用宦官，從外戚官僚的把持裏，奪過大權來，而大權仍給宦官所操縱。宦官因爲親近皇帝，總是勝利的。那些名流士大夫，與政治的惡勢力奮鬥，一朝失敗，接着便是受殘酷的捕殺。但他

們却視死如歸，轟轟烈烈的依義的行爲，博得當時社會的同情，給後世所贊歎。

外戚梁冀掌握着朝廷上的大權，而且有梁太后在內主政，他的威勢真是炙手可熱。當時的漢皇帝（質帝劉續），是一個九歲的孩子，自然一切只好聽貴族大臣擺布。但是這個幼稚的皇帝，却生性聰明，很懂得世情。他覺得梁冀這樣的把持，做皇帝也是絕無樂趣。在朝廷上，皇帝看到梁冀的氣派，不禁說：「好一位跋扈的將軍！」梁冀聽了，就很不高興；這孩子現在已經痛恨自己，將來長大執政，這還了得，梁氏一定要遭到族滅！不如先下手爲強。於是梁冀把毒藥放在餅餌裏，獻給皇帝吃。可憐那個九歲的皇帝，就給梁冀毒死了。

朝廷上的貴族大臣，安排後事，討論皇位繼任者的人選。大臣李固杜喬，主張迎立清河王劉恭，因爲他素有賢名。梁冀和宦官勾結，却擁立一個十五歲的少年，蠡吾侯劉志，做了漢皇帝（桓帝），梁太后臨朝聽政。李固和杜喬全是忠正的大臣，跟太后、外戚、宦官不相投合，自然遭到排擠而免職。但梁冀因爲這兩個人不肯阿附權貴，又爲衆望所歸，總想陷害他們。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。他便以莫須有的事件，誣告李固杜喬謀反，捕捉下獄。這兩個正直的人，怎肯認罪呢？他們在獄裏受到拷問威脅，總沒有供狀，是不必說的。當時的名流士大夫，有的曾在李杜的門下，受過他們的提拔；有的想望羊求，欽佩這兩位的忠正。大家聽得他們含冤下獄，都扼腕太息，差不多要暴動起來。

李固的門生王調，自己帶了桎梏，到朝廷上書，說明這件事的冤枉；並且說自己願意束手受縛，代替他的老師。同時，河南的士大夫趙承等幾十個人，大家到朝廷上來，聯名請願，救援李固。激昂的士氣，連梁太后也感動了；她知道衆怒難犯，叫梁冀釋放李固。梁冀照行了。李固才走出獄門，外面就有千餘的大學生和士大夫迎接他；大家擁着他經過街上，兩邊的人們，齊聲高呼萬歲。情形比皇帝御駕出來還熱烈。梁冀聽了，知道李固這樣得人心，將來一定要毀在他的手裏，便仍舊捕捉了他，不經審判，處以死刑。接着，杜喬也死在獄

裏。兩個忠正的大臣，可憐以莫須有之罪，犧牲在跋扈的權貴手裏，而且死得那麼不明不白！

梁冀還想借此來威嚇別人，他下令把李固杜喬兩人的尸首，陳列在大路的中心，誰敢哭弔的就是他們的同黨，就得治罪。市人們雖然悲痛，可是誰也不敢得罪權貴，只好在暗地裏嘆息。但是也有幾個不怕死的讀書人，居然批梁冀的逆鱗。有一個姓名叫郭亮的，原是李固的弟子，正在首都的太學裏游學。他自己背着刑具，到朝廷上書，請求收葬李固的尸體。朝廷上自然不允許，郭亮便守在老師的尸旁，一步也不離開。守衛的兵士恐嚇他，他還是不動。旁邊還有一個南陽人董班，也在哭弔李固，陪伴着尸體。還有一個楊匡，曾經在杜喬的手下做過事，他聽到杜喬慘死，號泣奔喪，星夜趕到首都。他冒着梁冀的禁令，再度到朝廷上書，請求恩准賜葬。朝廷上的百官，也在暗中議論。梁冀的威勢壓不到這幾個人，他的方法窮了。仍舊由梁太后解圍，下令應許威屬把李固杜喬的尸體收葬，事情才告一段落。有幾位貴族達官，欽佩董班楊匡的俠義，想徵用他們，但是他們早走了。

當梁冀捕殺李固的時候，李固的家屬在家鄉，地方官受到梁冀的密令，把李固的兒女也捕捉下獄。李固的門生王成，趁着混亂，帶了李固的幼子李燮，偷偷地逃跑出去。王成想：萬一不幸，李固一家遭到族誅，不可令正直的人無後，留着這點骨血，將來總有恢復的機會。王成和李燮逃奔到了徐州，自然改變姓名，先爲餬口打算。李燮在一家酒舖裏，做一個傭保，王成在街上賣卜。兩個人做出不相識的樣子，絕不往來，然而在暗地裏，王成很仔細地照顧他。雖然事情已經結束，王成還不讓李燮回去，因爲梁冀在朝，也許他還要下毒手斬草除根。直到十三年後，梁冀得罪皇帝，受到誅戮。王成才帶李燮回本鄉去。那時李燮早已長成，而且娶了酒舖的姑娘爲妻。王成的責任才算盡了。

接着，到公元一六六年，有了第一次的黨錮之禍。士大夫義俠的行爲，有着更激昂的表現。

當時宦官跋扈，朝廷上幾個正直的長官如陳蕃、李膺等憂憤國事，偏不肯阿附他們。宦官們便激怒皇帝，把李膺等捕捉下獄。皇帝還下令各地方，搜捕李膺的同黨，一班名流全在名單中。照宦官們的意思，原想把正直的人，不管在朝在野，一網打盡。被捕的黨人中，最有名的，是汝南 范滂。范滂的學問道德，是一向著稱的。他曾經被故首相黃瓊所提拔，委派他做視察，去調查河北的政治情形。范滂受了命令，就以澄清天下，當作自己的責任。那裏的貪官污吏，聽得范滂前來的消息，都趕緊自動辭職，免得受他彈劾。但是有幾個地方的長官和鄉紳，有朝廷上的權貴做奧援，却並不介意，照樣地在橫行。范滂偏不徇私，依照調查所得，依實向朝廷上報告。單河北一個地方，給他彈劾的官紳，有二三十名。朝廷上說他彈劾太多，要他馬馬虎虎一下；並且暗示他，得罪權貴，可不是玩的。范滂說：「農夫種田，把什草完全除去，禾稻方能繁茂；忠臣在朝，除去了奸邪，政治方能肅清。我的彈劾如果不確，甘受詆毀；除此之外，我是不知道的。」朝廷上的權貴雖然懷恨在心，可是不能發奈何他。

第一次捕捉黨人的事起了，范滂被捕下獄，一起有二百多個名流士大夫，都帶上刑具，做了階下囚。皇帝委派宦官王甫，前往訊問。王甫問范滂說：「你們互相標榜，結黨成羣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」范滂說：「從前孔夫子的話：見善如不及，見惡如探湯。我們原是稱譽善人，彰顯惡徒，讓朝廷上有所參攷，怎敢成羣結黨。唉，想不到古之修善，自求多福；今之修善，身陷大戮。如果我們該明正典刑，希望把我范滂的尸體，埋葬在首陽山的旁邊，跟伯夷、叔齊在一起。我上不负皇天，下不愧夷齊，死也是很安心的。」王甫聽了這樣的豪語，也很受感動。

後來這批黨人，蒙漢皇帝釋放，免職歸鄉里，焚燬終身，永不錄用。自然范滂也在廢棄之列。他被驅逐回鄉時，汝南 南陽的士大夫出來迎接，竟有車數千輛。

公元一六九年，宦官向皇帝進讒，朝廷第二次下詔捕捉黨人。那時所謂黨人已全廢棄在鄉里，朝廷便叫各

地方長官捕捉他們，下獄拷治。這一次名流士大夫犧牲生命的很多。范滂也在搜捕的名單裏。汝南的督察員吳道，受到詔書往捕范滂。他到了范滂所任的征羌縣，就攔在客棧裏，並不出去。他緊閉了門，躲在房裏，伏案涕泣。大家不知道他爲了什麼緣故，又不便去問他。其實吳道身爲官吏，不能敬違背政府的命令，要他去捕捉這個正直的人，他的心裏是怎樣的痛苦呢？范滂是他素所欽佩的，又叫他怎樣下手呢？

范滂早風聞到嚴捕黨人的命令，聽到吳道的事，他聽說：「吳督察一定是爲了我。」於是他就挺身自往縣獄。縣長郭揖大驚，他解下印綬，處分了公事，夜中到獄裏對范滂說：「天下很大，何處不可棲身，像你這樣有才德的人，怎可在獄裏束手受戮呢？我拚着縣長這個職位，陪伴你一起亡命出去吧。」范滂推辭說：「范滂得罪宦官，所以他們要得我心；我一死，事情也可結束了。我怎敢牽累我公呢？我出亡了，我的老母不能敬走掉，害她受苦，我也不願。」他終於拒絕了郭縣長的好意。

范滂的老母到獄來探望。生離死別，一番悲傷，自不必說。范滂安慰老母說：「我弟仲博孝敬，他會供養母親的；我爲國事犧牲，從父親於地下。希望母親忘記了我，心裏不要過分悲感。」老母說：「你如今爲黑暗的政治而犧牲，跟李固杜喬等一樣，死復何恨！既然要名垂百世，又要壽考令終，這兩者可不能兼的。」范滂聽了老母大義凜然的話，垂淚跪拜，跟她辭別。旁邊還站着范滂的兒子。范滂回頭對他說：「孩子，叫我給你什麼遺言呢？我要叫你爲惡，但是惡不可爲；我要叫你爲善，難道我是惡人，所以有此悲慘的結果嗎？」於是三十三歲的范滂，就死在獄裏。

朝廷上嚴諭各地方長官，叫他們在自己管轄的地方，檢舉黨人。有些地方長官，爲了迎合中央的意旨，檢舉的名流士大夫，總在數十名以上。只有平原地方的長官史弼，偏不會檢舉一個。——他固然是玩忽功令！詔書裏嚴詞申斥着，朝廷上派來的督察官，當面處分屬吏，詰責史弼，說：「朝廷疾惡黨人，叫各地方長官努力

檢舉。如今山東六郡，五個地方都有黨人，難道單是平原這個地方會沒有嗎？」

史弼說：「從前的王上整理天下，劃界分境，各地方水土不齊，風俗不同，可不能穀依例類推。另外的五個地方全有黨人，單是平原地方沒有，也是很可能的。如果說，要我奉承上司，誣陷正直的人，用非刑濫罰相拷問，那末平原地方的家家戶戶，都可指爲黨人。這樣的事，我是寧死不能做的。」

史弼爽直的話，自然觸怒了那位督察，於是他奏告朝廷。宦官的領袖侯覽，十分生氣，便陰謀陷害史弼，誣告他誹謗朝廷，派兵捕捉他，關入檻車，送到首都去審訊。他顯然是犯了大罪，也許要遭滅族之慘，因此他的屬吏們，全不敢來送他。只有他的朋友裴瑜，一路伴行，走了好一段路，方才依依不捨地告別。臨別時裴瑜安慰他說：「我公反對殘暴的宦官，主持正義，因此獲罪朝廷，萬一不赦，名垂青史，也是值得的。希望我公不要害怕就變。」

史弼說：「不勞叮囑。誰說荏草很苦，我只覺得像飴糖一樣的甜。我能穀爲國家爲正義而犧牲，九死不恨！我友，再見吧。」

還有一位義士魏劭的，恐怕押解的兵士，路上摧折史弼，遭到不測。於是他自己揀去服裝，打扮作僕人模樣，假稱是史弼的家童，伴送主人上道。他在一路上，將護史弼；史弼在囚車裏，也虧得魏劭的照料。他們到達了首都。朝廷上便把史弼捉去審訊。審訊是很草率的，完全照侯覽的意思判決——自然是判決死刑。得罪了炙手可熱的宦官，還有命嗎？魏劭聽到這消息，急忙東奔西走，想搭救史弼。雖然史弼在獄裏，安心待死，外面的情形，什麼都不知道。

魏劭找到幾個同郡的人，跟他們商量。這幾個人也是很熱心的。他們想到要搭救史弼，解鈴還須繫鈴人，非得跟侯覽設法不可。侯覽是很貪錢財的。於是魏劭和幾個熱心的同志，賣掉了本鄉的房屋，得到一筆可觀的錢財。魏劭拿了這筆錢，託人向侯覽行賄。侯覽見錢眼開，轉怒爲喜，馬上暗示法官，免掉史弼的死刑，判了

較輕的罪。

在這次裏，平原地方，給史彌所保全的士大夫，爲數是很多的。

第二次緝捕黨人的原因，是有人承奉了侯覽的意旨，上奏誣告名士張儉等共爲部黨，誹謗朝廷，危害社稷。緝捕的名單上，首要就是張儉。因爲侯覽對於他是恨透了，一定要捉住他正法。

張儉只好出走。但是後面的追騎，總接踵在搜捕他。天下之大，好像沒有他容身之處，他遠遠如喪家之犬，在困迫中，望見門戶，即敲門求止宿，隱匿一下。大家知道他是張儉，都敬重他的名行，不借冒險收留他。那次他逃到東萊，就攔在李篤的家裏，誰知有人走漏消息，追兵接着就來了。

李篤聽得外面人聲嘈雜，把大門敲得很厲害，知道不妙。忙叫張儉到內室裏去一避，親自出去開門。原來是外黃縣長毛欽，帶了兵士，前來捕捉。李篤跟毛欽素來相識，便請他裏面來坐，一面由毛欽分付兵士，叫他們稍稍安靜些。兩個人一坐定，毛欽就老實說，有人密告張儉藏身在這裏，他是奉命來搜捕的，還得請李篤原諒。

李篤說：「張儉得罪朝廷，做了亡命之徒，我那敢收留他。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德行著稱的名士，爲天下士大夫所欽佩。如果他躲在這裏的話，我公難道會捉他嗎？」

毛欽嘆息說：「我怎不知道他是名士，公務在身，我又不能違抗。我想張儉一定在這裏。你冒險收留他，這真是俠義的行爲。」

李篤說：「我不願獨占俠義的美名，我想分一半的俠義給我公，不知道我公以爲怎樣？」

毛欽說：「我不忍陷害義士——罷了，我回去報告，說搜捕不到，準備受處分吧！」他歎息告辭，帶了兵士走了。



追兵已走，李篤指示張儉亡命的路線；叫他向北走，溜出長城，逃到異邦去。張儉跟魯國的孔褒素有交情，他到魯地，去找孔褒，偏巧孔褒到另外的地方去旅行，應門的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，孔褒的兄弟孔融。孔融知是張儉，就讓他隱藏了幾天。但是追騎不肯放鬆，他們追蹤前來，張儉已在事先離開了孔家。自然，孔褒兄弟，爲了收容朝廷罪人，都被捕捉下獄。那時命令很嚴厲，誰敢收留張儉，一朝事發，就判死刑。地方官訊問兩兄弟：「究竟是誰收容張儉的？那個人就得抵罪，另一個可蒙釋放。」

孔融忙說：「自然是我！張儉到門，是我迎接他進去，將他收留的。」

孔褒搶着說：「不對！張儉一向跟我有交情。他到我家，原是我來找我。我弟不明情形。其實應該是我來抵罪。」

訊問的長官聽他們的話都有理，難於裁判。便把他們的母親喚來問：「究竟誰是負責的？」

孔母說：「家裏的事，由家長主持，也該由家長負責。我是家長，抵罪的應該是我。我的兩子都不該負責的。」

兄弟倆互爭自己抵罪，審問的長官已經給弄得很有難；如今加上他們的老母，又是當仁不讓。一門爭死，這案件怎樣判決呢？地方長官沒有辦法，便向朝廷上請訓。——一個是十六歲的少年，另一個是老母，朝廷上自然指定孔褒抵罪處死刑。

張儉是幸得脫身，逃出長城外的。

在第一次緝捕黨人以前，朝廷上執政的長官，原是陳蕃竇武。陳蕃竇武原想排除宦官，肅清宵小，態度很是積極。但是宦官的領袖曹節王甫，詔事廢太后，太后很信任他們，因稍猶疑，不贊成盡廢宦官。於是給了宦官一個機會。曹節挾皇帝下詔書，拜王甫爲黃門令，收捕竇武陳蕃二千人。

政變發生了，陳蕃還想挽回，率領都吏門生八十餘人，入宮要救竇武，被捕下獄死。竇武率親兵反抗。正巧將軍張奐帶兵從外面回到首都來，曹節便說竇武謀反，使張奐討伐竇武。張奐全不知情，自然奉了命令，和王甫一起圍攻竇武。竇武不敵，當場自殺。於是宦官得志，遷竇太后於南宮，跟陳蕃同謀的劉瑜馮述，都遭滅族。陳蕃竇武的宗親姻屬，悉在收捕之列；他們的門生故吏，全都免職禁錮。張奐因為有功，晉位大司農封侯。但張奐知道因不知情而鑄成大錯，固辭不受。

有一個做議郎官姓名叫作巴肅的，原跟竇武等同謀。陳蕃失敗後，皇帝受了宦官的煽惑，下詔同謀者都處死刑。但宦官們不知道巴肅，他幸而脫漏了，只遭到禁錮鄉里的處分。後來宦官們查悉了，便叫地方官捕捉他。巴肅便自己投到縣獄裏去。縣長見是巴肅，預備棄職跟他一同亡命。巴肅却說：「爲國家臣子的，有計謀不敢隱瞞君王，犯了罪不敢逃避國家的法律。這是天經地義。我怎能殺逃避刑罰呢？」他視死如歸。終於跟隨陳蕃竇武於地下。

陳蕃死於政變中，連尸體亦沒有收殮，暴露在那裏。他的朋友朱震，趁着混亂，買通了幾個人，把陳蕃的尸體草草收殮，而且把陳蕃的兒子陳逸藏匿起來，免得遭到宦官的毒手。古語說：「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。」朱震的行爲，真對得起去世的朋友了。然而事情不密，給小人去向宦官告發。宦官見朱震這樣大胆，敢犯虎威，自然十分憤怒。朱震的一家，無論老幼，都被捕下獄。一家帶了刑具，在獄裏哭哭啼啼，情形是很悲苦，但沒有人說一句抱怨的話。獄官拷問朱震，要他說出陳逸藏匿的地方，朱震抵死不承認有這會事，他雖然犧牲了生命，陳逸却得免於難。

竇武失敗自殺，他的尸體也暴露着沒人收殮。幸虧有他舊日的一個府吏，姓名叫作胡騰的，把他收殮了。胡騰做下這事，也觸怒了宦官，總算他的幸運，只免職禁錮，不曾送掉性命。

竇武有一個孫兒叫輔的，年才兩歲。曹騰拿來說是自己的孩子，跟張敞一同把他藏匿着。曹騰和張敞，顯

然想做效程嬰和公孫杵臼。幸得宦官不去根究這兩歲孩子的下落，大家是保全了。

\* \* \*  
李膺不怕權貴，主持正義，是宦官們久欲甘心的。他在首都做法官的時候，曾經得罪宦官。原來在洛陽，有一個方士，姓名叫作張成的，擅長占卜吉凶。他靠著這點技術，跟宦官們結納，甚至於連皇帝也有時請他去占卜。張成有一個私仇，他老早想刺殺這個私仇，又怕干犯國法。有一天，張成推占時局，看到天上的星象將有變動，皇帝一定要舉行大赦。於是張成便差他的兒子，去殺死了仇家。自然，李膺督促收捕，把張成關在獄裏。到審問的時候，張成的態度十分從容，他坦率承認，言語之間，還侮辱審問的法官。一來，他靠熟識的宦官做撐腰，誰敢得罪宦官；二來，他自信占卜靈驗，皇帝必將大赦，便可出獄。殺人者死，國有常刑，李膺自然不買宦官的帳。但是他還沒有把張成判刑，果然，皇帝看到天象的變動，舉行大赦。張成在赦免之列。他是怎樣的得意呀！他在牢獄裏，向獄友大誇其口：誇耀他那占卜的靈驗，誇耀他殺人而不受刑，誇耀他和宦官們怎樣的交好。尤其是說到宦官們，好像他有了他們撐腰，什麼非法的行爲都可以做。這些話傳到外面去，自然激怒了李膺。他要主持正義，不肯讓這些壞蛋仗勢殺人，還逃避了誅戮。於是他按照法律，張成不在大赦之列，馬上把他用正典刑。

張成被誅，他所交好的幾個宦官非常不高興。但是李膺是照法律辦事的，他們只好用陰謀來對付他。正巧張成的弟子牢修，來請宦官們幫助。於是他們便叫牢修到朝廷去上書，控告李膺等一千士大夫，結黨成羣，毀謗朝廷；宦官們更在皇帝前面，興風作浪，說李膺等的壞話。皇帝震怒，下令緝捕他們，釀成了第一次的黨錮之禍。

第一次黨錮結束，李膺削職歸鄉里，禁錮終身。當陳蕃竇武執政的時候，仍舊請李膺到朝廷來做事。不久，陳蕃在改變中殉難，他又給免職。他再回到鄉里，決意不向宦官們屈服。第二次黨錮又起了，皇帝受了宦

官們的煽惑，下令各地方長官，緝捕名流和士大夫，預備一網打盡。緝捕的詔令到了郡縣裏，有人先向李膺通風報信，說：「朝廷上派來捉你的人快到了，我公何苦枉自犧牲，請趕快出走吧。」

李膺毅然說：「不必。我生平一直以正義爲鵠的。如果我是有罪，皇帝要緝捕我，我理行奉命，怎麼可以逃誅呢？我年已六十，死生有命，叫我出走到那裏去！」可憐這個六十老翁，凜然赴獄，遭到宦官的毒手，死於非命。

李膺既死，他的門生故吏，也全受到禁錮的處分。有一個做侍御史<sup>\*</sup>的官，姓名叫作景毅的，他的兒子景願，也是李膺的門人。總算景氏父子幸運，宦官們查究的名單上，他漏去了他們，景毅仍舊可以在朝廷安然做官。但是景毅慨然說：「我本來敬重李膺的德行，才叫我的兒子去拜他爲師。如今李公死了，我兒偶然脫漏名單，難道自以爲幸運，便忘記了老師嗎？」於是他自己上書，聲明跟李膺有關係，辭職返鄉里。<sup>\*</sup>

後漢末年的兩次黨錮之禍，把正人義士，誅鋤殆盡。直到黃巾賊一起，天下大亂，朝廷才想到收攬人心，赦免禁錮的黨人。但是已經遲了，漢朝的滅亡，也在旦夕間了。<sup>\*</sup>

## 十四 臧洪絕袁

漢末經過黃巾賊的大亂，朝廷上威令不行，中央集權制度崩潰，變成了地方分權。各地方長官，原是本地的大族，有的是朝廷上派出來的大員，他們執掌重權，手握重兵，割據稱雄，簡直有點像土皇帝的樣子。當時朝廷上的情形，原也不敢恭維，在上的皇帝，不是昏庸，便是愚弱，一點也沒有人君之度。先是宦官和大臣爭權，把朝廷上鬧得烏煙瘴氣；接着是武將入京，靠着兵力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如董卓曹操便是。中央政府既然

這樣的不行，自然各地方的長官，更有理由不奉朝廷命令了。

且說這幾個地方長官，大都是出身世家大族。他們根深蒂固，還擁着私人的部下。他們對待部下，以恩惠相結，視若一家一族；真所謂「外託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親」（周瑜語。）因此部下對於他們，視若主人，跟封建時代士大夫對於上面的高級的貴族，很有幾分相像。其間也很有幾件忠義的史實，足於跟先秦的故事媲美的。

臧洪的懷舊不忘，壯烈就義，就是其中的一例。

臧洪是廣陵地方人，他很有學識和才幹，在本地方的長官張超部下做事。張超很器重他，對於他差不多言聽計從。雖然臧洪的地位並不高，可是他在張超那裏，做事的日子長久，上下的感情很好，簡直像自家人一樣。誰都知道那次張超首義而聲討董卓的事，是臧洪的主張。原來當時董卓蟻踞首都，漢皇帝成了他的俎上肉，他很想偕行大逆，但是恐怕各地方的長官不服。臧洪知道人心思曠，全反對跋扈的董卓，便勸說張超，叫他首先發起，約會各長官，聲討董卓，解朝廷的困厄，並可博得勤王的美名。張超認為有理，便邀請各地方長官，在酸棗會議，結成聯合陣線，聲討董卓。各長官互相推選望族袁紹做領袖。他們帶的軍隊，也算是河北的精銳。怎奈董卓的部下，兵衆馬壯，原是驍勇的西涼兵，身經百戰的。而且各長官意見不一，袁紹又徒有虛名，不成大事，結果聲討董卓轟轟烈烈的一幕，却無功而散。不過袁紹發見了張超手下，有着臧洪這樣能幹的人，暗暗羨慕，很想等機會把他收羅到自己的麾下。但是袁紹並不冒昧啓口，他知道張超決不肯放棄一個能幹而得力的部下，而臧洪也不是以區區富貴所能引誘的。

可是機會來了。張超委派臧洪做使者，到幽州長官劉焉那裏去，接洽一點事。從廣陵到幽州，是得經過河北的。那是袁紹統治的區域。照人情上說，臧洪奉命經過河北，也得到袁紹那裏去應酬一下。袁紹很客氣地招

待他，讓他逗留了好幾天，不放他走。一邊袁紹述說鄧嘉情殷，婉勸臧洪在他那裏做事；一邊袁紹又差人去告訴張超，請他讓臧洪留在河北。張超害怕袁紹的勢力，自然一口答應，還親筆寫了一封信給臧洪，叫他跟從袁紹。臧洪沒奈何，只好答應了。但是他還寫了一封回信給張超，說自己決不忘記從前的主人，如果有緩急之間，他必來盡力的。

袁紹素以禮賢好客著名。他待臧洪真好。他看到臧洪忠義無雙，便想用重恩厚惠來結他的心。臧洪在張超手下，原是一個中級的官吏，袁紹却一步步提高他的地位。最後，臧洪受袁紹舉薦，做到東郡地方的長官，地位簡直跟張超差不多。袁紹想，臧洪從此該忘掉從前的主人，死心塌地給自己效力了。誰知臧洪不是這樣的人！他所以屈事袁紹，原希望借他的勢力，給朝廷上做點事業，並不是貪圖袁紹給他的富貴的。

臧洪一直懷念着舊主人，跟張超音問常通，十分關切。那時羣雄併吞，互相爭戰，張超的兵力薄弱，臧洪很給他擔心。果然，不幸的事發生了。曹操起兵東征，攻打張超。臧洪聽到了這個消息，非常焦急。他馬上想去救援張超。但是，現在他是袁紹部下的人，要動兵戈，總得聽袁紹的命令。而且臧洪自己，只有幾百名親兵，前去抵敵曹操的大軍，簡直是以卵擊石，徒然犧牲無益。他馬上去請求袁紹，請兵幫助；誰知袁紹正希望張超敗滅，好絕了臧洪藕斷絲連的念頭，連回音也不給臧洪。臧洪急了，正想再派人去請求袁紹，張超的敗報到了。張超的孤軍困守雍邱，給曹操包圍着，已經支持不住，快要陷落。張超相信臧洪一定借了袁紹的兵來解圍，天天在盼望着。於是臧洪親自星夜兼程，趕到袁紹那裏去。他一見袁紹，痛哭流涕，請求他發兵，去救張超。袁紹嚴詞拒絕說：「我跟曹操和好，決不能爲了毫不相關的張超，妄動兵戈的。」

臧洪悲切地說：「張公是我的舊主人，我怎能坐視他的敗滅，不加援手。請我公原諒我這一點苦心！」無論臧洪說得怎樣誠懇，袁紹總是搖頭不答應。他冷冷地說：「臧洪，你不該忘記我是怎樣的提拔你。如

今你是我的部下，不是張超的部下了。」他說完就退座，只剩臧洪一個人默默地坐着。

臧洪只好回到東郡去。張超送了最後的消息來，說袁紹的救兵不來，雍邱城的陷落在旦夕，他惟有束手受戮的命運。臧洪也管不得袁紹的不答應了。他含着淚，勉勵自己的幾百名親兵，帶領他們前去赴難，跟張超同存亡。他們正待出發，袁紹的命令已到，禁止臧洪離開本地，並嚴守各關隘，不准臧洪通過；如果他擅自進軍，以叛逆論，着各軍邀擊。

臧洪是完全絕望了。他雖有赴難之心，插翅難飛，只得夢想奇蹟出現，挽救張超。但是強弱懸殊，怎會有奇蹟呢？雍邱城是陷落了，張超全軍覆滅，他的一家也遭到曹操的殺戮。張超臨死時，還念着臧洪的名字，連聲說：「子源是天下的義士，他爲什麼不來救我呢？唉，子源爲什麼不來救我呢？」（子源是臧洪的字。）臧洪聽了，捶胸痛哭。他說：「我負了張公！我負了張公！」最後，他拭乾眼淚，決然說：「我已經負了張公，有虧忠義之道。張公是間接死於袁紹的袖手旁觀，坐視不救。我可不能再將錯就錯，覲顏事仇，對不住地下的舊主人。袁紹待我的恩惠，原是假仁假義，厚結我心。從此一筆勾消了吧！」他嘆息了幾聲，接着說：「袁紹呀，你已經叫我孤負舊主人的恩義了，你別怪我不能愛始終跟從你。如果你明白一點，你總能夠諒解我的苦心的！」

臧洪跟袁紹的往還，便斷絕了。

袁紹得到報告，說是東郡長官臧洪叛變。他非常憤怒痛罵臧洪忘恩負義，却不會想到自己先對不住臧洪。其實當時臧洪並不是叛變，不過跟袁紹斷絕了往還。袁紹盛怒之下，便大興問罪之師，去攻打東郡。臧洪聽得袁紹帶兵來到，便困守孤城。他說：「我做東郡長官，雖蒙袁紹舉薦，但我是漢皇帝的臣下，並不是袁紹的私人。我守土有責，怎肯在袁紹的大軍前屈服呢？」

東郡城高河深，很可固守。臧洪雖然只有少數親兵，但大家都是同心協力的。而且臧洪做東郡長官好幾年，愛民如子，城中沒有人懷着倒戈的念頭。袁紹此番大舉，很想一鼓蕩平東郡，結果屯兵城下，包圍了近年，還不能攻陷。臧洪知道袁紹未必能久留下來的。因為黃巾賊的殘部和袁紹的競爭者如張揚、張燕、公孫瓚等，都在覬覦河北；臧洪還秘密送信給張揚張燕，跟他們聯盟，請他們來攻袁紹；袁紹有了後顧之憂，自然得解圍回去。同時，臧洪還散發倉府中的資財粟帛，勉勵士卒效命，拼死抵禦袁紹的攻打。

袁紹見久圍不下，深恐爲人所笑。他其實是很愛臧洪的才略的，又想引誘他。正巧袁紹的幕僚中，有一個姓名叫陳琳的，是臧洪的同鄉人，而且跟他很有交誼，便命陳琳寫一封懇切的信給臧洪，勸他獻城歸降。臧洪給陳琳的回信來了，說得那麼斬釘截鐵的。

「僕本乏志用，中因行役，特蒙傾蓋，遂竊大州。受任之初，志同大事，掃清寇逆，共清王室。豈悟本州被侵，郡將違戾，請師見拒，辭行被拘，使洪故君，遂至淪滅。區區微節，無所獲申。豈得復全交友之道，重虧忠孝之名乎！所以忍悲揮戈，收淚告絕。行矣孔璋（陳琳字）！足下微利於境外，臧洪投命於君親；吾子託身於盟主，臧洪策名於長安。子謂余身死而名滅，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！」

袁紹看了臧洪給陳琳的回信，真的是老羞成怒了。他咬牙切齒地說：「諒這區區的一個東郡城，都不能進攻下，怎麼去爭天下！不生擒臧洪，誓不回兵！」於是他調到大批生力軍，限令剋日攻下東郡。臧洪却已困守力竭了。

當東郡陷落的前夕，袁紹下令，務要把臧洪生擒，不許擅自殺戮。當袁軍攻進城後，臧洪帶領親兵巷戰，看看手下死傷殆盡，他想自殺，已經來不及，便給袁軍捉去。

袁紹坐在中軍，叫人提過俘虜來。臧洪到了階下，滿面怒容，對着袁紹，却不肯跪下。袁紹驕蹇地說：



「忘恩負義的東西，我怎樣提拔你，在漢皇帝前保薦你，做到了東郡長官，你反而違抗我！今天被我生擒，看你還有什麼話好說！」

臧洪睜大眼睛，厲聲說：「說我忘恩負義，是你叫我孤負了舊主人。我雖然承你舉薦，但原是漢皇帝的臣下，不是袁氏的私人。你攻打我，就是擅自征伐朝廷的疆吏，我怎肯投降你。」

袁紹說：「你得知道生死全在我的手掌中，你還不屈服嗎？」

臧洪說：「呸，虧你是朝廷大臣，說出這樣的話來！你們袁氏事漢，四世三公，受恩深厚。如今王室衰微，你掌握重兵，不想給漢皇帝鋤暴平亂，却併吞地方，殺害忠良。可惜我臧洪能力不濟，失敗在今日，再不能夠爲漢皇帝效命，難道肯向你屈膝嗎？」

這一席話，罵得袁紹滿面羞慚，他忙揮手招呼旁邊的武士，叫把臧洪牽出去斬首。臧洪面不改色，跟了去。當時座中的幕僚，沒有誰敢說一聲話；就是陳琳跟臧洪素有交情，也不敢冒了袁紹的憤怒去救他。只有一個名士叫陳容的，他站起來對袁紹說：「我勸我公考慮一下，赦免了臧洪的死罪。他肯爲舊主人犧牲，正是忠義之士。我公如今圖舉大事，要扶助王室，先殺戮義士，恐怕會遭到人心的叛離。」

袁紹叱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也說這些迂腐的話！你胆敢冒犯我的虎威，也許是跟臧洪同謀的！」

陳容也厲聲說：「如果我能夠比附臧洪，名垂青史，真是求之不得！我公日暮途窮，倒行逆施，我可不忍目覩覆亡。我寧願跟臧洪同日而死，不願與我公同日而生！」

袁紹氣得鬚眉倒豎，一疊連聲地催促武士，把陳容拉去，提上跟臧洪一起殺却。陳容回顧說：「袁紹呀，我求仁得仁，並不懊悔；只是袁氏四世三公，覆滅在你的手裏，我死也不能瞑目的！」

不到一刻，武士呈上兩顆血淋淋的首級，正是臧洪和陳容。袁紹和幕僚們都不歡而散。有幾個幕僚，在背地裏嘆息著說：「一天中就誅戮了兩個義士，這樣下去，我們怕要葬身無地了。」

## 十五 封金掛印記

漢譯亭侯關羽，是歷史上的英雄，民間崇拜的神。他的勇武和俠義，連目不識丁的老百姓，也耳熟能詳。人們尊稱他叫關公，關聖帝君；以他爲歷史上一切義勇的英雄的代表。不單是仙本身的故事，就是他的乘騎赤兔馬，他所用的武器青龍偃月刀，也被人們津津樂道。關公和岳武穆是並稱的，也許關公是比較更大衆化吧？如果把關羽的生平編述起來，那故事是太冗長了。雖然有許多材料，不容捨棄，但是爲了篇幅，爲了本書的體例，我們這裏，只好把關羽的故事，敘述一段，極可以代表他個性的一段，那是掛印封金和義釋曹操。這一段故事的結尾，也許不是史實而是錦上添花的傳說。可是點綴了這傳說，這故事變得更絢爛些，這篇裏也就採用了。

當時天下大亂，羣雄逐鹿，漢朝日薄崦嵫，只是一個名義上的皇帝，住在許昌，依靠着曹操。曹操在表面上是尊奉漢朝，實際上是「挾天子而令諸侯」，朝廷上的大權，全在這位丞相的掌握中。曹操有着精壯的兵力，懷着極大的野心，再加上他遠大的眼光和才略，他很想統一中國呢？

魏蜀吳鼎峙的局勢，還並沒有一點朕兆。只有曹操是強者，袁紹袁術呂布等，略可跟他匹敵；至於吳郡孫氏，保守江東，不過像藩屬一樣。但是最微弱的，還是後來創建蜀漢的劉備。且說劉備原是漢皇室的後裔，因爲年久族遠，到他手裏，已經淪爲平民。他在涿郡地方，跟關羽張飛，風雲際會，意氣相投，結義爲異姓兄弟。黃巾賊暴動了，民間一夕數驚，劉備便和關張招聚幾個人，幫助官軍討賊。在亂世中，有大志的人，都想乘時崛起，建立一點功業和名譽，劉備自然不能例外。他知道自己是漢皇室的後裔，還想興復漢朝呢。但他雖

然是貴族後裔，已經式微，沒有地位可靠，不像袁紹、曹操、孫堅那些人的幸運。劉備只有跟關羽、張飛和幾個嫡親的部下，殺出血路來，白手打天下。別人的地位、兵力、資財都勝於他，他要跟他們競爭，其實是困難不過的。他連年奔波，一無成就，有時候簡直像喪家之犬，依傍權貴驕將，乞求庇蔭。那一次，他在徐州，招集流亡，得兵萬人，很有一點興盛氣象。呂布妒忌他，親自帶領大軍，來攻徐州，劉備失敗了，便投奔曹操。曹操素來認識劉備是英雄，見他來到，非常歡迎，在漢皇帝跟前保薦劉備，封豫州地方長官，又叫他收集自己的殘部，圖謀恢復。

漢皇帝雖然靠曹操擁戴，但是看到曹操驕蹇不臣的態度，皇帝連一點實權都沒有，心裏自然非常憤怒。幾個貴族和大臣，如董承、種輯、吳碩等，受了漢皇帝的密詔，叫他們計劃誅戮曹操。董承心敬劉備，又知道他是漢室後裔，也跟劉備商議。劉備見了漢皇帝血書的密詔，不禁感泣，便跟董承等同謀，立志誅戮奸相，給皇帝解除壓迫。他們的計劃還不會發動，劉備却受了命令，離開朝廷，到外面去征討了。

原來劉備在朝廷，雖然受了曹操保薦，做了長官，但心裏非常不安。曹操的幕僚常常勸說曹操，趁早害死劉備，不要將來養虎傷身，劉備也有得聽到。他便十分韜晦，不露鋒芒，免得曹操疑忌。他平日只在後園裏鋤地種菜，讓曹操當他並無大志。一天，曹操邀劉備喝酒，兩個人在小亭裏對酌，閉話裏討論當世的英雄。曹操有意無意地問劉備，誰最上稱作現在的英雄。劉備說出了袁紹、袁術、劉璋一些人。曹操搖搖頭說：「這些人發得上什麼！天下英雄，只有你劉君和我曹操才是！」劉備吃了一驚，連手中的筷也掉下來，忙用另外的話掩飾過去。他知道英雄識英雄，曹操決不能容留他，想趁機會遠走高飛。正巧袁術在壽春反叛，想跟袁紹聯合，曹操請朝廷下詔，派劉備去征討袁術。於是劉備帶兵出征。他在下邳地方截擊袁術，袁術大敗，氣憤吐血，死於壽春。袁術既平，劉備占據了徐州，不再回去，跟曹操脫離了關係。

再說許昌那邊，董承、種輯等計劃誅戮曹操，不幸事機不密，給人向曹操首告。曹操使用迅雷不及掩耳手

段，把他們完全捕捉下獄。他不等皇帝的命令，立刻把董承等殺死，還滿門抄斬；漢皇帝目擊心傷，可是救他們不得。曹操查得劉備也是同謀者，而且占據徐州，形同獨立，決意親自帶兵東征，攻打劉備。他的幕僚全說：「跟我公爭天下的，是河北的袁紹。如今袁紹正想南竄，我公放棄了他，却用全力去打劉備，也許嫌輕重不大適當吧。」曹操說：「不。劉備是英雄，不比袁紹那樣誇大而遲疑，毫無成就。不趁早擊滅劉備，將來必爲後患。」於是曹操對於北方的袁紹，誓取守勢，親自東征劉備。

劉備留關羽守下邳，自己前往小沛城，抵敵曹軍。曹操大兵已到，迎戰之下，劉備寡不敵衆，打得大敗。小沛城中火起，劉備回城不得，看看部下兵士，全行潰散，只剩三十餘騎跟隨，後面追兵正急。他想衝破重圍，往下邳，關羽那邊，曹軍漫山塞野，截住去路。劉備一想，巢穴已失，無路可歸，記得從前跟袁紹見面時，袁紹曾經很誠懇地對自己說過：將來倘不如意，可來投奔，如今不若暫往依傍，等待機會再說。劉備決定了，便向北方飛奔，一路上受曹軍截擊，只剩下單人匹馬，跑了三百里，奔到袁紹所轄的青州城下，青州的長官接應劉備，把他護送到袁紹那裏去了。

關羽留守下邳，得到劉備的敗報，知道劉備下落不明，心裏非常悲憤。他只得默禱上蒼，保佑他的義兄。他手下的兵卒有限，不是曹操的敵手，但他決意死守下邳，和城共存亡；一邊還希望劉備衝出重圍，回到下邳來。而且劉備的家眷，也在下邳城裏，他更不能夠放棄自己的責任。

曹操的大軍到了下邳城下，他素來知道關羽勇武，又見他手下的兵雖少，却全懷着必死之心，便主張用智謀來攻取。於是曹操祕密地差遣一小隊劉備手下投降的兵士，叫他們抄小路投下邳，說是小沛逃回的敗兵，賺進城去做內應，一邊誘關羽出戰，以精兵包圍他，說他投降。原來曹操深愛關羽勇武超羣，忠義蓋世，很想把他收羅到自己的部下，所以定下這個計劃。

曹操知道那一小隊兵士，已經賺進下邳城裏，關羽並不疑惑，把他們收留了。於是他派兵前來誘戰。關羽想洗雪小沛失敗之辱，親自出城迎戰。戰了一會，曹軍敗走，關羽乘勝追殺。看看追了二十餘里，關羽恐怕下邳有失，提兵便回。忽然一聲炮響，四面埋伏的曹軍，如浪潮般的湧出來，把關羽團團包圍。關羽的部下抵敵不住，漸漸潰散。關羽雖然勇敢，拚命向前衝殺，到底曹軍多過十餘倍，總是衝不出重圍。直戰到天晚，關羽帶了殘軍，保着一座小土山，暫且過夜。曹軍因為天黑，不曾衝殺上來，却把那土山圍着鐵桶似的，不放關羽逃走。

殘兵屯在山頭，恐怕夜夢，沒有人敢解甲稍歇。關羽在山上，遠望下邳城的那一角，火光冲天；却是那隊詐降的兵士偷開城門，曹操自提大軍殺進城中，分付放起火來，讓關羽望見，心中惑亂無主。果然，關羽雖然鎮靜，想到留在下邳的劉備家眷，不知怎樣的受驚，覺得十分難過。他冒着黑夜，幾番衝殺下山，都被曹軍亂箭射回。

關羽無可奈何，度夜如年，好容易挨到東方發白，又想帶了殘部衝突。他向下一望，四圍的曹軍越來越多，簡直插翅也難於逃出包圍。關羽尋思無計，決意拚却一死以報劉備。忽然看見有一騎飛奔而來，到了山下，高聲喊道：「我要跟關公相見。」

關羽認得這位將軍，正是他的老朋友張遼。張遼字文遠的，現在曹操的部下。關羽便立馬山頂，向下問：「文遠是來跟我打仗嗎？」

張遼說：「不，我想念老朋友，闊別已久，幸得相見。」

關羽便棄刀下馬，請張遼上山。敘禮畢，兩個老朋友在山頂席地而坐。關公早猜到張遼的來意，很直爽地說：「文遠大概是奉了曹操的命令，來勸我投降嗎？」

張遼說：「不。記得從前我承蒙老哥的幫助，今天我自然該來報德。」

關羽說：「唔，原來文遠離開曹軍，前來幫助我。」

張遼說：「也不是。因為劉備不知下落，昨夜曹公已經打破下邳，軍民並沒有傷害，差人保護劉備家眷，不許驚擾。所以我特地來報告老哥。」

關羽冷笑說：「那末文遠原是替曹操來作說客的。我如今雖被圍在絕地，却視死如歸。你走吧，我馬上衝下山來，決意戰死。」

張遼說：「老哥且慢，我說你是錯了，這是無益的犧牲。當初老哥和劉備結義，誓同生死，如今劉備失敗，老哥便戰死，倘如劉備復起，尋求你相助而不可得，這是你違了盟誓。況且劉備把兩位夫人託你保護，你如戰死，兩夫人孤弱無依，這是老哥更對不起劉備的。再說，像老哥這樣的蓋世英雄，應該跟劉備與復漢室，如今一有失敗，就像匹夫一樣，作徒然的犧牲，為天下所笑，那裏可稱是義勇呢？這是我摯誠的忠告，還得請老哥三思。」

這一席話，打動了關羽的心，他覺得就此犧牲，其實是對不起劉備，更對不起漢皇帝和國家。於是他沈吟着：「依文遠的話，我該怎樣呢？」

張遼說：「如今四面都是曹軍，老哥要留着有用之身，只有投降的一條路。——暫時投降了曹公，一邊打聽劉備的下落再說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老哥熟悉古事，想不煩我細說的。」

關羽豪爽地說：「好的，曹公原是漢丞相，要我解甲投降，我可以答應。不過我有三個條件，丞相允許最好，否則我不願屈服，寧願戰死。」

張遼說：「丞相寬洪大量，老哥有什麼要求，儘管讓我去轉達，決不會拒絕的。」

關羽說：「我的三個條件是：第一，我跟劉皇叔當初盟誓，共扶漢室，如今我只向漢皇帝投降，不降曹公。第二，皇叔的兩夫人到了那邊，應受優待和尊敬，上下人等，全不許到門。第三，我一打聽到劉皇叔的去

向，不管千里萬里，便要辭職前往跟從。——如果這三個條件做不到，我可不能投降。」

張遼自然做不得主，便叫關羽稍待，飛馬回去，稟告曹操。曹操笑着說：「這三個條件，我可以答應。我是漢丞相，只要他投降，何必降曹。至於二夫人處的優待和尊敬，更是極正當的。他說將來知道劉備的去向，就要辭職前往，我推心置腹的待他，一定能夠把他籠絡住的。」

於是關羽投降了。他先入城，見了劉備的兩位夫人，見她們一毫不受驚動，方才放心。又告明了投降的事。接着，他只帶了幾個親兵，來見曹操。曹操自出轅門迎接。關羽下馬入拜，曹操慌忙答禮。關羽說：「敗軍之將，感激丞相不殺的厚恩。」

曹操說：「我素日仰慕將軍忠義無雙，幸得相見。」

關羽說：「請張文遠兄代達的三件事，蒙丞相答應，非常感激。關某倘若知道了劉皇叔的下落，雖然赴湯蹈火，也將前往，那時恐來不及向丞相告罪，還得先請丞相鑒原。」

曹操莊重地說：「我既然答應決不失信，一定讓將軍走的。只恐劉皇叔在亂軍中遭了不測。將軍且寬心，容我再探聽吧。」

關羽拜謝，曹操開宴相待，賓主盡歡而散。

第二天，曹軍班師回許昌去。關羽收拾車輛，請兩位夫人上車，親自護送，不敢離遠。

一路上曉行夜宿。晚上在客館裏耽擱的時候，曹操祕密分付辦事的人，把劉備的兩夫人和關羽，安頓在一間房裏，只推說將士太多，宿處不敷分配。原來曹操想看關羽對兩夫人的態度。每個晚上，關羽請兩夫人歸房安息，他自己爲了避嫌疑起見，絕不跨進房門。他拿着燭火，像值崗的衛兵一樣，站在外面，直到天明，毫沒有疲乏失禮的樣子。早有人把這番情形報告了曹操，曹操更暗暗敬佩。

大軍到了許昌，曹操帶領關羽，去朝見漢皇帝。由曹操的保荐，皇帝封關羽做偏將軍和漢壽亭侯。關羽謝恩而退。這幾天裏，曹操用客禮待關羽，並且介紹他自己的幕僚部將相見；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寵幸到了極點。他把綾錦和金銀器皿相贈，關羽都送給兩嫂收貯。曹操又送美女十人，使她們侍奉關羽；關羽却遣入內室，令服侍兩嫂。對於這兩位夫人，關羽從不稍減尊敬。他每三天，在內室門外請安，說幾句關於劉備的話，便告辭住在外宅，絕不到裏面去。

曹操看到關羽身上穿的綠錦戰袍，已經舊了，便估量關羽的身段，取一匹珍貴的美錦，裁製戰袍，賜給關羽。關羽受了，穿在身上，外面仍舊穿舊袍相罩。曹操見了，微笑說：「將軍是太節儉了！」

關羽說：「關某並非節儉，却另有緣故。外面的舊袍，本是劉皇叔所賜，穿在身上，如見皇叔之面。我不敢因了丞相的厚賜，忘了義兄的舊情，因此穿罩在上面。」

曹操原是聰明人，怎聽不懂話中雙關的意義，心裏雖然有點不高興，却連聲贊嘆：「雲長真是義士！」又有一次，曹操請關羽赴宴。酒闌人散，曹操握着關羽的手，親自送到門首。關羽的乘騎，正拴在外面。

曹操看它很瘦，無意的問：「將軍的乘騎，爲什麼這麼瘦弱呢？」

關羽說：「我的身體很重，那馬不勝負載，因此這麼狼狽。」

曹操馬上回頭對衛兵說了幾句話，並請關公稍待。片刻，衛兵牽了一匹馬來，那馬身如火炭，軀幹雄偉，高視闊步，真是難得的駿馬。曹操指着它問關羽說：「將軍認得這匹馬嗎？」

關羽打量一下，便說：「莫非是從前呂布所騎的赤兔馬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曹操笑着點頭，便把這匹馬連鞍轡一起送給關羽。關羽再拜稱謝。曹操說：「我好幾次贈送金帛美女，將軍未曾下拜；此刻我贈了一匹馬，將軍却喜而下拜，別人不會批評你，賤人而貴畜嗎？」

關羽坦然說：「我知道赤兔駿馬，日行千里，難得蒙丞相把它賜給我。此後我打聽到劉皇叔的下落，騎了



這匹馬前住，一兩天工夫就好見面了。」

曹操也陪着打了個哈哈，但是他的心裏非常懊悔；早知關羽心如鐵石，不該把這匹馬相賜。可是曹操仍不露聲色，和關羽作別。等他走後，曹操便差遣張遼，去探聽關羽，他爲什麼常懷去志。張遼應命前往。到了關羽那裏，寒暄了幾句，張遼說：「我介紹老哥在丞相這裏，並不會有所虧待吧？」

關羽嘆息說：「丞相厚意，我那得不感激。只是我的身體雖在這裏，心裏掛念劉皇叔，總不釋懷。」

張遼說：「劉皇叔對待老哥，未必勝過丞相。士爲知己者用，老哥爲什麼總有着去志呢？」

關羽說：「曹丞相待我原極好。但我和皇叔結爲兄弟，誓共生死，決不能變永遠背舊事新。我一定不會久留在這裏的。等我立下功勞，可以報答丞相，我才離開這裏。」

張遼說：「劉備總沒有消息。萬一他已經去世，老哥怎樣呢？」

關羽說：「我將相從於地下！」

張遼回見曹操，依實而告，曹操只是嘆息着。

袁紹果然遲遲地進兵攻打曹操。他派大將顏良做先鋒，進攻白馬城。曹操接到了告急文書，知道顏良是河北有名的驍將，非可小覷，忙親提五萬大軍，前去迎敵。關羽願隨軍前往，曹操恐怕他立了功勞，便離開這裏，不會答應他。

曹操和顏良交戰，兩次全失利，損折了不少將士。幕僚們全說唯有關羽可敵顏良，曹操去請了關羽來。關羽奉命，提青龍刀，上赤兔馬，帶了幾個親兵，直到白馬城，來見曹操。曹操訴說顏良遠勝兩陣，勇不可當，所以請關羽來商議。接着，曹操置酒慰勞，閒話些戰局情形。

正在喝酒的時候，忽見顏良前來挑戰。曹操便放下杯盞，跟關羽上山瞭望敵情。山下顏良的軍隊列成陣

勢，鎗刀森布，旗幟鮮明，嚴整有成。在絢爛的塵蓋下，一位大將綉袍金甲，橫刀立馬，親自臨陣指揮。曹操指着說：「這個正是河北的大將顏良，瞧他是多麼的驕蹇！」

關羽向前打量一下，便說：「顏良算得什麼，我關某雖然沒用，顏匹馬衝入十萬袁軍中，斬了顏良的頭，來獻給丞相。」他說了，奮然上馬，倒提青龍刀，跑下山來。他圓睜鳳眼，直豎靈眉，直衝袁軍的中心。十萬袁軍見關羽衝來，抵擋不住，如波開浪裂。關羽逕奔顏良。顏良正在塵蓋下指揮，見關羽衝來，才要問話時，關羽的赤兔馬快，早已跑到面前，顏良措手不及，給關羽一刀刺於馬下。關羽忽然下馬，割了顏良首級，拴在馬項下，飛身上馬，提刀出陣，如入無人之境。他返身回到土山上，把顏良的頭獻在曹操的眼前。曹操早在土山上，望見關羽匹馬入萬軍斬顏良的一幕，忙上前連聲稱賀，並叫取酒慰勞。

白馬城已經解圍，曹操下令退兵。袁紹得報，便渡過黃河追趕，另派大將文醜做先鋒。文醜原也很驍勇，輕騎襲擊，到延津城南面，趕上了曹軍。曹操忙下令，把殿後的軍隊，當作前軍，返身迎戰；糧草輜重都留着，也顧不得了。文醜軍一到，搶糧草車仗，兵士們忙着爭利，隊伍大亂。曹操叫諸將士向前衝殺，大破河北軍。兵士們各自逃命，自相踐踏，文醜也只好率領殘部，落荒而走。

文醜正在沿河逃跑，忽見十餘騎馬，旗號翻翻，一將當頭，提刀飛馬而來。正是關羽。他大喝賊將別逃，文醜忙上前交戰。戰不數合，文醜心怯，撥馬便走。關羽馬快，趕上文醜，腦後一刀，把文醜斬下馬來。這一次袁軍潰散殆盡，大將陣亡，曹軍大獲全勝。

曹操見關羽立下兩次大功，恐他立了功勞，可告無罪，就要辭去，便不再讓關羽臨陣。誰知關羽在跟袁軍交戰中，捉到幾個俘虜，從他們的口中，已經知道劉備在袁紹那裏。他還將信將疑。正巧劉備也知道關羽在曹軍中，斬顏良誅文醜就是他做的。於是劉備派人秘密地送信給關羽，訴說別後，勸他不要幫助曹操。關羽把信看畢，放聲大哭。他進內門稟告二嫂，決意奔劉備那裏去。

關羽先往丞相府，跟曹操拜辭。曹操知道允諾在先，不便拒絕，便稱謝客，不讓關羽謁見，讓他無從告辭。關羽悵然而回。他叫舊日跟從的幾個親兵，收拾車馬，早晚伺候；又分付府中，所有原賜的東西，全行留下，分毫不可帶去。次日，再到丞相府辭謝，門口仍高掛着謝客牌。關羽一連去了好幾次，都見不到曹操，顯然是後者故意躲避着他。他再到張遼家，想請他聲明前情，張遼也託病不出。關羽想：「這是曹丞相不讓我走的意思。我去志已決，可不能復留。」於是他寫了一封信，辭謝曹操。信上說：

「羽少事臧叔，誓同生死。皇天后土，實聞斯言。前者下邳失守，所請三事，已蒙恩諾。今探知故主在袁紹軍中，回思昔日之盟，豈容違背；新恩雖厚，舊義難忘。茲特奉書告辭，伏維照察。其有餘恩未報，願以俟諸異日。」

寫好了，便差人去丞相府投遞，一面把好幾次所受的金銀財帛，全都封存在府庫裏，把漢壽亭侯的印，掛在堂上，請兩位夫人上車，關羽自己上了赤兔馬，領了舊日的親兵，護送車仗，逕出北門，望官道進發。

曹操正跟張遼等幾個部將幕僚，在說着關羽的事，就心留他不住。左右報關羽有書信來呈。曹操看畢，直跳起來說：「呀！雲長果然走了！」接着，北門的守將來報，關羽奪門而出，車仗鞍馬二十餘人，都望北行。又關羽宅中人來報說，關羽盡封所賜金銀等物，美女十人，另居內室；漢壽亭侯印掛在堂上，只帶原來跟從的人和隨身行李，出北門去了。

曹操頓腳嘆息，左右的幕僚們全勸曹操去追關羽，也許還來得及。曹操說：「唉，這個人不忘故主，來去明白，真是大丈夫！我從前已經答應他走，如今那可失信。他也各爲其主，何必去追他呢？」

關羽是從此走了。

八年後的冬天，曹操帶領大軍，攻劉備於江陵。劉備戰敗，曹操追擊，從江陵順流東下。劉備與東吳的孫權聯合，迎擊於赤壁。曹軍大敗，舟師全遭焚毀。曹操倉皇地帶了殘兵，從華容道步行逃命。他可想不到華容道原是狹險的小路，有着劉備的伏兵。

那時曹軍大敗於赤壁之後，又是長途奔跑，人皆飢倒，馬盡困乏，旌旗不整，衣甲不全，又碰着隆冬嚴寒天氣，一路上狼狽得不堪。好容易過了峻嶮，路漸平坦。曹操回頭一看，只有三百餘騎跟隨，其中並沒有一個衣甲袍鎧整齊的。相顧之下，誰都覺得十分悽慘。曹操忽然在馬上揚鬚大笑。部下將士問：「丞相何故大笑呢？」曹操說：「大家說劉備的謀士諸葛亮會用兵，我看全是假話。如果他們在這裏有了埋伏，我們不是要束手受擒嗎？」

話才說完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兩邊林裏擁出一枝精兵，當頭的大將，正是關羽；他躍馬提刀，截住去路。曹軍見了，亡魂喪膽，走投無路。曹操無可奈何地說：「既然到了這裏，大家只得拚死一戰！」

將士們全說：「一路挨到這裏，人馬困疲，那裏再能打仗呢？」另一個謀士說：「關羽這個人，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強而不凌下，恩怨分明，大家全稱譽他的信義。丞相從前用厚意待他，如今只得親自哀告他，也許可脫此難。」

曹操聽了，縱馬向前，欠身對關羽說：「七八年不見，將軍別來無恙。」

關羽說：「關某奉了軍令，在這裏等候丞相。」

曹操說：「我兵敗勢危，到這裏無路可走，望將軍顧念從前的感情。」

關羽說：「不瞞丞相說，那時關羽蒙丞相厚待，已經斬顏良誅文醜，解白馬城之圍，立功報答丞相。今天的事，不敢以私廢公，還得請丞相原諒。」

曹操說：「當時將軍衝殺出去，過五關，斬六將，我並不會追趕，想來將軍總該記得。」

關羽原是個義重如山的人，聽了曹操的話，不禁想起當日曹操的許多恩義，很是動心。又見張遼拍馬向前。於是他長歎一聲，把馬頭勒回，分付部下：「四散擺開！」這個分明讓曹操衝過去的意思。曹操便和將士們一齊衝將過去。關羽並不追趕，望見曹軍走得遠了，便嘆息說：「我爲了個人的恩義，不惜違了軍令，待我自己去請罪，讓皇叔把我明正典刑吧！」於是他收軍回去覆命了。曹操總算脫却了大難，狼狽地回許昌去。

## 十六 除三害

已經是秋末的時候。江南魚米之鄉，晚稻也登場了。今年年成特別好，處處豐收，米穀滿倉。老百姓們鼓腹而嬉，唱着豐年的頌歌。但是在周處的鄉里裏，滿足的豐收，只在人們的臉上，瞥過一些勉強的微笑；接着，他們又蹙着眉尖，好像沈重的心事，並不會卸掉什麼。

周處是一個豪爽的青年，有氣力，最愛鬧事，搗亂。他的父親，是東吳的將軍，家世富貴，在鄉里裏也算得是大族。父親一直在外，沒工夫教導孩子，家裏又沒有長輩，因此把周處從小慣壞了。他騎馬挾劍，在街坊上馳驟，撞倒了東西，踏壞了人，總是不管。他憑着意氣，跟別人尋事；又有一批無賴子弟引誘着他，到處惹禍。人家吃了他的虧，因爲害怕他家的聲勢，全是飲恨不敢出聲，這樣，更養成了他的橫行不法，連地方上的官府，也怕他幾分。談到周處的名字，沒有一個人不皺眉；遠遠望見他走來，便得閃過一旁去，免得眼前招殃。

周處不知道別人的嫌惡，反而更加得意。他帶着幾個無賴子弟，大搖大擺地往來。在鄉下放狗馳馬，蹂躪田禾，在街上酗酒打架，乘興的時候，往往鬧得落花流水。不過別人迴避他的樣子，慢慢地他有點覺得了；也許別人背地裏糟塌他的話，他也隱隱約約地有點聽到。他心裏很不高興。他雖然是一個愛鬧事和搗亂的執袴青

年，但是他的心並不壞。相反地，他還自負是個英雄，他把自己欺凌別人的舉動，當作英雄事業。現在落得這樣，在他看來，認爲是想不到的。他好幾次想找人問一個仔細，但是別人看到他煞神似的那副樣子，想起他殺人不眨眼那樣的凶暴，誰敢對他說什麼呢？

那天，周處到了田莊上。鄉下人正在一起喝酒，享受他們秋收後的宴席。大家邊喝邊談，誰也不會留心問處前來。周處却在旁看見，幾個人很愁苦地談論着，白髮的老農夫，還在搔頭嘆氣。這個情形，周處是近來常常看到的。他今天決意打破悶葫蘆了。他陡然衝上去，厲聲說：「諸位在喝酒，却唉聲嘆氣，一點也沒有痛快的樣子，我可看不慣！如今是太平時世，今年又是好年成，大家理應樂一下。這個樣子，我倒要問一問清楚。」

大家抬起頭來，不提防周處已經闖到席前，瞧着他按劍虎梭梭的樣子，有的連酒杯也舉不起來。只有幾個老年的陪笑說：「周公子，我們——我們並沒有說什麼。你——你請坐喝一杯吧。」

周處更不高興了：「你們這樣吞吞吐吐地，敢是在背地裏說我的壞話不成？告訴我，你們說點什麼？」可憐這些鄉下人，一向老老實實，不會弄機巧，此刻大家面面相覷，知道不妙，誰也說不出話。

周處逼着說：「你們說呀！就是說我的壞話，也可以讓我聽聽，我決不見怪的！」他又拍拍胸脯：「我說了就算數，決不見怪你們。」

瞧情形，再想閉口是不成了。席上有一個朱老者，年紀最長，見過世面也最多，也熟識周處的父親。他自己終是長輩，周處決不能夠把他怎樣的。於是他硬着頭皮說：「請公子原諒。我們方才談話中間，觸動心事，不禁嘆氣，誰知給公子看見。」

「你們有什麼不快的心事？」

朱老者說：「唉，不瞞公子說。今年雖然是豐年，但是本鄉裏有着三害，愈來愈猖獗，大家沒有除掉他

大家那裏能夠高興呢？」

周處說：「那裏這三害？快告訴我聽。我給你們除去。」

朱耆者說：「第一件大害是南山有一頭白額虎。樵夫入山稍深，總給它吃掉，死在它的爪牙下的，已經有十多個人，連獵戶們也奈何它不得。第二件大害是長橋下的蟒蛇，它晝伏夜出，人給它咬了，毒不可治，有時還偷入人家，咬死嬰孩；瞧它那斗粗的身體，誰都望影而逃。第三件大害——我不敢說，恐怕得罪公子。」

周處說：「我說過了，決不見怪。瞧你這麼吞吞吐吐的，大槪我常常得罪別人，第三件大害，敢就是指我嗎？」

朱耆者嘆了一口氣，很誠懇很親切地說：「公子平日的行爲，有許多地方，未免太任性了一點。因此有人把公子放在三害之列了。」

朱耆者說的，雖然是平平淡淡的，却叫周處受了極大的感動。周處平日聽到的，只有無賴子弟趨奉他的話，他便把自己當作對的，從來不會明白自己。此刻他聽了這親切而爽直的話，就咬着嘴唇，很激烈地說：「諸位帶着重大的心事，原是爲了這三害嗎？我給諸位除掉這三害！我說得到做得到，諸位等着瞧吧！」他從身邊拔出寶劍，向旁邊的一棵樹揮去，一下就砍斷樹幹。他說：「我周處不能給本鄉除掉三害，有如此樹！」

周處一個人跑入山深林密的南山去獵虎。雖然家裏的人勸阻他，叫他別輕身冒險，他總不聽從。他鼓着勇氣，帶了弓箭，進入深山去。有些人目送他那魁梧的背影，在濃綠的長林叢草裏消逝，心裏暗暗歡喜；周處此去，不是他殺掉老虎，就是老虎吃了他，無論如何，總可在三害中除去一害，而且猜想起來，一定是這個粗莽的青年膏了老虎的饒吻。他去了三天，不見回來，家裏的人急了，想募人到山裏去打探一下。獵戶們全害怕那頭白額虎，誰肯到深山裏去送死呢？好容易到第四天的中午，有人望見他在濃綠的山徑上出現了。他背負着一

頭龐然大物，像是精疲力竭，一步一步挨地出山來。走到近前，他把這龐然大物擲在地上——正是那毛色斑斕的白額虎，它已經死了，紫紅色的血膠染在它那美麗的毛皮上。周處喘着氣，接受大家的歡呼，他指手畫腳地說：「這畜生，我整整守了它三天，準備跟它拚一拚，誰知它偏不出來。今天早晨，我倦得很，爬上一棵樹在樹的枝極裏打盹，忽然悉悉瑟瑟的聲音，把我驚醒。我仔細一看，前面豐草裏，它的身軀在慢慢地露出來。這畜生嗅到了人氣，原來也在尋找我。我馬上彎弓搭劍，瞄準了，嗖的一箭射去，正中它的項頸。它直跳起來，我那第一箭又中了它的左眼。它負了痛，在幾株樹幹上亂撲亂撞，連大樹也搖搖欲倒。我不敢怠慢，馬上跳下樹去，挺起劍，向它的肚腹亂刺。我轉動靈便，它又負着重傷，好容易它倒下了，我等它斷了氣，才把它負下山來。負着這笨重的死畜生，真把我累死了。——諸位且慢稱賀我，第一害已經除掉，我還得去殺死長橋下的蟒蛇。」

長橋附近，自從給那條大蟒蛇盤踞之後，幾里路裏，沒有人敢近前，簡直成了陰慘慘的地土。周處却佩了弓箭，挺起劍，分開荆棘蔓藤，很勇敢地向前走去。他一邊走，一邊留心左右，怕遭了那蟒蛇的毒吻。但是等他抬起頭來，看見前面的灌木叢裏，突然一顆明亮的眼在閃動，火紅的舌尖從嘴裏伸出伸進，斗粗的灰黃的蛇身，在那裏移動。雖然是蜿蜒地進行，其實是移動很快，周處心裏一驚，來不及放箭，那蛇頭已在幾步外，它的身體隱現在灌木叢裏，也不知道它有多少丈長。周處縱身上前，一劍向它頭砍去，它只一動就避開了。它的身子很快地掃出來，想來捲住周處。周處十分鎮定，挺劍砍它的身子。蟒蛇伸屈盤捲，總是落空，却不禁周處幾劍，就給結果了性命。周處出去喊集了人，堆起乾柴，把那蟒蛇的尸骸燒掉。燒的時候，臭聞數里，大家因為白額虎和大蟒蛇，全給周處殺掉，二害已除，誰都額手稱慶。

周處又對那些長輩們說：「第三件大害，說的是我。我對不住鄉里的地方，其實是太多了。如今我給本鄉除掉兩害，也許可以補償我從前的過失。現在我得改正自己的行爲。有過必改，一個男兒漢應該這樣。我所以



任着意氣，得罪別人，想來是我學無術的緣故。我年紀還輕，應該痛改前非，讀書學好才是！」

從此這一個剛強的少年，立志改行。他不再跟人胡鬧，却去折節讀書。他找到兩位好先生，那是東吳的文學家陸機陸雲。他很誠懇地受教，成功一個文質彬彬的書生。他敦品礪德，在家孝弟；外面有什麼公益的事情，他總是第一個去做。從前本鄉人稱他爲三害之一，不到幾年工夫，提起周處的姓名，在鄉里中沒有一個人不稱贊他，鄉里的選舉，也把他提出來。現在這一個文武全才的人，居然爲國家效勞了。

晉朝統一中國後，周處仕於朝廷，做了將軍。他正直、勇敢、豪爽，做事沒有什麼顧慮，不怕權貴；對待屬下，恩威兼施。他以身許國，忠義無雙。但是也因為他的正直，得罪了某些人。曾經有一個親王違法，周處大公無私，列舉罪狀，向朝廷上彈劾這個親王。皇帝却很糊塗，並沒有把這親王辦罪。可是這親王恨透了周處的不賣帳，在暗中設法陷害他。

正巧有許多氐羌族的流民，因爲飢荒和官府的壓迫，在陝甘一帶造反。這批挺而走險的人，愈集愈多，竟聚了近十萬，並且推一個姓名叫齊萬年的做領袖，聲勢極盛。那個曾受周處彈劾的親王，便趁此保舉他，派他帶兵五千名去平亂。這一點兵士怎夠去跟齊萬年的部衆開仗，況且那親王對於糧食接濟，故意牽制他，甚至於戰略方面，也不讓周處做主。雖然朝廷上也有幾個說公道話的，說周處的兵額太少，應該趕緊調派精銳的救兵；而且他一向正直勇敢，得罪人家的地方太多，應該讓他自由指揮，免得遭人暗算。——但是朝廷上偏不聽從這樣的話，周處却進退維谷了。

周處跟齊萬年激戰，打得很厲害。怎奈他的兵數太少，寡不敵衆，到底受了包圍。他孤軍深入，還想衝殺，手下的兵，死傷殆盡，剩下的甚至於斃斷矢盡，手無寸鐵，只好靠徒手肉搏。他們等朝廷撥來救兵，所以繼續苦戰。誰知救兵却杳無信息。他們等了又等，看看是絕望了。另一方面，齊萬年的生力軍，却源源增援。

地們只有退却的路；至少，像周處那樣的勇敢，丟下殘兵，單騎脫逃，總還來得及。他左右的人也幾次勸他說：「周將軍，你趕快走吧，不值得犧牲在這些叛徒的手裏。像將軍這樣文武全才的人，將來給朝廷效勞的日子正長。請將軍趁此刻趕快走了吧！」

周處激昂地按着劍，說：「這是什麼話！我以身許國，此刻正是我效節致命的時候。我得跟弟兄們同生共死，怎可單騎脫身！」於是他繼續向前衝殺，終於力戰陣亡，全軍覆沒。

他戰死的消息，傳到他的鄉里中，聽到的人，想起除三害的舊事，沒有一個人不扼腕嘆息的。

## 十七 伯道無兒

自從後漢以來，中國北方國境上的游牧民族，給中國人打敗，有的遠走高飛，另尋安身的地方；有的投降中國，漸漸地向南移動，搬到長城內居住。這些歸降的游牧民族，跟中國人的接觸一多，自然慢慢地同化着。但是民族的同化，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成功的。至少在魏晉之間，他們還保持自己的生活。他們還做著在沙漠草原裏躍馬橫戈的夢；他們勇敢驍悍的風氣也不會消失。他們只是勉強地受中國政府的羈縻；一個部落又一個部落地住在黃河流域的草原上，他們仍由原來的領袖所統治。他們住得很安定，羣生很繁息，有遠見的中國政治家，已經感到他們的威脅。當時已經在三國之後的西晉時代，政府裏的貴族，忙於爭權奪利，釀成自相殘殺的「八王之亂」，對於歸降的異民族懷着的野心，還有什麼工夫顧得到呢？還有什麼可靠的力量來處置呢？

政府因着連續不斷的內戰，弄得十分衰弱，威信掃地；人民受到政府和貪污者的剝削榨取，充滿着抱怨聲。過不下日子的飢民，全挺而走險，起來暴動。中國在動亂了。游牧民族的野心家，看到這個好機會，怎肯放棄，自然率領他的部眾，紛起叛變，來爭中國的錦繡山河。首先舉叛旗的，是住在山西的匈奴部落，領袖是

亂淵。接着，各種異族，都想覬覦中國。除了長江以南是一片乾淨土外，大半個的中國，尤其是黃河流域，成了游牧民族和暴民野心家等逐鹿之場。戰爭、屠殺、焚掠、破壞，有力者割據稱雄，老弱展轉溝壑，簡直是悲慘世界和黑暗地獄。混亂的局勢在一直繼續下去。——歷史上把這一件事，稱作「五胡亂華」。「胡」字就是異族。是那五種異族呢？就是匈奴、羯、鮮卑、氐、羌。跟着匈奴部落的領袖劉淵舉事，他們全蠢然思動，和在洛陽的西晉政府作對。

且說其中的羯人，其實跟匈奴同族，不過是匈奴的別一部落。羯人的領袖是石勒。石勒原是一個貧窮的異族人，流落在中國，曾給人販賣作奴隸，也曾加入匪盜的隊伍裏，幹着搶劫的勾當。但他的志向可不小，一直懷着做大事業的野心。後來匈奴劉淵起兵，他就帶領隊伍，跟從劉淵。他的隊伍全是一批亡命之徒和貧困的異邦人所組成，驍勇異常。黃河腹部一帶，受到他的蹂躪，城市爲墟，田園荒蕪。沒有誰聽得他的聲名而不害怕的。

本篇敘述的故事，發生在石勒舉兵過泗水的時候。

逃難！逃難！石勒的兵殺來了。這傢伙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他打到什麼地方，鮮血就泛濫在什麼地方。兵荒馬亂，刀斧無情，要性命的只有往南方逃難。一些貧困的老百姓，反正這樣的日子，已是過不下去，其實也不用逃。但是愛惜生命和害怕殺戮總是一律的，他們全一窩蜂地往南走。至於約略有點身價的，更不用說了。這邊那邊，全是逃難的隊伍。扶老攜幼，背負着綢軟的包裹，挑着担子，担子裏雜亂地放着釜甑瓶缶一類東西。大家露出驚惶的神色，有的低頭默默無聲，有的一邊走一邊嘆氣，孩子們在啼飢號寒，女人們在垂淚。一千人跌跌踉踉地向前走，希望趕快走到長江邊上，渡過了長江，才有救星。雖然江南是怎樣的一個地方，有些人連做夢也沒有到過。但是屠殺的恐怖在後面，他們不得不投奔這個渺茫的國土。後面的家鄉是完

了，淪於異族的鐵蹄之下了。一處處逃難的隊伍，是一幅幅悲痛的流民圖。這是中國人一次空前的大遷徙。

秋末冬初，日子是那樣的短促，未曾到申牌時分，一輪紅日，已經落山。灰暗的黃昏在偷偷地襲來，四野蕭條，草木黃落，山淡水枯，只有一陣陣的寒鴉，在天空中盤旋，發出刺耳的「呀呀」的鳴聲，更襯出日暮天寒的光景。不知道還是天色已晚呢，還是因為別的什麼緣故，冷悄悄的大道上，不見一個人，連荷鋤而歸的農夫都沒有。甚至於路旁的一間茅屋，門戶洞開，裏面四壁空空，剩着一些些破爛的傢具，已經積着塵埃，顯得它已遭遺棄，主人不知到那裏去了。

接着，有幾個人從後面行來。一個中年的女人，背着一個衣包；一個中年的漢子，挑着一對竹筐，每個竹筐裏，都坐着一個十歲光景的男孩子。一起是四個人。大概他們是一家吧。這一對中年男女，因為沈京的負担，全彎着肩膀，踏着蹣跚的腳步，掙扎着前進，他們像是恨不得走得愈快愈好，但他們顯然是很疲倦，實在是連行動都很勉強了。那男子身體瘦長，面色白皙，是書生的樣子；那女人柔弱文雅，也定是高門大戶出身。這樣奔波的辛苦，自然從不會經歷過。只有坐在担子兩頭的竹筐裏的兩個孩子，好像一點也不知道，全睜着烏溜溜的眼睛，打量着生疏的四野，還偶然發出一兩句問話：「伯，我們今夜歇在什麼地方？」「媽，我肚子餓了，還不吃夜飯？」大人只是搖搖頭，可沒有心緒回答他們。

「唉，伯道，」女人站定了，回頭說：「我實在走不動了。找個地方歇歇腳，打點過夜吧。」

男人說：「百步無輕担，這句話真不錯，我也支撐不下去。可是我們跟大隊已經脫開好多里路了，明天怎麼趕得上他們呢？」

「天也快黑了，我們無論怎樣也趕不上大隊了。好在後面一定還有逃難的隊伍，等他們趕上來，跟他們一起吧。」

男人說：「也只有這樣了。」他指着前面路旁的茅屋說：「幸得那邊還有人家，我們上去，無論如何請求

就攔一夜。謝天謝地，今夜不至於露宿了。」

他們急急地趕到茅屋的前面，才發見茅屋的主人，也加入逃難的隊伍走了。他們雖然有點失望，但歎夜總有着落了，就暫時做起茅屋的主人來。他們放下担子，找到一點柴，生起火來，用瓦罐煮着水。兩個小孩子好奇地在門口探望外面，男子便把門戶掩上了。屋裏很黑暗。瓦罐裏的水已經煮沸，火也在低下去，剩着盪紅的微光照着他們。大家坐在地上，嚼着所帶的乾糧，喝着水。——今天整整走了一天，到此刻才得果腹和休息。兩個孩子吃飽了後，看到大人們面色嚴重，無心講話，便睡伏在稻草堆裏睡去了。那一對夫婦還是坐着。男人說：「達到這個亂世，真沒有辦法！我鄧伯道原是書生，旅途的苦痛全不知道，爲了要苟全性命，做了逃難的流民。這樣走法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到得江南呢？而且，聽後面上來的人說，石勒的兵離開這裏，不過三四百里，我們已經跟大隊落後了好幾次，如今還不會脫出虎口。」

女人流淚說：「我們又不是粗做的莊稼人出身，怎麼能夠趕路。我背負着這個重大的包裹，你又挑着兩個孩子，那裏會不落後呢？其實幾天的奔波，我們已經精疲力盡，這樣下去，我們不死於兵刃之下，總有倒斃在路上的一天。我真懊悔，要死不如死在家鄉，倒省了這一番奔波之苦！」

鄧伯道聽她說得悲痛，忙安慰她說：「我們已經落後了好幾次，不能夠再就攔了。明天，你把包裹，讓給我一起挑着，你走路可以輕快些。」

女人說：「你挑着兩個孩子已經勉強，再加那麼重的包裹，這怎麼行！這兩個孩子，一個九歲，一個十歲，兩三里也走不動，真是重大的累贅。」

「那末怎樣好呢？……」伯道嘆息着，其實他挑着兩個孩子趕路，也早已受不了了。

火將熄了，女人在黑暗裏，用法弱的口音問：「難道……難道我們不能夠丟下一個孩子嗎？」

鄧伯道說：「這是什麼話？」

女人說：「大難臨頭，誰也顧不得誰。我們這樣拖下去，一定要同歸於盡。如果我們忍心些，丟下一個孩子，一方面負擔輕些，趕路也可以快了，一方面可以節省一份的口糧。這個孩子也許命裏有幸運，並不會遭到不測的。——我想來想去，只有這一個辦法。伯道，你看怎樣呢？」

鄧伯道說：「唉，我何嘗想不到這個！我們所以落後，全爲了兩個孩子。但是，十歲的綏兒是我們的親姪，九歲的維兒是我們的骨血，雖然我們不妨忍心一點，却叫我丟下那一個？」

女人說：「綏兒究竟不是我們親生的。我們不能夠爲了顧全他，大家同歸於盡呀。」

鄧伯道不回答她，自己沈吟着：「唉，真是無可奈何了！危急臨頭，我不得不丟下他；皇天后土，實鑒我心。」

女人說：「你已經決定了嗎？」

鄧伯道決然說：「爲了保全你我和一個孩子，我們只得丟下另一個孩子。我已經決定了。讓我明天見機行事。只剩一個孩子，我們可以輕鬆些，也許還跟得上大隊。」

於是兩個人不再說話了。蟻伏在稻柴堆裏的兩個孩子，睡得很甜，還發出輕微的鼾聲。——可憐這兩個小小的流亡者，誰想得到明天要遭到最不幸的命運！

第二天早晨，鄧伯道挑着担子，載着他的獨子維兒和姪子綏兒，女人背負着沈重的包裹，繼續踏上流亡之途。可憐他們實在走不動了，腳底重繭，挨一步喘一口氣。他們要趕上逃難的大隊，顯然已經無望，在他們後面接踵來的，也許不是難民，却是石勒的大兵。那末怎麼辦呢？害怕更叫他們下了決心：丟下一個孩子，併成一副担子，兩個人流輪挑着，趕路輕快些，才能夠逃出虎口。……

他們走了一個時辰，來到一個荒涼的鄉村。照例不會碰到什麼人，連雞鳴犬吠的聲音都聽不到。

鄧伯道嘆氣說：「我實在走不動了，得休息一下，就在這個桑園裏歇腳吧。」

他們走進一個桑園。成行的桑樹，早剩下了空枝，只是枝頭還有幾片枯黃的殘葉，在冷風裏瑟瑟地戰抖。鄧伯道放下担子，靠在一株桑樹幹邊坐下，對女人說：「我渴得很，你拿着瓦罐去，給我舀一點水來喝吧。」

女人把包裹放在擔子旁，拿了瓦罐出去舀水。她找不到有水的地方，也無從問訊。亂走了好一刻，才在一個澄清的池塘裏，舀了一瓦罐滿滿的水。她自己也渴得很，先喝了幾口，才急急忙忙地向桑園走回去。未曾踏進桑園，她突聽到哭喊聲：「爸爸，你這是什麼意思呀？爸爸……」這正是她的維兒的聲音。

女人趕進桑園，看見鄧伯道兩眼滿含淚水，蒼白着臉，正把自己的孩子維兒綁縛到桑樹上去，維兒在一邊哭喊，一邊掙扎。但是九歲的孩子，怎能夠抵抗殘暴的父親。女人也來遲了一步，等她趕到前面，維兒已經給綁住在樹幹上了。另一個孩子綏兒，縮在那邊發抖，睜大眼睛看着這一幕，害怕自己也受到同樣的辣手。女人衝近樹幹，給鄧伯道拉住，她嘶聲說：「你……你在幹嗎！你竟忍心拋棄我們的嫡親骨肉嗎？」

伯道說：「唉，我們不能夠同歸於盡。我只好丟下一個。」

女人說：「這是我們自己的孩子！」同時，維兒喊着：「媽媽，媽媽！救我！」

伯道用袖角拭着眼淚，說：「兩個孩子都是我們所疼愛的，叫我丟下那一個呢？我那可憐的綏兒，他從小就沒了父母——我的弟弟在六年前去世，我的弟婦又捨棄他改嫁。我弟做了一世的人，只留下這一點骨血。如今我們在患難中丟下他，我弟從此無後，他在九泉下也難於瞑目。——唉，我鄧伯道不能夠對不住已死的弟弟，不能夠丟下綏兒，我只好把維兒留在這裏，聽天由命了。」

女人哭着：「伯道，你說的話原不錯。只是你我結婚十多年，也只有維兒，他是我們的獨生子呀！」

伯道說：「我心痛如絞，我怎能捨棄我們的維兒！但是兵荒馬亂，大難臨頭，只好忍心這麼做了。如果我們丟下綏兒，我弟的一脈是絕了。我跟你邊在中年，後日方長，將來總會生下一男半女。」

維兒聽懂了爸媽的對話，他哭喊起來：「爸爸，媽媽，你們不要丟下我！你們不要丟下我！」

夫妻倆都哽咽起來。伯道對維兒說：「維兒，請你原諒我，爸爸是不得已的。爸爸要保全綏兒，不得不丟下你。你的叔叔有靈，明白我的苦心，會在暗中保佑，也許有人經過這裏，搭救你去的。如果你有救星，長大起來，永遠忘記你那忍心的爸爸吧！」

維兒還是哭着，掙扎着，絲毫不曾聽得爸爸的話。女人好幾次想上前，都給伯道抖抖的手臂攔住。她知道事情已經不能夠挽回，哭着向維兒說：「維兒呀，維兒呀，你的爸媽害了你！」

伯道說：「方才我已經掏出紙筆，給孩子寫下姓名、籍貫、他的生辰八字，和父祖的姓名，那張紙藏在他的懷裏。這桑園靠近大路，總有人經過，自然會釋放他。即使沒有人經過，我給他綁縛的是活結，他掙扎好一會，也能夠脫身的。如果皇天佑我，他碰到好心腸的人，加以收養，就可保全生命。——唉，維兒呀，爸爸因為要顧到綏兒，顧不到你了。」他對女人說：「不要耽擱時候了，走吧！」

臨到這生離死別的關頭，自然依依難捨。鄧伯道抱起綏兒，放在竹筐裏，那一端放着包裹，他挑起担子，拉着女人說：「走吧。事情這樣措置是對的，雖然我們心上的痛苦是永遠痊癒不了，但是我們將來可以見我弟弟於地下，一點也不必負疚了。」

鄧伯道拭着眼淚，女人啼啼哭哭的，走出了這冷落的桑園，他們悽愴得很，甚至於不敢回頭看一眼。走了幾步，維兒的哭喊聲：「爸爸，媽媽，不要把我丟下在這裏。……」還在後面。鄧伯道真的忍不住了，淚痕縱橫地跪了下去，向上天禱告說：「上天呀，請你保佑我的維兒。我求你別讓他遭到不幸，我是一個殘酷的父親，我再也不希望跟他重逢。上天呀，你會另外給我一個孩子的。」他撫着綏兒的頭，綏兒已經嚇怕得面無人色，伯道柔聲說：「綏兒，別怕，伯伯一定不丟下你的。」

綏兒抖着聲音說：「伯伯，你去帶阿維來。我要他跟我們一起走！……」



一羣羣的流浪者，好容易渡過長江，逃難到了江南，才得稍稍安心。鄧伯道和他的女人，任子綏兒，長途奔波，也終於到達了安全地。江南很太平。長江天塹，胡騎決不能夠飛渡。沃野千里，出產又很豐富。那裏晉皇室的嫡系司馬睿，受了逃難來的貴族官僚的擁護，在南京組織晉政府，做了皇帝。繼承原來的系統。歷史上稱作東晉。雖然黃河流域胡騎縱橫，長江流域却在發達下去。

鄧伯道原是世家望族，而且德行學問，一向很受人們稱譽。他流亡到了江南，自然不愁沒人汲引。辛苦の旅程完了，苦盡甘來，他做了晉政府的官吏。他一步步地高升上去，居然做到了吳郡的長官。他是得意榮華了，他的任子綏兒，受到他很好的教養，也長成一個英俊的青年了。但是伯道夫妻和鄧綏三個人的心上，總有着醫不好的傷痕，那就是秦園裏捨棄鄧維的那一件事。尤其是伯道想到自己下的辣手，一直是難過的很。他曾經兩三次派人到那一帶去，暗暗尋訪鄧維的下落，可是找不到。什麼音信都沒有。準定的，鄧維是完了，他是遭到不測了。兵荒馬亂的年歲，把九歲的小孩子丟在那樣沒人的地方，他會活得下去嗎？連他葬身的地方，也永遠不能夠知道了。鄧伯道夫婦，希望上天賜給他們另一個孩子，可是幾年裏，伯道的女人不會懷過孕，不要說一男半女了。直至老年，伯道還是沒有孩子，他們是無後了。

伯道的女人很賢淑。她自己已經不能夠生育，便託媒婆尋找一個康健的姑娘，買來給伯道做妾。她懂得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的舊格言，她希望有一兩個庶子，也可以延續宗脈。好容易媒婆找到一個漂亮的姑娘，帶到伯道的家中。一見之下，這個姑娘不是別人，正是伯道的堂甥女。原來在大亂中，她們一家也流亡到江南來，跟自己的戚族離散。幾年裏，她在愁苦中生活，父母雙亡，無可依靠，只好賣身爲婢妾。幸而碰到伯道。伯道忙帶她住着，給她另行擇婿。好像上天故意跟伯道開玩笑，伯道從此也不再買妾的念頭。

直到老邁，鄧伯道夫婦，膝下還是沒有孩子。女人想到從前的事，總悲哀不勝。還是伯道安慰她說：「人

們都明白我，說：「天道無知，竟使伯道無兒。」上天不是無知的。上天只允許給我一個獨子，我親手把他弄棄了，自然不會再有第二個。如果我有後，我弟是絕嗣了；如今我雖無後，我弟的宗脈延續，這不是一樣的嗎？」女人只好含淚點頭，付諸長歎罷了。

## 十八 祖 遜 倡 義

星橫斗轉，夜已過午了。在河南府衙門的書房裏，紅燭之下，還坐着兩個值夜的職員。這兩個年紀很輕。其中一個姓名叫劉琨的，因為疲倦，已經伏在案上打盹，還透出微微的鼾聲。那一個姓名叫祖遜的，濃眉方臉，長得很英俊。這時他好像想着什麼心事，炯炯的眼光，對着搖搖欲滅的燭火，一點也沒有睡意。有時他還搖搖頭，吐出一聲低微的嘆息，臉上顯出憂傷的神色。最後，他自己喃喃地說：「唉，國事弄得這樣，大亂就在眼前。渺小的我，有什麼能力挽回呢？——唉，難道我竟不能夠給國家盡一點力量嗎？」

祖遜在沈想着，也有點朦朧臃臃起來。突然「喔——喔——喔——」在黑暗裏送來一聲雞鳴。因為夜半人靜，這雞鳴分外洪亮清楚。祖遜受了一驚，清醒了許多，馬上從座上跳起身，推着旁邊正在打盹的劉琨，說：「醒醒呀！醒醒呀！你聽這是什麼聲音？」

劉琨給推醒，揉着惺忪的眼睛，說：「不是雞鳴嗎？天快要亮了嗎？」

祖遜說：「沒有，此刻只是丑末寅初光景。這是最早預報天明的雞鳴。它在沈沈黑暗中，喚醒了我們。午夜過了，第一聲的雞鳴起了，天明還會遠嗎？我們得感謝它的預報。」

劉琨點頭說：「這話不錯。」

祖遜說：「這幾聲雞鳴，把我的睡意驅逐得乾淨。我們有職在身，不能夠這麼糊塗。在這沈沈黑夜，光

明尚未臨到的時候，我們正該格外鍛鍊自己，可以給國家做點事業。我們出去舞劍吧。」

劉琨說：「好。」

兩個青年步出書房，走到中庭。殘月疏星，庭中依稀可辨。祖逖先拔出明晃晃的佩劍；接着，劉琨也拔出劍來。兩人對舞着劍。靜靜的夜裏，外面還送來一兩聲清楚的雞鳴。

劉淵石勒起兵叛晉後，中原大亂，晉室南渡。祖逖也跟着政府到了江南。他出身世家，原有資歷，就在南京的東晉政府裏，做了一個武官。但是江南雖好，究竟不是故鄉。他們在黃河流域的故鄉，正給胡騎所蹂躪，山河破碎，烽火徧野，祖逖怎能忘懷呢？他一直想做點事業，這正是他給國家效勞的機會。他沒有一天不想從劉淵石勒的手裏，奪過淪亡的北方半壁江山。他素日有着俠義的聲名，很得人望；此刻在江南，便招收流亡，結納一班有志的人，跟他們慷慨激昂地談論國事，大家互相勉勵，預備去恢復中原。

祖逖一邊計劃着恢復的事，一邊對東晉政府的領袖說：「我們晉朝弄得這樣，並不是在上者暴虐無道，而使民心叛離。乃是由於皇室的貴族，互相爭權，釀成骨肉相殘，削弱了政府的威信和實力。於是異族生了野心，乘此叛亂，蹂躪中原。如今北方的遺民，受夠了荼毒苦難，誰不想望故國，我王自然也不願偏安半壁，讓北方一直在水深火熱之中的。我王如果肯出兵北伐，派遣統帶，建着堂堂正正的旗號，說是恢復故國；中原豪傑，一定聞風響應，驅逐異族，還我河山，就可以達到目的了。」

東晉政府的領袖，只想在江南做皇帝，其實並沒有意思北伐。但是祖逖恢復心切，好幾次勸說，給說得膩了，不得不敷衍一下。政府就下了命令，封祖逖做奮威將軍，並淪陷的豫州的長官，叫他自行去辦理；還略略補助了一點布粟，軍器一類是沒有的。其實是讓他赤手空拳，去從殘暴的胡騎手裏，搶回淪亡的河山。

祖逖並不灰心。他有的是忠義的心，和願意始終跟隨他的少數部下。他帶領這少數部下和親族，離開南

涼，北渡長江，預備向中原挺進。江南青綠的山原，漸漸地落在後面，只剩一線；展開在他的眼底的，是長江裏滔滔的濁流。江面寬廣，天風浩渺，幾葉扁舟，冒着波浪橫渡過去，水聲在船邊嗚咽。祖逖是滿懷的感觸。他不禁敲着楫，對部下悲壯地說：「我們今天渡江北進，如果不能夠肅清中原，還我河山，誓不再渡長江而歸！」部下也很受感動，齊聲說：「我們決意遵照將軍的話幹去！」

渡江後，祖逖在淮陰地方，暫時駐紮。他一邊開治，鑄造兵仗，一邊招募兵士。他招得了二千多人，勉強湊成一支軍隊，便向混亂的黃河流域進發。

祖逖少年時代的同志劉琨，也留在北方。劉琨忠於晉朝，想在這亂世中做點事業，立身揚名，眼祖逖一樣。但是他的才能和見識，不及祖逖，他自己也知道。他常對人說：「我總是就心祖逖先我着轅，取得功名。」當時劉琨在北方的異族間周旋，勸他們棄戴晉室，想利用他們互相牽制，再養成自己的勢力。然而他的努力，並沒有什麼成功，反而死於鮮卑族軍閥之手。祖逖在行營中聽到老朋友的死訊，悲傷得很。想到少年時代中夜聞雞起舞的那一會事，他肅清中原的決心，更堅固了一層。

祖逖當前的對手，是後趙王石勒。石勒原是羯人，一向懷有野心，他跟從劉淵起兵，蹂躪中原。此刻自成一軍，囊括黃河腹部一帶，聲勢很盛，他引用中國的謀士，草草建立制度，自稱趙王；一面解散流亡，勸課農桑，居然略有一點國家的規模。當時五胡亂華，各式各樣的異族，蜂擁地進入北中國，地方豪族和軍閥，也擅自割據，互相逐鹿中原。在這一片悲慘世界中，石勒算是最強的，他連年征伐，也造成了鞏固的基礎。祖逖雖然慷慨忠義，又有智謀，然而帶了數千名烏合之衆，甲仗不完，沒有接濟和援兵，要跟後趙石勒競爭，却是很困難的。

祖逖到了河南，後趙軍聞風撤退。祖逖便進駐開封地方，開始收拾破碎的山河。中原豪傑，素來仰望祖逖

的聲名，此刻聞風來歸。甚至於石勒留下的那些鎮守者，也叛離了後趙，來投降祖逖，歸順晉室。祖逖對待部下的弟兄，一向同甘共苦，飲食起居，跟大家一樣，很得士心。現在他對於那些來歸降的人，不論親疏貴賤，一概推誠相待，絲毫沒有一點猜疑。尤其是對反正的中國人，更以恩禮相結，勸他們爲晉室效力，毋使祖宗坟墓，永遠淪於夷狄。有些人聽了他的話，竟是感激流涕。他的部衆，愈來愈多，不像當初渡江時那樣的孤軍深入了。

祖逖開始收拾殘局。河南一帶，已經蕭條得很，人民除了死於饑饉和逃亡外，餘下的流民，少壯挺而走險，老幼展轉溝壑，到處是焦土和面有菜色的飢民。祖逖盡心規劃，讓流民能夠安居樂業，努力農事。他收積糧米，訓練軍隊，預備幾年之後，再進攻河北，打倒僭逆的後趙。就是在江南的東晉政府，也認識了祖逖經營河南的功績，於是下詔加封祖逖做鎮西將軍，作爲嘉勉。

趙王石勒原也是英雄，他知道祖逖不可小覷。但是他自己正有事於河北，無意來跟祖逖爭奪河南。如果此刻祖逖羽毛未豐滿，他以全力南下，也許可以打敗祖逖，可是他也不想也不願意這樣做。他只求各守境界，不跟祖逖發生衝突；好在此刻祖逖的實力也不夠進討河北。石勒想博取祖逖的好感，他打聽到祖逖的祖墳在河北，便給他修理祖坟，並派人看守，四時設祭。接着，石勒託人帶信給祖逖，告訴他這件事，表示希望兩方面和好的意思。

祖逖並不會回報石勒。正巧祖逖部下有一個副將董建，犯了罪，恐怕受刑罰，便逃奔後趙。董建見了石勒，居然進獻攻打祖逖的計劃。石勒非但不聽，却把董建擒住斬首，把他的頭差人送到祖逖那裏去，並且說：「叛臣逃吏，忘恩負義，是我生平最痛恨的事。董建是將軍的叛將，也就是我的叛將。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，我決不肯收納這種負義的人，來進行陰謀詭計，謹斬董建的頭奉上。」祖逖才知道石勒也是不容易對付的人，急切不能相圖，便允了石勒的請求，雙方各守境界；他格外的埋頭蓄養實力，等待他日的機會。

祖遜家裏有一個名叫王安的奴隸，也是鬻人。他做事勤謹，極得祖遜的歡心。祖遜對待他，也很不錯。有一天，祖遜對他說：「你在我的家裏，到底不過是一個奴隸，照你的能幹，不該就此埋沒了。我知道你是鬻人，而且跟石勒也有點認識，你正可以到他那邊去，也許有什麼好機會。」他又拿出豐厚的川資，打發王安到後趙去，而且誰也不知道這件事。王安去後，自然不能夠帶消息來問候他的故主，不久祖遜自己也就忘記了。

兩三年來，祖遜經營河南，已經約略有點規模，可惜後趙無隙可乘，他總在暗中準備，等待機會。這時候晉政府派了大臣戴淵，到了河南，來指揮祖遜的部眾。祖遜看到戴淵雖有才望，卻沒有遠大的見識；自己開闢荆棘，經營初有規模，卻讓戴淵坐享其成的來代替，心裏已經有幾分不高興。但是，政府的命令，究竟不好違抗，只得受戴淵的指揮。接着，祖遜知道晉室的大臣，互相爭權，將有內亂發生，戴淵來此，原是皇帝的旨意，想利用祖遜的兵，從事內亂的。這時祖遜真是悲憤的很。他苦心經營，原想克復中原，誰知這事未有眉目，而政府內部的情形，却每况愈下，真使志士灰心。傷心之餘，又因辛苦過甚，祖遜終於生病了。病了兩三個月，這位忠義謀國的志士，竟然死於開封軍次。河南一帶的士民，聽到祖遜的噩耗，都是痛哭流涕，如喪父母。唉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！有志未竟，千古同悲！

東晉政府聽到祖遜病故，也非常震悼，便封他的兒子祖約爲西平將軍豫州刺史，統率祖遜的軍隊。次年東晉的內亂，也就爆發，政府用全力來對付叛軍，克復中原的話，化爲泡影。後趙的軍隊，却來侵略河南。祖約只好向南退却，連他的父親所苦心經營略有成績的事業，也給粉碎了。

東晉的內亂，起伏無已。幾年後，連祖約也捲入內亂的漩渦裏。祖約因爲怨望朝廷上的大臣專制，跟從了軍閥蘇峻反叛。叛軍在開頭很得手，但是沒有幾時，終給各路的勤王兵所討平。祖約失敗後，安身不得，帶了他的家族，亡命到後趙去，託庇於石勒的麾下。

祖約實在對不住他那忠義蓋世的父親。祖逖決志爲國效命，恢復中原，費志而沒；祖約却加入叛軍的一夥裏，無論他們的舉事是否正當，至少是延長了內亂，削弱了祖國的實力。失敗以後，祖約亡命到後趙，覬覦事仇，那更是不應該。

祖約到了後趙，自然石勒也不肯容他。石勒即皇帝位後，便誅殺祖約及他的家屬。像祖逖這樣的義士，僅傳兩代，就受到滿門抄斬的處分；黃河南北的士民，有的仰望祖逖的威名，有的懷念祖逖的恩德，聽到了這個不幸的消息，大家都覺得惋惜。但這是石勒的命令，而且當人命如草芥的亂世，是萬萬不能挽回的。

當石勒下了命令，祖約一家將要受刑的時候，後趙有一個將軍，趕緊到刑場上去，他一邊走，一邊嘆息說：「唉，像祖逖將軍那樣的義士，怎可使他絕了後嗣呢？我雖然不能夠挽回皇帝的憤怒，可是我的地位不小，總有機會想個辦法。」他到了刑場上，一邊跟監刑的官吏招呼，一邊打量祖約的家屬。祖約的家屬很衆多，男女老幼，知道已臨末日，全痛哭成一團。那將軍趁別人不注意的時候，便偷了祖約的小兒子道重，藏匿在一邊。道重竟逃脫了性命，跟隨了那將軍溜出去。——也許有人聽見那將軍的舉動，可是那個將軍顯然地位是很高的，而且傷心祖氏慘遭族滅，誰也不會說出來。但是那將軍奮不顧身，冒着萬死的險，在刑場上保全祖逖的後裔，真所謂「下井救人」一樣的義勇。他是誰呢？他就是從前祖逖送他回到後趙去的奴隸王安，現在仕於後趙，位爲左衛將軍。

靠了王安的撫養和庇護，祖道重幸得無恙。祖逖總算一脈不絕。後來後趙滅亡，祖道重仍舊回到江南，投到祖國的懷抱裏。

## 十九 南八好男兒

唐朝到玄宗皇帝時，武功極盛，版圖也最廣。據說，當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，三百三十一；羈縻之州八百。並在國境上設十節度使，來經略邊疆。節度使大抵是有功的武將，他們擁着重兵，鎮守一個地方，漸漸地養成勢力，成爲軍閥。中央政府的權，因此外移到節度使的手裏，尾大不掉，就爲唐朝中葉後起伏的禍亂之源。

安祿山原是胡人，因爲勇敢善戰，積功封爲將軍。他雖然懷着極大的野心，然而樣子非常誠懇，很得唐皇帝的愛寵。唐皇帝叫他鎮守河北，封他做平盧節度使，接着又叫他兼范陽和河東節度使。他統轄三鎮，兵力和權勢都極雄厚，成爲一個大軍閥。他於是想要窺竊中國的神器，便在公元七五五年，舉兵叛變了。

安祿山統帶他的部下健兒，號稱十五萬，起兵范陽，南下爭中原。唐朝太平已久，國內從無戰亂，百姓不識兵革。等到「漁陽鑿鼓動地來」，遠近駭驚，負責地方的官吏，手足無措，也不知道怎樣守土才好。安祿山的叛軍，勢如破竹，渡黃河而南，陷洛陽，進攻潼關。潼關是首都長安的門戶，可是叛軍一到，竟然失守。皇帝聞報心驚，只得到西南的四川去避難。安祿山就攻入長安，恣意蹂躪首都，並做起僞皇帝來。叛軍就以洛陽做大本營，縱橫大河南北，跟唐朝爭天下。唐皇帝遠在四川，幸得太子爲了維繫人心，在靈武地方即位，借了回紇的兵，和郭子儀李光弼諸將的効力，保全西北一隅。

長江淮水一帶，原是繁富的區域。唐政府的財源，就靠這一帶地方。叛軍也久想南下到江淮，一面切斷唐政府的給養，一面可以取這一帶的穀米財富充軍餉。從河南到江淮的路上，睢陽是要衝。如果不能夠攻陷睢陽城，休想到江淮流域去。那時睢陽在唐朝的官吏的手裏，叛軍便全力來攻打睢陽，志在必得。

於是歷史上便展開了最淒烈悲壯的一幕——張巡死守睢陽。

張巡原是真源縣長。安祿山叛軍南下，一些無恥的官吏，爭先獻城迎降。張巡不願屈服，起兵討賊。他部



下的人數雖少，却深受張巡的忠義所感動，決意爲國家爲主將犧牲。部下最得力，有雷萬春南霽雲兩個副將。且說南霽雲排行第八，小名南八。他孔武有力，激昂慷慨，原是一個血性人。他的出身並不高，只是一個船夫，雖然不懂詩書，忠義却是天性。張巡起兵討賊時，南霽雲就投到他的麾下，很受張巡的賞識，立下戰功，升做副將。張巡對於部下，既像嚴父，又像慈母，恩威兼施；因此部下跟他也好像是家人戚族一樣，死生相隨不渝。就是最低的小兵，也是如此，自然不必說南霽雲雷萬春等副將了。

張巡堅守雍丘城，好幾次打退來攻的叛軍，使他們不敢再犯。這時叛軍想南下江淮財富之區，便派大將尹子奇攻打衝淮陽城。淮陽縣長許遠，是一個書生，雖然忠義有心，却不懂戰陣。他一面死守，一面派人向張巡告急，請他來救援。張巡對部下說：「我們困守雍丘，不過替國家保全一隅的地方；雍丘怎及淮陽城的重要？淮陽是江淮的屏障，無論從那一面說，我們不能坐視許遠失敗，不去救援。我決意以全力去幫助許遠，不使淮陽淪陷。我們馬上出發吧！」

張巡帶了部下，突破重圍，衝進淮陽城下。許遠忙開城迎入。他們的寒暄話也不會說完，尹子奇知道淮陽得了外援，便點起人馬，前來攻城，預備一鼓而下。城中的軍隊，看見張巡來到，勇氣百倍；張巡的部下，也都是身經百戰的士兵，大家磨拳擦掌，預備廝殺。攻城的和守城的，雙方晝夜苦戰，一共繼續了十六天，叛軍損折無數，尹子奇見急切不能攻下，自己的隊伍又需要整理和補充，便率軍退却。淮陽城暫時解了圍。

叛軍退後，誰都猜得到他們不久就將持土重來。於是張巡和許遠巡視各處，修補城堞，計劃此後守備的事。張巡因爲許遠是本城的縣長，自己是來援的客軍，不敢擅自作主，處處聽許遠的意見。許遠對張巡說：「我是一個不習攻戰的書生，不過守土有責，所以不願離開淮陽，勉力支撐。將軍智勇兼備，而且深得將士的心，所以我請將軍主持守城和攻戰的事，一切全聽將軍的指揮。以後我只做調軍糧、修戰具、和撫慰民衆的工作。請將軍答應我。」張巡義不可却，便負起了守淮陽的責任。

春三月，尹子奇果然帶了大兵，來攻睢陽。早有探子來報。張巡對將士們說：「叛軍又捲土重來，他們一定志在必得。我負着責任，城存與存，城亡與亡，原是本分。可是我想到諸君爲國犧牲，肝腦塗地，而皇帝遠在西北，音問不通，犒賞不至，我覺得這是很對不起諸君的！」

大家全慷慨地說：「我們甘願跟將軍同存亡，決無二志，請將軍別說這樣的話。」

於是張巡推牛設酒，大宴將士。尹子奇兵到，張巡帶了全軍出城。他自己親自指揮，趁叛軍立腳未定，直衝敵陣。尹子奇措手不及，慌忙應戰，將士已經大亂。一場苦戰，張巡斬敵將三十餘名，殺士卒三千餘人，把敵軍逐退數十里。第二天，尹子奇挑選了精兵，又衝到城下；張巡奮力迎戰，接連幾天都是得勝，可是敵軍人衆，緊緊地把睢陽圍得水洩不通。

張巡改變戰術。一連幾夜，他吩咐將士，在城上鳴鼓吶喊，好像要衝出城去夜襲。敵軍通夜警備，枕戈待旦。可是直到早晨，城中聲音全無。敵軍給鬧了幾夜，弄得非常疲倦，夜中警備到天明也解甲休息了。張巡和南霽雲雷萬春幾個副將，各帶了幾十名敢死隊，衝出城來。等到尹子奇知道，張巡的部下已經從四面八方衝到營裏，營中大亂，要性命的棄甲奪馬而走，來不及逃走的都做了刀下鬼。尹子奇督軍支撐。張巡望見敵軍裏有幾個高級的將領在指揮，可是不認識那一個是尹子奇。他心生一計，立刻把樹枝削成箭形，向前射去。這箭落在城上，有敵兵拾得，上前去報告主將，說張巡那邊箭也射完了，只得削樹枝作箭。張巡早看到那敵兵所報告的主將，一定是尹子奇，於是回頭對南霽雲說：「那個穿着紅袍在那裏聽取報告的，是賊將尹子奇。南八，你是好射手，趕快賞他一箭。」

「是。」南霽雲應了聲，彎弓搭箭，瞄準了嗖的射去，正中尹子奇的左目。幸而距離很遠，尹子奇不會喪命，只負了重傷，趕快策馬而逃。敵軍見主將受傷，無心戀戰，向後潰退，張巡追趕不及，收軍回城。尹子奇爲了養傷，解圍退去。

這次解圍又是暫時的。尹子奇一目失明，切齒痛心，到了夏末秋初，他增兵數萬，直撲睢陽。這次他有了充分的準備，決意踏平睢陽城，來出心頭的惡氣。睢陽經過半年的苦戰，糧食快完了，接濟和救兵，却毫無希望。到了這時候，將士們每天只派到一合米，糲和了菜葉樹皮草根，一起煮食；死傷之餘，守城的兵士，也只剩下一千六百人，都是飢餓疾病，面黃肌瘦，不戰自斃，難於出城衝殺。於是尹子奇的大軍到了睢陽城下，把它包圍了。

尹子奇開始攻城。張巡督率將士，苦苦堅守。睢陽城邊，簡直成了血磨坊。尹子奇用盡了攻城的法子，總給張巡所破，只好在睢陽城，穿了三層壕塹，再立下木柵，緊緊圍住。他知道城裏糧米不穀，接濟和援兵又不會來，讓他們坐而待斃，怕他們不屈服。

睢陽城裏，糧食和兵士，都很快地消滅。後來能夠拿了兵戈守城的人，只有六百名光景。糧米完了，大家拿茶紙來填塞飢腸；張巡和許遠吃的也是這些東西。張巡整天整夜，在城頭巡看，疲倦了就在城樓裏假寐，不再下城去。但是看到城外，幾層的壕塹後面，是密密層層的敵營，刀鎗耀日，旌旗蔽空，包圍得這樣緊，就是插翅也飛不出去吧？

那天早晨，張巡在城上召集將士，說：「賊衆我寡，而且糧盡矢絕，再要死守下去是很困難的。我知道許叔翼在譙郡，尙衡在彭城，賀蘭進明在臨淮，他們都擁着重兵。睢陽是這幾個地方的保障，他們爲什麼不來救援呢？也許他們不知道這裏苦苦支撐的情形。我想派遣使者衝出重圍，到賀蘭進明那裏去請救兵。諸君中誰能夠担当這個使命？」

南霁雲應聲說：「小將願往。」

張巡說：「好的。你帶多少人馬去？」

南霽雲說：「我怎敢多分守城的兵士，只帶自己部下的三十騎，已經足夠了。」

於是張巡寫了告急的文書，付與南霽雲。南霽雲披掛上馬，帶了部下三十騎，奔出城外，踏過敵軍的壕壟，向前衝殺。數萬敵軍直擁上來。南霽雲一馬當先，近者槍挑，遠者箭射，沒有一個人敢近身。他馳騁到處，敵軍像波浪一樣的分開來，到底給他殺開一條血路，突出重圍，檢點部下，只少了兩人。

南霽雲馬不停蹄，到了臨淮城，見了賀蘭進明，遞上張巡的手書。賀蘭進明看畢，沈吟着不說什麼。南霽雲催促着。賀蘭進明看着他，慢慢地說：「你離開睢陽，已經有幾天。聽你說來，睢陽城的陷落，就在旦夕。誰料得到這幾天裏不會失守呢？我正在考慮，究竟派救兵去可有好處。」

南霽雲說：「如果睢陽已經陷落，要救兵徒勞奔波，我請以一死謝將軍。而且睢陽一失守，敵軍就要南下臨淮。救睢陽就是保全臨淮，將軍最好馬上發兵，還要考慮什麼！」

賀蘭進明並不答應他，一面分付擺設酒席，款待南將軍，一面詢問他突圍的情形。原來賀蘭進明看到南霽雲的勇武，想留他在自己的麾下，所以非常優待。酒席擺好了，進明請南霽雲入座。南霽雲站在那裏，對着豐盛的酒席，流着淚慷慨地說：「唉，我來的時候，睢陽城裏的人，從主將到小兵，都沒有飯吃，只煮些樹皮草根茶紙充飢，快一個月了。如今對着這盛宴，我雖想獨自享受，那裏能夠下咽呢？」又看着進明說：「將軍手握重兵，袖手旁觀，看睢陽不守，一點也沒有分災救患的意思。難道這是忠臣義士的態度嗎？」

賀蘭進明還是不聽，只勸南霽雲入座。南霽雲拔出佩刀，砍去一個手指，對進明說：「我南八既然不能轉達主將的意思來完成使命，請把這個手指留在這裏，當作憑信，俾得歸報。」

座中的人看到這壯烈的舉動，感佩得很。但是賀蘭進明到底不肯派遣救兵，南霽雲沒有辦法，只好離開臨淮。

但是他總不會完全叫睢陽城裏失望。他歸途中經過寧陵，說動了守將廉坦。他們帶了三千人，星夜疾走，

冒圍且戰且行，到睢陽城下，和尹子奇軍大戰，到底衝破了包圍。死傷之外，只得千餘人入城。南霽雲見了張巡覆命。城中將吏，知道援兵完全絕望，都痛哭失聲。而敵軍的包圍却更急了。

延到秋末冬初，睢陽城裏，簡直成了人間地獄。外面尹子奇增調生力軍，緊緊包圍。敵軍的接濟，源源不絕，有時設宴張樂，鼓吹喧天。城頭上困守的殘軍，只有相對愁嘆，拚死支持。本來張巡和許遠商量，趁早棄城東走，也許可以衝出重圍。但是張巡說：「睢陽是江淮一帶的屏障，如果不守，敵軍乘勝長驅，進窺東南，江淮也必不保。而且我們的部下，飢兵數百，就是衝出城去，不會達到目的地，也要給完全殲滅。還不如死守在這裏，作無望的等待，也許上蒼相佑，會有救兵來到。」於是商議定當，他們決意死守睢陽城，直戰到一兵一卒爲止。

城裏已經有一兩個月，不會見過一粒米穀了。樹葉、草根、茶葉、紙張，也全給煮食完了。將士們就掘些蛇鼠等小動物充飢。這些小動物能有多少，不久自然一無子遺。飢餓的將士，迫不得已，只好屠殺自己的坐騎；馬是一個將士的第二生命，人們爲了苟延殘喘，就犧牲了它來果腹。最後，什麼可吃的東西都已不見，張巡還盼望萬一有救，用了最後的辣手——殺人來吃！多慘酷的一幕，多悲痛的弱肉強食！張巡和許遠，殺了家裏婢妾來饜士卒。然後把城中的婦女屠殺；接着又屠殺老弱的男子。城裏的人，大家都知道無論守與降，最後總不免一死，大家在血腥中挨着最艱苦的日子，可沒有一個叛離的。這時餘下守城的男子，不過四百餘人，而且全是飢病無力，不堪應戰。幸得敵軍並不來攻打，所以睢陽城的陷落，還遷延了幾天。

尹子奇知道了城裏的情形，才放心攻城。十月裏的某一天，敵軍四面上城，張巡想督率部下接戰，已經來不及。其實也沒有一個人還能夠作戰的。困守十個月的睢陽城，終於陷落。張巡和許遠全做了尹子奇的俘虜。

張巡以下，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幾個飢病的將領，都給反縛着，解送到尹子奇的帳前。張巡的兩眼裏，閃閃炯炯的血光，臉上露出悲憤的容色，他雖然面有菜色，精神仍舊非常飽滿。他見了尹子奇，站在那裏，怒罵不肯屈膝。尹子奇問他說：「聽說你每次親自督戰，總是眼睜逆裂，牙齒折碎，究竟爲了什麼緣故？」

張巡說：「我痛恨你們這些叛逆，恨不得食肉寢皮，方出心頭的惡氣。不幸失敗，落入你的手裏，還要多說什麼！」

尹子奇憤怒地拔出佩刀，劃開張巡的嘴一看；他的嘴裏果然只剩三五個牙齒。張巡含着滿口鮮血，直向尹子奇噴來。尹子奇閃避不及，戰袍上也染了張巡的口水。這會連叛將尹子奇也深受感動，連忙放下刀，說：「將軍何苦這樣！照將軍這樣的勇武，不如投降了我們，共取功名富貴。」

張巡說：「你要殺我就動手吧，不必用甘言誘惑，我是決不肯向逆賊屈膝的。」

尹子奇的怒氣已經消滅，他格外敬佩張巡，在想用怎樣威迫利誘的手段，叫他投降。旁邊的幕僚對尹子奇說：「將軍雖然想饒恕他，其實是萬萬不妥的。看張巡生平行事，是一個節義的漢子，他一定不肯替我們做事。而且他深得將士和民衆的擁戴，留存了他，後患極可就心。將軍還是殺了他，這是不得已的。」

尹子奇還是遲疑着。他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唉，這許多忠勇的將士，難道沒有一個肯爲我用嗎？」他回過頭來，正看見了南霽雲，說：「這位好生面熟。」

南霽雲說：「不錯。可惜那次的一箭，不射中逆賊的咽喉，只叫你瞎了眼睛。我到如今心頭猶有餘恨！」

尹子奇並不發作，說：「哦，你原來是那次奪圍請援的南霽雲！兩國交兵，各爲其主，你射我一箭，我並不記仇。我所可惜的，你們在圍城中受盡了苦，如今再同歸於盡，懸首轆門，未免太不值得。」他的語調變得異常的誠懇：「你肯以事張巡的樣子事我，我非但不念舊惡，並且格外重用你。不知道你肯答應嗎？」

南霽雲聽了，露出若有所思的樣子，低頭沈吟着，並不回答。

尹子奇看見南霽雲有點動意了，便柔聲說：「大丈夫在世，總得取到功名富貴，何必白白地犧牲。唐朝已快滅亡，你的主將張巡性命也就在片刻。你還是降了吧，別辜負了你一表人才！」

南霽雲還是低頭沈吟。接着，他抬起頭來，看着張巡，像有什麼話要說，又是說不出口。

張巡喊着說：「南八好男兒！死就是死罷了，人生從古誰無死，你不要做不義的事情，更不要向逆賊屈膝，使我死不瞑目。」

南霽雲笑着說：「我沈吟着，原想等機會替國家和我公報仇。我公是深知我的，如今這樣分付我，我那敢不聽命呢？」

這時雷萬春等幾個人也同聲說：「我們也甘願跟我公同時犧牲，決不屈膝！」

於是尹子奇把張巡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，一齊斬首。許遠給解到洛陽去，後來死於路上。

睢陽城雖告失守，但叛軍始終不能發展到江淮流域去。張巡的犧牲，功蹟是不可沒的。

最幸的——對於張巡是最不幸的，張巡死後三日，救兵果然來了。原來河南節度使張鑄，聽到睢陽苦守的消息，便下令浙東、浙西、淮南北諸節度使，共救睢陽。他自己帶了精兵，兼程進發。等他到了睢陽，城已陷落了三日。他雖然不曾救了張巡，却阻過了叛軍南下發展。

接着，郭子儀率領回紇兵，收復了洛陽。叛軍反正，尹子奇也死於亂兵之手。只有睢陽城裏，留下張巡南霽雲的雙忠祠，直到現在。

## 二十 章臺柳

韓翃是唐代一個青年文學家，擅長寫詩，有才子之名。那時他離開故鄉，到首都長安來，應試進士。長安不單是政治中心，而且是一個繁華的地方。一班貴遊公子，借着應試的名兒，鎮天流連在金迷紙醉之場。韓翃雖然是昌黎的世家，但家境已經式微，他只是一個寒士。他在長安，並沒有與援，也沒有誰給他在鉅公顯宦前面吹噓；而且他的性情很孤介，不願意親自上門干謁大人物，乞求他們栽培。因此他屢試不第，無顏歸故鄉，流落在長安。雖然他的詩文做得很好，可是詩文究竟救不了貧寒呢。

韓翃不大跟人交際，朋友很少，但是在很少的朋友中，也有一位貴遊公子姓李的。李生是長安的大族，家境豪富，但他可不像那些守財奴；他輕財好義，性情直爽慷慨，更愛結交年青的文士。他跟韓翃的認識，是偶然的。這兩個青年，一見之下，就非常的投契。尤其是李生看到韓翃的作品，擊節稱賞不已，知道韓翃淪落不遇，他連聲嘆惋。他在城裏，有着很廣大的別墅，便請韓翃就擱在他的別墅裏，可以朝夕請教。韓翃接受了李生的好意，就搬到他那裏去。

李生在這別墅裏，有着幾個絕色的歌女。其中有一位姓柳的姑娘，美豔第一，天賦歌喉，更超出儕輩。她最蒙李生的愛寵。李生跟韓翃在別墅裏飲宴，她偶被叫出來侑酒。清歌一曲，珠圓玉潤。韓翃看到了她的色藝，真有驚才絕艷之感。可是他是一個拘謹的人，知道她是李生的愛姬，他總是低着頭，難得正眼看她呢。

柳氏倒是一個有心人。她在酒宴上，李生就叫她唱着韓翃所寫的詩。她看到韓翃少年英俊，不禁生了愛慕之心。她偷偷地對小姊妹說：「這位韓先生有那樣的才學，將來決不會一直貧賤的。」她的小姊妹自然跟她笑嘻嘻着，說：「你愛上了韓先生，好在他就住在隔壁的院落裏，你不妨效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吧。」柳氏聽了，紅暈着臉，自悔失言，不勝嬌羞。可是她正色說：「看韓先生的樣子，是一個正直的人，你說着這樣的話，使他對不住朋友了。」

其實韓翃雖然什麼都不知道，只羨慕李生有這樣美豔的歌姬，而柳氏對於青年文士韓翃，已經暗暗地屬意



了。小姊妹們常常談着韓先生的事，跟她打趣。連李生也聽到她們的話，他便記在心裏。

那一天，李生備了宴席，請韓翊來喝酒。兩個人一邊喝酒，一邊談論詩文，說得很高興。酒到半酣，李生又命侍兒，去請柳氏出來。他回頭對韓翊說：「韓先生文章蓋世，柳姑娘色藝雙絕。郎才女貌，正是一對璧人。我想把柳姑娘給韓秀才做如夫人，不知道韓先生肯接受嗎？」

韓翊驚惶地說：「老哥說的是什麼話！我依靠老哥，承蒙幫助的地方已經不少。深感厚恩，無可報答。柳姑娘是老哥最寵愛的歌女，我決不敢奪人所愛。請別這樣說吧。」

李生說：「我已經想過，如果能發玉成這件好事，最適當也沒有了。我的性情，韓先生是知道的，請不要再推却。」他的話說得很誠懇，又回頭分付柳氏拜見韓翊。韓翊慌忙還禮，並且向李生致謝。李生請柳氏更衣入席，又滿清地乾了一杯，祝他們倆幸福。

韓翊客館孤寂，跟柳氏同居後，兩人非常愛好。李生又送了三十萬錢作奩資，供給韓翊布置新家庭，並作活動的費用。韓翊得了李生的幫助，次年應試，居然考中了進士。

照唐朝的制度，考中了進士，並不能馬上做官。韓翊乏人荐引，閑居了一年。在這一年中，他跟柳氏度着極歡快的生活，甚至於不想片刻離開她。那時李生因事，已經離開了長安，韓翊更謝絕了交游，整天廝守着柳氏。倒是柳氏對他說：「考中了進士，金榜掛名，是榮宗耀祖的事。我夫既然有此榮耀，應該衣錦歸鄉，探望自己的親長，不該爲了我而就誤。這裏的資物還幾用，我夫放心回去吧。早去早來，我在等着你。」

於是韓翊跟柳氏暫作小別，回鄉省親。

韓翊一去無消息。好幾個月過去了。他並沒有回來，柳氏真的是望斷秋水，外面紛紛傳言，說河北的節度使造反，烽火頻驚，道路梗塞。柳氏聽了，更加愁憂。家用已經告乏了，她呼援無路，就出賣她的首飾和嫁粧

度日。她爲了韓翃，苦苦支持，相信他決不是薄倖郎，一定會回來的。

韓翃沒有回來，反叛的軍隊却來了。首都長安陷於叛軍之手。叛軍中的將吏，搜求名門淑媛；柳氏聽得這個消息，非常驚惶。她素以美豔著名，伶仃弱質，決不能毀抵抗暴力。於是趁着暗夜，躲到附近的尼菴去，剪掉了如雲的秀髮，洗去脂粉，不再打扮，免得受人注意。尼菴的主持者是素來熟識的，答應庇護柳氏。直到首都爲官軍克復，她總算無恙脫難。但是她仍寄身在尼菴裏，癡心等待韓翃。

韓翃却也無恙。他從故鄉省親回京，正值叛亂，道路不通，只好在中途就擱。後來鶯鶯首都失陷，他惦念柳氏，恨不能飛插翅飛到她的身旁。那時遍地烽火，兵荒馬亂，韓翃真弄得進退維谷。正巧潘青的節度使侯希逸，得人介紹，聘請韓翃到他那裏去當祕書，他才有了安身之所。韓翃在那裏很得意，侯希逸十分器重他。他得知首都已經克復，但是首都的士女，很多遭叛軍將士蹂躪的。他所朝夕懷念的愛人柳氏，就是全無音訊。他因爲潘青的軍務倥傯，一時不能彀分身，便派了一個舊僕，到首都去找柳氏。他說：「如果找到她無恙在京，就告訴她，叫她稍待。我一有機會，馬上親自來京團聚，決不相忘。還有，這一袋碎金，帶去給她。」

那個舊僕到京，轉輾打聽，果然知道了柳氏的下落。他到尼菴裏去找她。她聽他轉達了韓翃的話，歡喜交集。再接過那盛着碎金的袋。那是一枚素絲織成的袋。她打了開來，裏面除了碎金外，夾着一紙，上面正是韓翃的手書，是短短的幾句：

「章臺柳，章臺柳！

昔日青青今在否？

縱使長條如舊垂，

亦應攀折他人手。」

柳氏捧着紙嗚咽着，說：「謝謝他的關切，我一直在等着他呢。」她也照樣寫了一箋，請那人帶回去。她

寫的是：

「楊柳枝，芳菲節，  
所恨年年贈離別。

一葉隨風忽報秋，

縱使君來豈堪折！」

她離開了尼菴，回到家裏。她相信韓翃馬上要來了。她在等待中，不到幾天，忽然有一小隊兵士，擁進她的家裏，把她劫了去。劫她的是誰呢？原來唐朝利用投順的番將，討平叛軍。這批番將全很驕橫。當時有一個番將名沙陀利的，立下很大的戰功，住在首都。他偶然看見柳氏，驚爲絕色，便去把她劫了來。柳氏既然不能脫逃，在暴力的威脅下，只好屈服了。她想到韓翃，終日以淚洗面。

正巧潘青節使侯希逸到京來覲見皇帝，韓翃跟諸將從行。韓翃到京後，公事外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跟柳氏晤面。誰知她已不在。探問鄰居，知道她被劫，劫她的也不知道是那一個隊伍。韓翃坐在空樓上，不禁悽然垂淚；想到幾經風波，終不能毀跟愛人團聚，她的生死存亡兩不知，怎不悲傷呢？但也無可奈何，只能慢慢地探尋她的下落再說。

韓翃在長安無聊，那天，他獨自出去散步。行行重行行，不知不覺地走到城外的龍首岡。龍首岡是首都的名勝，常有豪富人家的士女們的遊蹤。從前韓翃和柳氏，碰到春秋佳日，也會到這地方來盤桓。那時一對愛人，載酒歌詩，是怎樣的快樂。如今風景不殊，人事已非，韓翃想到柳氏，對着青山綠水，愈是增加了傷心。他正想回身的時候，忽然有一輛牛車，從身邊慢慢地行過。駕車的是一个老僕人，車後還跟着兩個女奴；看模樣車中坐的，定是大家閨秀或貴婦，雖然車簾低垂，瞧不到車廂裏的人。韓翃無意中跟着那輛車走了幾步。只聽得車中有輕柔的聲音說：「是韓先生嗎？我就是柳氏。」這是韓翃頂熟悉的聲音！他像受了電流一樣，不知

道說什麼好。有一個女奴奉着車中主婦的分付，已經走到韓翊的身邊，很簡單地敘述了被沙陀利強劫的經過；又傳言說：「今天因爲有另外的人同車，不便見面，明天一早，請到道政里門等待。」韓翊聽了，癡然木立；他爲了這不意的邂逅，心中悲喜交加，希望明天趕快臨到。

次日一早，韓翊就到道政里門去等待。不久，那牛車來了。駕車的仍是那老僕。韓翊走到車旁，車簾也撐了起來。車中並沒有另外的人。柳氏玉容如舊，蹙着長眉，眼角掛着淚珠。她伸出纖手，把一個玉盒給韓翊說：「我跟你在今天的會見，也許是最後的會見，此後要永別了。我心中傷痛，不知道說什麼好。這一個玉盒，是我寶愛的東西，請你留着作紀念吧。我們的心互相了解，其實也不需要再說什麼了。……」她哽咽着，看韓翊接過了玉盒，便回車歸去。她還在車中向韓翊揮手。輪聲轉轉，車走遠了，拐過彎去，便不見了。韓翊喪魂奪魄地站着，他好像還看見柳氏靠在車窗上嗚咽。

韓翊回到寓所，整天想念柳氏，書空咄咄，無論做什麼事，總提不起精神來。

跟侯希逸回到首都來的潘青諸將，那天在酒樓上，舉行一個盛大的聚餐會。宴席已經擺開，大家都已出席。一點人數，却不見祕書韓翊。於是主席的人，便親自去邀請他。韓翊情不可却，勉強地來了。他入座後，大家看見他面色慘沮，心神不寧，更顯得說話應酬，全沒有平日爽快的態度。各人都覺得奇怪，不知道他有什么不如意的事。

因爲韓翊那樣的頹喪，大家喝酒的興致，減了不少。有一個副將姓許名俊的，素日喜歡幫助人家，真有路見不平拔刀相援的樣子。他第一個忍耐不住了，手撫着佩劍，站起來說：「我瞧韓先生一定有重大的心事。請韓先生說出來，也許我可以效一點微勞。這麼地大家喝着悶酒，真太掃興了。」

韓翊忙謝罪說：「對不住得很！我因爲心緒不安，連累諸位掃興，惶恐之至！我只有一點個人的小事，感

謝副將的好意，怎敢煩勞呢！」

許俊說：「既然韓先生有困難處，何妨告訴我。不必這麼忸忸怩怩的！——請快說出來吧，我在等候聽策。」

另外同席的人也說：「請韓先生把困難說出來。不單這位許大哥，我們誰都願意幫忙的。」

韓翊給強不過了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唉，侯門如海，生離竟同死別，我的力量不能救救一個我所愛的弱女子，叫我是多麼的難受呀！」他含着淚，把柳氏的事說給許俊聽。

許俊慷慨地說：「沙陀利這傢伙豈有此理了。請韓先生親筆寫一便條，我馬上去救回柳夫人來，跟你團聚。」

許俊遞過便條，道聲「再見」，離開酒樓，騎上馬，向沙陀利的府第奔去。正巧沙陀利帶了衛士出門，許俊閃在一旁，看他們過去了。等了一刻工夫，他就披開衣襟，鞭馬疾馳，衝進大門，喊着：「將軍突然急病，請夫人立刻前去！」他跳下馬，衝入內堂，僕人全擋不住他。柳氏聽得聲音出來，跟許俊劈面碰見。許俊把韓翊所寫的給柳氏看了，連聲說：「請夫人立刻前去！」於是挾着上了馬，巨浪般又衝出門去，旁人連問話的機會也沒有。只見路塵飄去，他們走得不見了。

到了酒樓，許俊扶了柳氏進去，對韓翊說：「幸得不辱使命！」韓翊和柳氏握手流淚，他們全想不到居然再能團聚，甚至於忘了向許俊道謝。許俊微笑着說：「我們給韓先生和柳夫人乾了這一杯。」

然而事情可不能就此結束。沙陀利深蒙唐皇帝寵幸，他怎肯于休。於是韓翊和許俊，同到侯希逸那裏去，說明了這件事，請他解圍。侯希逸聽了，拊掌說：「許俊真好！我生平最愛仗義助人，做這樣的事。許俊也能發學我的樣子！」於是侯希逸立刻寫了奏章，遞送進去，請皇帝的旨意。

皇帝下了詔書，兩方面都顧到。沙陀利賜錢二百萬，柳氏仍歸韓翊。

患難餘生的一對，終得白頭偕老。

## 二十一 陳東的故事

在中國歷史上，宋朝的版圖算是最小，國勢從開頭也就很不振，尤其是跟外族的競爭，宋國總是退讓的時侯居多，因此所受的外患，十分厲害，差不多一直在國難中過日子。最早跟中國競爭的是東北國境的契丹族。契丹乘着中國五代之亂，向南方擴張勢力，問鼎中原，曾經一度攻入開封，想做中國的皇帝。不久因為叛亂紛起，立不住腳跟，才退回東北，建立遼國。遼國國勢澎漲，雄視河北，是中國的大威脅。宋朝皇帝統一中國後，挾着常勝的軍隊，幾次北伐遼國，總是大敗而歸。遼國更加輕視宋朝。後來一度大舉南下，宋皇帝迫不得已，只好聽了丞相寇準的話，作孤注一擲，御駕親征。這次雙方沒有大戰，反而訂了和約，劃定兩國的高疆界，各不侵犯，互相信守。這個和約，歷史上稱作「澶淵之盟」。當時寇準等主戰派，勸皇帝不要訂和約，索性親征的銳氣進攻，殺他一個片甲不回。皇帝偏堅持和議，說：「契丹猖獗，幾十年後，中國有雄武的皇帝出來，一定能毀滅他們的，我可不忍使生靈塗炭，窮兵黷武！」皇帝的畏葸，用這幾句漂亮的話輕輕地掩飾了。果然，宋遼之間從此就沒有什麼大衝突。但是遼國的背後，東北的森林草原裏，却興起了慍悍的女真族。女真族跟遼國是世仇，他們屢戰勝遼，建立了金國，而遼境日蹙。宋朝爲了報復從前遼國的侵略，就和金國信使往還，約定夾攻遼國。但是宋朝的軍隊，是那樣的不濟事，甚至於打不到遼國的國都北京，全靠金國把遼滅亡了。從此金國跟宋朝接壤，唇亡齒寒，悔之已晚！爲了金國把燕雲十六州地方交還宋朝的問題，兩國間已經不和；接着宋朝收納金國的叛將，金國自然翻了臉。把這些當作藉口，金國想逞其蠶食野心，便南下侵略宋朝。大隊的金軍分兩路出師，一入山西，一下河南，連宋朝的國都開封，也在金軍的威脅下了。

在開封的朝廷上，又是畏葸的皇帝，和只會唱高調的大臣。大臣們議論紛紛，有的主張對金講和，有的主張抗戰。和戰的主張尚未定奪，金軍已快渡過黃河了。

金兵已占領了整個的河北，大軍預備南下，開封城裏，一夕數驚。這一個金粉繁華的都市，顯出一派蕭條淒淡的氣象。人們在互相打聽，朝廷上在怎樣計劃禦敵，和怎樣保全首都。朝廷上的大臣們呢，的確在日夜商量大事。執政的文臣，全主張跟金軍講和，主戰派是極少數。少數的主戰派中，也只有一位叫李綱的臣子，大義凜然。主和的說割讓土地給金軍，就可成功和議。李綱慷慨宣稱說：祖宗土地，當以死守，決不可把尺寸送給異族；況且金敵野心，沒有滿足的時候，如果拱手相讓，非到全國淪亡不止。他的話甚至於叫主張講和的人聽了，也十分感動。

朝臣們議論紛紛，全憑皇帝的決斷。可惜這位徽宗皇帝，優柔寡斷，沒有見識，他只是一位卓越的藝術家，可不是一位政治家。金軍威脅開封，素來不親戎馬的皇帝第一個嚇破了胆。主和派的議論，他自然很中聽；但他也不敢斷然出諸割地講和，怕惹後世天下的批評。皇帝不願意負責這危局，他只想避難到南方去，等金軍退了再還都。但是，當這千鈞一髮的時候，如果皇帝一走，首都無主，一定要陷淪於金軍的鐵蹄下，繁華變成廢墟，生靈塗炭，糜爛得不堪想像。民衆們和幾個有識見的大臣，全挽留皇帝不要走。萬一皇帝決意要到南方去避難，請禪位給太子，讓太子留守開封，坐鎮中原，使得人心安定，將士們也不致渙散。主張這意見最力的，便是李綱。徽宗皇帝一想不錯，就擇日禪位。太子登極，就是欽宗皇帝。徽宗則帶領了他幾個親信的大臣，全是一批畏葸貪婪的好佞，到江南的鎮江去避難。朝廷上有些怕死的官僚，也都趁這當兒溜走了。

欽宗登位後，引用李綱，叫他計劃守備開封。當時開封的臣民，對於新登極的皇帝，都抱着很大的希望。但是大家忙於打聽金軍的行止，誰也無暇提出什麼建議。宋朝原是很注意教育的，在首都的國立中央大學（太

學裏，有着不少的大學生，都是各地的英才。大學生焦慮國事，比普通入更熱切。這時有一個大學生名叫陳東的，偕了許多同學，到朝廷上去請願。遞上去的請願書，就是陳東起草的。上面歷數一班奸佞誤國的罪狀，請把他們明正典刑，來表示皇帝肅清朝政的意思。大致說：

「今日之事，蔡京壞亂於前，梁師成陰賊於內，李彥結怨於西北，朱勗聚斂於東南，王黼童貫，又從而結怨於遼金。敗祖宗之盟，失中國之信，創開邊隙，使天下之勢，危如絲髮。此六賊者，異名而同罪，伏願陛下擒此六賊，肆諸市朝，傳首四方，以謝天下。」

這請願書上第一個署名的，就是陳東。

陳東在太學裏，原是很有名望的一個。他爽直慷慨，不怕強橫，帶着燕趙青年的樣子，誰也猜不到他來自江南的丹陽。他擅長議論，又有見識，對於國事十分關心。太學中沒有一個人不欽佩他。大家不單傾倒於他的學識，也傾倒於他平素俠義的行爲。他極能攝住羣衆，居然做了學生運動的領袖。

蔡京梁師成等奸佞誤國，誰都知道的，所不知道的只有寵用他們的徽宗皇帝。徽宗既已禪位，大家恐怕得罪這批奸佞，還不敢說一聲。只有陳東敢上了請願書，給大家吐一口氣。誰知欽宗也是優柔寡斷的人，他看了請願書，明知說得有理，這樣做了也許可以挽回人心，却不敢這樣做。不過陳東雖然結怨於奸佞，他那勇敢的舉動，開封城裏，上自欽宗皇帝，下至市井間的老百姓，都知道了。甚至於店鋪裏的小夥計也說，太學裏的陳東是硬漢，肯代大家說公道話的。

國難愈深，渡河的金軍，已到開封城下。只有李綱主戰，決意死守國都。危險迫近眼前，主和派又抬頭，他們說動了欽宗皇帝，跟金軍訂了城下之盟。金軍要求犒師的禮物極大，計金銀若干萬兩，緞百萬匹，和中山太原河間三鎮的地方。朝廷上沒有辦法，也只好答應了。陳東和一班同學聽到這個消息，中國屈辱至此，實在



悲憤得很。可是大臣如李綱，還不能阻止皇帝講和，人微言輕的陳東，除了拚却一腔熱血報國外，還能做什麼呢？

金軍的主將，也知道李綱主戰，阻礙和議；李綱一天在位，他們的野心就一天不能滿足，於是再要求罷免李綱。正巧皇帝怕事，對於李綱的忠言逆耳；主和派更討厭這個倔強的老頭兒，全想排擠他。於是李綱給罷免了。

兵臨城下，都城裏全靠李綱一意支持。如今聽到朝廷上把李綱免職，那還了得。陳東在太學裏直跳起來，說：「皇帝主張講和，倒也罷了，罷免李公，自壞長城，萬一金敵梅約，衝進城來，有誰給抵禦！」他和幾個熱心國事的同學出去，看看外面的情形。市上民情洶洶，三三四四地都在談論這事，有的抱怨，有的嗟歎，有的憤怒。大家全懂得李綱的罷免，開封城裏旦夕間就要受金軍的蹂躪了。有些市民認識陳東的，便簇擁上來，說：「陳先生，你說，免了李公，還不是送了開封城嗎？你爲什麼不給老百姓說幾句公道話呢？」

陳東興奮地說：「諸位說得有理。如果有諸位給我做後盾，我的話也可以說得響些。爲了大家的利益，我們必得請朝廷上再重用李公。諸位跟我到朝廷午門口，向皇帝請願去。」

「去呀！我們大家跟陳先生請願去！」市民們喊着，馬上集了數萬人，跟了陳東及一羣太學生，擁到朝廷的午門口。人們愈來愈多，大家高聲呼喊，有的打鼓請皇帝臨朝，連那面大鼓給搥壞了。衛士們彈壓不住，只緊緊守住午門，免得羣衆衝進去，驚動聖駕。陳東代表羣衆申述願望，就是起用李綱，——那位忠義無雙赤心衛國的大臣。

外面民衆們的呼喊，聲震山岳，自然欽宗皇帝也聽得。懦弱的皇帝，雖然害怕金軍，也害怕羣衆。他恐怕羣衆中有圖謀不軌的人，趁此鼓噪生事，煽動大家暴動，在午門作起亂來，那不是玩的。雖然請願的領袖陳東，忠君愛國的心腸，皇帝也深深地明白，但是一有叛亂，素爲市民們所欽佩的陳東，怕也控制不住。而且皇

帝回頭看看左右那些主和的大臣，雖然擅長議論，此刻聽到外面天崩地裂的呼喊，知道事情鬧大了，全噤若寒蟬，一句話也說不出口。皇帝便想答應了請願，來安慰憤怒的市民。於是派內侍傳諭請願的領袖陳東，叫他轉告各市民：皇帝明白大家保全首都的好意，馬上再起用李綱，派他做留守首都的防禦使。陳東向民衆說明了聖旨，又領導大家，三呼「萬歲」，表示感謝。

但是市民們還是不肯散去。陳東問：「大家還有什麼要求呢？我們不能發還留在這裏，驚動聖駕呀。」市民中七嘴八舌地說：「我們還要看種師道公，可以格外放心。」——種師道是一位老將軍，保衛首都最力，此刻道路上紛紛傳言，說他已經給主和派調到外面去了。

陳東又向朝廷上轉達了市民們的願望。幸得種師道被調是謠言，其實他帶着部下，駐在城外的要塞。皇帝立刻派人飛馬去請種將軍。種師道坐着車來了，並不帶衛兵，只有幾個跟班。他到了午門前，有幾個市民上前去，拉開車簾，向內窺望。車裏坐着一個精神矍鑠的老將軍，鬚髮如銀，眼光炯炯，用威嚴而又安詳的聲音說：「我種師道就在這裏保護聖駕，諸位散去罷！」

市民們歡聲說：「果然是我們的種將軍！朝廷上有了李公和種將軍，我們還有什麼就發！」  
陳東和太學生溫言勸告市民，大家既然得到滿意的結果，便漸漸地散去了。

陳東這樣熱切地請求朝廷上起用李綱，其實他跟李綱是素不相識的。一個是太學裏的高材生，一個是朝廷上的長官，他們倆絕無關係，甚至於連晤面的機會也不曾有過。只是陳東一向嫉惡如仇，慕賢才若飢渴。他覺得要使國家復興，首都保全，非進忠撤邪不可。當時太學生的地位很高，隱然可以指導輿論。尤其是像陳東這樣的人，素爲大家所欽佩，朝廷上也看重他的議論；就是那些奸佞，也不得不有所顧忌了。

陳東以大無畏的精神，抨擊奸佞。上次他上書請願，毫無結果，他還是領導太學生，繼續攻擊這批誤國的

現在他參加政治運動，很有點勢力，連皇帝看見時局到此地步，也想一新天下耳目了。因陳東張洙等幾個太學生，宣布梁師成的罪狀，梁師成終於給皇帝革職賜死。主和派的領袖李邦彥，一味諛媚阿順，毫無建樹，市民們暗地裏稱他叫「浪子宰相」，也因爲陳東的話而罷免了。老奸巨猾的蔡京，已經跟了禪位的徽宗到南方去避難，朝廷也尊重陳東的意見，下詔貶官。陳東雖然抨擊這些奸佞，然他對他們，個人之間，並沒有什麼恩怨，他不過能說別人所不敢說的話，一味爲公道和正義努力罷了。

皇帝以爲太學生好事，想整頓學風，便派一位老師姓名叫作楊時的，做大學的教導主任，要他命令諸生安心讀書，不得顧問外務。楊時說：「太學諸生，激於忠君愛國的熱情，舉止雖然或有過分，可是決無他意。我只能把他們好好地導入正軌，其他是不必顧慮的。」於是楊時到了太學裏，他原是前輩老師，又是反對和議的人，諸生自然敬服他。可是朝廷上的主和派，容不下他，不多幾時，又把他排擠掉，革去太學裏的職務。諸生對於朝廷，自然更加失望了。

和議成，金軍席捲了豐厚的犒賞而退師。開封的威脅既去，酣歌宴舞如平時，避難在江南的太上皇帝徽宗，也遷到首都。主和派慶賀得計，更不作戰備，誰知另一路金軍攻山西的，陷太原而南下。金軍之來，勢如破竹，又到開封城下。這次真是因雷不及掩耳，首都不守，太上皇帝，太上皇后，諸妃，欽宗皇帝，皇后，太子，諸親王公主駙馬等，全做了俘虜。金軍把開封蹂躪得壞了，便帶了這批高貴的俘虜和珍奇的贖物北去，並立宋臣張邦昌爲僞帝，鎮守開封。

金軍暫退後，張邦昌不安於位，便和羣臣擁戴親王趙構做宋皇帝。趙構就是南宋的高宗。他即位於歸德，草草創立朝廷，引用李綱做宰相，預備收拾當前破碎的局勢。但是舊臣漸集，新創的朝廷才有點規模，主和派又抬頭了。主和派的領袖是黃潛善汪伯彥兩人，高宗皇帝信任他們，勝於信任李綱，於是逗留在歸德，不想還

開封去。

當開封遭金軍蹂躪的時候，太學生星散，陳東也回到他的故鄉丹陽去，想糾合義士，爲國效勞。此刻有人在皇帝面前保舉他，說陳東有識見和胆略，深得人心，很可重用。皇帝便召陳東來前。陳東才到歸德，聽得朝廷上又在議論紛紛，黃潛善的伯彥和張皇帝選都南京，跟金國議和，偏安東南。只有李綱勸皇帝仍舊留在北方，免得使民衆失望。皇帝因爲在河南太不安全，金兵且夕可至，不願意採用李綱的建議。李綱以去位相爭，皇帝總是不聽。黃潛善的伯彥便和同黨們在皇帝面前，說李綱的壞話。李綱又給免職；幾個月裏他在宰相任上所規劃的事，全化爲泡影。陳東高興地來到歸德，正迎着這個不幸的消息，他好像給兜頭淋了一盆冰水一樣。

皇帝雖然召了陳東到來，却不會給他進見的機會。陳東憂國心切，連向朝廷上了幾次奏章。第一次是請皇帝重用愛國的李綱，罷斥主和派黃潛善的伯彥；第二次是請皇帝還到首都，親征金國，來振作士氣，奪回被虜的太上皇等。這些奏章不知道皇帝有沒有看到，至少在皇帝左右的黃潛善是看到的。黃潛善受到陳東的抨擊，老羞成怒，皇帝也不愛聽陳東的直言，更給黃潛善認護陳東的機會。

正巧當時有一個熱心國事的平民，姓名叫作歐陽澈的，從他的家鄉江西撫州，徒步來歸德，到朝廷上書，攻擊黃潛善的伯彥誤國，他的話說得很激烈。連皇帝看了，也很不高興。黃潛善便把這兩事牽在一起，說歐陽澈顯然是陳東指使出來的，陳東煽動民衆，惑亂是非，阻撓朝廷上的政治；如果朝廷上不採納他的話，他又將鼓動羣衆請願，驚動聖駕，像上次的事一樣。上次午門請願，險些釀成暴動，皇帝很是寒心。於是下詔捕殺陳東。歐陽澈，來警告不安分的市民，免得他們再干預政治。

一個官吏奉了命令，到陳東的寓所裏，很客氣地對陳東說：「府尹請陳先生馬上就去，有點事情要跟陳先

生商量。」

陳東早有風聞，微笑着說：「府尹請我去商量什麼事，我早已知道了。不過是我觸犯了奸臣，皇帝要把我明正典刑。」

那官吏惶恐地說：「陳先生既然已經知道，怎敢相瞞。陳先生還有什麼事等安排，我可以稍等片刻。」

陳東點點頭，拿過紙筆來，寫了遺書。他把身後的事，一件件地寫得很清楚，甚至於字跡筆畫，整整齊齊，和平日一般，一點也沒有慌亂失措的樣子。寫完了，他封固後，交給他的跟人說：「我要爲國而死，你帶了這封信回家鄉去，什麼語信上全寫着。」接着，他回頭對那官吏說：「從容就義，這是書生的本分，我還得剝裏面去，換上正式的衣服冠帶。」

那官吏面有難色，囁嚅地說：「請陳先生原諒，我是奉着公事。……」

陳東說：「我是陳東，如果怕死，也不敢一直跟奸佞作對了。你難道怕我到後面去逃走嗎？」

那官吏說：「我怎不知道先生的忠義，那裏敢相迫，不過時間是很促促了。」

陳東說：「不妨。請你再略等一下。」

陳東到後面去，換上了正式的衣服冠帶出來。同寓所的人，都來送他；有的看到他那樣安詳的態度，不禁垂下淚來。陳東好像是一個出發遠行的人，一一和同寓的朋友握手告辭，才從容地跟着那官吏走了。

這一個激昂慷慨的學生運動的領袖陳東，和徒步上書的歐陽澈，同斬於市上，做了爲國事主持正義的犧牲者。陳東和歐陽澈，生前是素不相識的；他們同時就義，死後當挽手赴地下吧！

## 二十二 東林義士錄

明朝自從英宗皇帝以後，國勢逐漸不振。外侮交至，而在朝廷上，宦官權臣，假借了專制君主的寵幸，肆政權，鬧得烏煙瘴氣。一班官僚士大夫，看不慣這個情形，便開始議論政治，批評事情的得失。自然，這樣的批評攻擊，有些地方，未免是意氣用事，或者互相排擠傾軋，作爲進身的手段。可是大多數的士大夫，却是滿腔正義，針對着事實的議論。所謂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戒」，他們原想以輿論來使政治上正軌。怎奈在專制君主的魔手下，那有輿論？那有正義？結果只是一齣悲劇罷了。後漢末年的黨錮之禍，就是前例。

在神宗皇帝的時候，朝廷上有一位大臣，姓顧名憲成的，是江蘇省無錫人。他性情剛直，飽學多識，不肯阿附取容。皇帝愛寵鄭貴妃，想把她的兒子立爲太子。顧憲成以爲廢嫡立幼，非社稷之福，便上奏章苦諫。這自然違抗了皇帝和幾個權貴的意思。憲成只好辭職歸鄉。雖然他沒了官職，但是他那剛直的聲名，傳遍朝野。他回到了故鄉無錫，那裏原有一個東林書院，是前代道學先生聚徒講學的地方。憲成和他的兄弟允成，倡議把東林書院修復。於是他和同志高攀龍、錢一本等，在書院裏講學。但他們原是熱中政治的士大夫，自然不能純然研究學問；在講學的時候，往往借題發揮，諷刺朝廷上的政治和人物。因爲顧憲成等名高望重，海內士大夫聞風景附。還有幾個正直的官僚鄒元標、趙南星等，因爲在朝廷上不得志，也相偕去朝，集徒講學，批評朝政，給顧憲成做聲援。他們以東林書院的顧高兩人爲領袖，聲勢很盛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非但得到在野的士大夫的擁護，朝廷上的官僚，嚮慕風聲，也有遙爲應和的。他們全崇尚氣節，主持正義，跟腐敗的專制政府相奮鬥。政府當局，把他們稱作東林黨，加以排斥。神宗皇帝崩駕的前後，朝廷上又有「挺擊」「紅丸」「移宮」三案。東林黨和非東林黨，議論這幾件事，雙方互相攻擊，弄得勢同水火。

熹宗皇帝即位的開始，引用名臣葉向高做宰相，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協力從政。這班人全是東林一派，而且全是正直不阿的士大夫，素負民譽。於是東林黨勢頗盛。非東林黨的官僚，爲了排擠他們，不惜倒行逆施，勾結魏忠賢，來摧殘這一班正人君子。

魏忠賢是誰？他本是市井無賴，不治生產，只喜歡賭錢，過着浪蕩的生活。有一次，他跟一個惡少年賭博失敗，羞憤得很，便託人介紹到宮裏做了宦官。他明白世故人情，又會弄點小忠小信獻媚主人，很得熹宗皇帝母親的愛寵。熹宗的乳母客氏，跟魏忠賢要好，兩人深相結納，挾持了皇帝，漸漸地弄起權來。但是魏忠賢雖蒙皇帝的重用，朝廷上的大臣，尤其是東林一派的，却很蔑視這個奸詭的宦官。魏忠賢知道了，久已懷恨在心。當時魏忠賢的權勢愈來愈大，無恥的官僚，投拜他的門下，做義兒乾孫的，不計其數。各地方的長官，在本地建築魏忠賢的生祠；甚至於有無恥之尤者，迎魏忠賢的像，用五拜五叩首的禮，稱爲九千歲。大家趨奉魏忠賢，惟恐落後。他的聲勢，簡直駕凌了皇帝之上。以一個宦官煊赫到這個地步，真是空前的。東林一派的楊漣，曾經勇敢地地上過奏章，把魏忠賢的罪行，列舉二十四條。皇帝不聽，反而嚴責楊漣胡說。魏忠賢却愈加橫行。反對東林黨的那些官僚，趁此勾結了魏忠賢。於是魏忠賢使大肆毒手了。

魏忠賢痛恨東林黨人反對他，他引用了那些非東林黨的官僚，想找一個機會，把前者一網打盡。

那時正巧有汪文言的案件。汪文言是安徽歙縣人，雖是布衣，却好俠義而有智術。他在北京，常跟東林的士大夫往還，非常投契。後來他做了京官，和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很交好。反對東林黨的官僚，便攻擊汪文言和左光斗楊漣等交通爲奸利。魏忠賢以這個當作罪名，把汪文言逮捕下獄，再預備牽連到楊左一班正人。

非東林黨的官僚，教唆魏忠賢，請他怎樣的擺布東林黨；而且指出葉向高、趙南星、高攀龍、楊漣、左光斗等百餘人，教他全行捕殺。魏忠賢便派了他的心腹許顯謨，來鞫訊汪文言，要他招供跟楊左等人是同謀。但是魏忠賢也知道汪文言是硬漢，決不肯亂攀的，必得預先造了招供的話，用酷刑強迫他承認。但是怎樣偽造供詞呢？自有奸佞向魏忠賢獻了一個毒計，說：「如果要捕鞫那些人，只要叫汪文言招供，楊左等幾個，曾經受了封疆大吏的賄賂，貽誤國事。有了這個罪名，殺掉他們就很容易；而且他們既然受賄，必得追繳贓金，一定

「可以弄得他們家破人亡，讓我公十分快心。」

魏忠賢採用了這個毒計，叫許顯純這樣做去。許顯純好幾次親自勸說汪文言，用盡了威嚇利誘的手段，叫他招供楊左等受賄。汪文言怎肯答應！他只是一口咬定，他是無罪的，更和楊左等毫無關係。許顯純用各式各樣的苦刑，來拷打汪文言。汪文言給拷打得體無完膚，實在受不住，說：「快鬆刑，快鬆刑！我認了吧！」

許顯純分付鬆了刑，對汪文言說：「好的，你一句句地說下去，我分付書記抄錄你的供詞。聽我，你這樣說：左光斗受賄二萬，楊漣受賄二萬，……」

汪文言仰天大喊說：「天呀，要說楊左是貪財受賄的，叫誰相信呢！——爽快把我殺了吧，我不能這樣說！」

許顯純怒聲說：「你不說也好。讓我說給書記聽，叫他記錄，你簽一個名字。」於是他念下去：「左光斗受賄二萬，楊漣二萬，魏大中三千……」

汪文言受不了苦刑，倒在階下，已經奄奄垂斃，這時睜開血紅的眼睛，對許顯純厲聲說：「你莫亂寫，我是決不承認的。我寧死也決不肯牽累我敬仰的朋友！」

「你還要倔強嗎？」許顯純露出猙獰的面目，說：「供詞已經寫好了，你安心到地下去吧！」於是他又分付用刑。可憐汪文言頃刻斃命於酷刑之下。

許顯純上了他親手偽造的汪文言供詞，說到楊漣左光斗等的受賄。魏忠賢便傳下聖旨，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個人，捕捉下獄，治罪追贓。可憐這幾個人先後被逮，瑯瑯入獄了。

楊左等在獄裏，許顯純又是奉了魏忠賢的命令，用苦刑拷打，嚴嚴鞫訊，要他們承認受賄，但他們怎肯認服呢？

\*

\*

\*

\*



楊左等人被捕下獄之後，魏忠賢嚴令禁止探望，不准他們跟外面通消息。因此，他們在獄的情形，誰也不知道；生死存亡，傳說紛紛。他們的家屬要想設法打聽，親友們怕受禍，誰也不肯幫忙。

這時只有一個青年書生，每天總帶着焦苦的神色，在獄門前徘徊。他冒着六月的炎陽，站在那裏，望着高峻的獄牆，有時竟垂下淚來。他自然想探望什麼人，可是那裏能夠呢？

因為他每天到獄門前來，有幾個守獄的衛兵，跟他有點面熟了。那一天，這青年書生的樣子更焦急。他跟着一個年老面善的衛兵，走到僻近處，就拉住了他，捧出一裏銀子，交給衛兵，深深一揖，說：「老哥，求你幫一個忙，我感謝不盡。」

那衛兵並不接受，冷冷地說：「你有什麼話？」

青年書生說：「不瞞老哥說，我姓史名可法，是來京應試的舉人。左公光斗是我的老師。我聽說老師入獄，天天想探望他一次，總是沒有機會。昨天聽到傳說，左公在受訊的時候，受到炮烙苦刑，離死已經不遠，我想看看他一次，盡我師生之誼，請老哥幫忙我。」他說着，聲音有點哽咽了。

那衛兵聽他說得那麼懇切，說：「難得你先生這一片好心。可是上面的禁令很嚴，如果讓你進去，有什麼的話，我的身家都保不了！」

史可法哀求說：「老哥，你設法讓我進去，跟臨死的老師一面，我決不敢忘德。我只要看看我的老師，怎敢對不住你。啊，可憐我的老師……」他飲泣起來。

那老年的衛兵受他感動，又看那裏銀子面上，終於答應了他，叫他明天一早來，那時可以秘密些。

第二天早晨，史可法去找到那個衛兵。他給史可法換了打扮：穿着破衣草鞋，背負了筐，手拿了耙，故作掃集垃圾的人。他帶了史可法從牢獄旁邊的小門進去。曲曲彎彎，走到一個陰沉沉的獄室裏，微微地向屋角指了下手，自己便走開了。

大暑天，獄室裏充滿了悶熱和臭氣。牆邊鋪着一條草蓆，倚牆坐着的，正是左光斗。可憐他受了炮烙苦刑，面頰焦爛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；兩腿上血肉模糊，蒼蠅羣飛。顯然他是不能站起來了。他不曾聽得有人來，慄慄一息地坐在那裏。

史可法聽見他的恩師這副模樣，傷心已極。他走上前去，跪倒在席邊，抱着左光斗哭出聲來。左光斗聽得了聲音，努力睜開眼睛來。他雖然受夠了苦，眼光還是那麼炯炯有神。他看見是史可法，不禁怒聲說：「用的傢伙！這裏是什麼地方，你膽敢冒死前來！你得知道，國家大事，給逆官奸佞弄得這樣。我已經拚却犧牲了，你再輕身到這裏來，萬一外面知道，牽累你受禍，你從此放棄了對國家的責任，你說得過去嗎！你何必冒死來看我，你另有重大的使命呢！快去吧！再不走，別等奸佞陷害你，讓我先殺了你吧。」說得斬釘截鐵地，好像沒有一點兒感情。

史可法還是哭着，說：「我師……」

「還不走！」左光斗盲目地在地上摸索鐵鍊，做出要向史可法打來。史可法沒有法子，只好站起來：「我師，再見吧！我受了教誨，決不有負我師的。」

他流連地含淚退了出來。

楊左等人在六月裏被捕的。魏忠賢分付許顯純，用極慘毒的苦刑折磨他們。——因為是莫須有的冤獄，無從正貳判罪，只能讓他們在牢獄裏死得不明不白。可憐這幾個人，身體不是鐵打的，而且全有了年紀，怎受得種種苦刑！但他們視死如歸，到臨死還保持着了一口正氣。

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三個，在獄裏不到一個月，就給害死了。因為魏忠賢痛恨楊漣，曾經宣布自己的罪狀，所以楊漣死的最慘——土囊壓身，鐵釘貫耳，可見獄卒是下了怎樣的毒手。左光斗和魏大中，也都是體無完

腐。這三個人是在同一夜被害的。隔了幾天，方才報告說他們死在獄中，叫家屬去領尸。領出尸體來，全已腐爛得血肉模糊，連面目也認不清楚了。

再隔了一個月，袁化中周朝瑞也死在獄裏。只有顧大章不會死。魏忠賢手下的人商議：六個人全不明不白地死了，也許有些人要說閑話，總得做些掩耳盜鈴的舉動。於是他們把顧大章送到法部，不管他自己是否承認，就按受賄賂判了罪，布告天下。罪名判決後，他們預備再把顧大章送到牢獄裏。顧大章嘆息說：「五個人全不明不白地死了，我可要死得乾淨些，怎能再到那裏去，聽受奸宦的擺布！」他在法部的拘留所裏，弄了一點酒，跟他們兄弟顧大詔訣別，分付後事。飲畢以後，他就很從容地自縊了。

還得附帶提起的：當楊漣被捕捉的時候，因為他深得人心，有數萬士民，擁擠在道路上哭送他。他們經過幾個村市，那裏的老百姓，全焚香建醮，祈禱上天保佑，讓楊公可以生還。他死了後，魏忠賢還嚴令追贓，要他的家屬，繳出賄賂的銀兩萬。自然第一步得抄家；誰知楊漣做了一世清官，身後蕭條，餘下的家產，不到千金，一古腦兒充公，還不敷所謂贓銀的十分之一。說他受賄，真是天大的冤枉！家業充公後，他的老母和妻子，沒有棲止的地方，只好在城裏的更樓下就擱；他的兩個兒子，在街頭乞食，來養活親長。這一家流浪着，簡直像乞丐一樣。但是魏忠賢的爪牙不肯放鬆，還要「依法」追贓。逼得急了，孤兒寡婦，只有死路一條。於是有些有幾個熱心人，發起募捐集款，幫助他們了却這一筆錢。錢是馬上湊攏了，甚至於有個賣菜的小販，想到楊公的忠義，也慷慨捐助，事情方才解決。另外左魏幾個人身後的情形，也差不多。魏忠賢要叫他們家破人亡，目的果然是達到了。

但是東林的正人君子，還有好幾個在江南。魏忠賢和他的心腹，總得除掉他們。

魏忠賢第二次下手逮捕的，是高攀龍、周順昌、周起元、繆昌期、李應昇、周宗建、黃尊素等七個人。高

攀龍是東林的領袖，非東林黨亟欲甘心的；周順昌曾在大庭廣衆間，痛罵魏忠賢（事詳後）；繆昌期據說曾經代楊漣起草彈劾魏忠賢的奏章；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都是御史，跟楊漣一樣，上過奏章，彈劾魏忠賢。現在魏忠賢假借聖旨，又是用莫須有的罪名，捕捉他們。什麼罪名呢？是借周起元開端的。周起元是蘇松巡撫，公廉愛民，不肯獻媚宦官，又跟江南的東林士大夫往還，所以魏忠賢很恨他。魏忠賢叫他的心腹上奏章，誣告周起元在巡撫任上，吞沒公帑十餘萬，又和高攀龍等往來講學，誹謗朝廷，並且世牽入周順昌等人。奏章上了後，捕捉這七個人治罪的聖旨，就由魏忠賢的手中頒下了。

這幾個人都已經革了職，大多住在江南故鄉。高攀龍住在無錫。他得到報告，說朝廷來捕捉的人，快要到了。於是他很從容地處分了後事，完畢後，便和自己的兄弟和兩個學生，在後園的池邊喝酒。他們一邊喝酒，一邊談着國事，不禁痛哭流涕。他又寫下了遺書，放在一旁。天晚了，他把衣冠穿戴整齊了，跳在池裏自殺。大家含淚看他的遺書，那是上給皇帝的奏章。大意是說：

「臣雖削奪，舊爲大臣。大臣受辱，則辱國。謹北向叩首，從屈原之遺則。」

周順昌得罪魏忠賢的地方更厲害。

周順昌是蘇州人，曾做過京官，那時已經辭了職，住在家鄉。上年夏天，魏忠賢的人到嘉善去捕捉魏大中，押解赴北京。一行人經過蘇州，周順昌跟大中交誼很深，給他饅頭，留他就擱了三天。這三天裏，他們慷慨地談論時事，決意以身許國，主持正義，談得很投契。順昌還把自己的女兒，許給大中的孫爲妻。臨行的時候，順昌握着大中的手，依依不捨。押解的人好幾次催促動身，未了竟惡言相向。順昌就在衆人之前，駭指呼着魏忠賢的名痛罵着，又瞋眼對押解的人說：「你們不要狐假虎威吧！回去告訴魏賊，說世上有不怕死的男兒漢周順昌，決不肯向他屈膝的！」

果然，次年的早春，北京方面來人捕捉周順昌。周順昌是本地的紳士，有德於鄉，大家極敬佩他。捕押的人來到他的府上，開讀聖旨，士民不期而集的數萬人，大家焚香請求不要捕捉周公。這時羣衆憤怒的也有，痛哭呼冤的也有，羣情洶洶，很有暴動的樣子。於是奉命而來的隊長厲聲說：「魏大監捕捉犯人，你們小百姓懂得什麼，給我滾開讓路！」接着又喊，「犯人在那裏？快來受縛！」他把鐵鍊手銬，鏘琅琅地擲在地上，當作威嚇。

羣衆鼓噪起來：「什麼！我們以爲捕捉周公，是皇帝的命令，誰知是魏大監。魏大監是什麼東西！」憤怒的羣衆，一擁而上，好像狂潮一樣。那些捕押的人，看到情形不妙，三十六着走爲上策，腳步慢的幾個，早挨了幾拳，有一個竟死於羣衆的拳腳下。老百姓對於魏忠賢，久已懷恨在心，此刻竟暴動起來。蘇州巡撫毛一鷺，受了驚慌，竟不知道怎樣才好。幸得知府和縣長兩個，素得民心，他們挺身而出，宛曲地向憤怒的羣衆譬解，曉以利害。羣衆見打死了一個捕押的人，知道已經闖下大禍，不敢再胡鬧下去，就漸漸地散了，一場風波，始告平靜。周順昌也自己投到官府裏去，一點也沒有畏縮。

巡撫毛一鷺竟上了緊急的奏章，說是民變。魏忠賢頒下聖旨，命令嚴剿。然而那場暴動已經煙消雲散，爲了覆旨起見，必得捕捉幾個人誅戮，可以讓魏忠賢稍減憤怒。然而當時參加的人有數萬，激於公憤，大家七手八腳，打死了一個捕押的人，並不是有誰指使的，更無所謂領袖，現在去捕捉那幾個？但毛一鷺却非常堅持，他說如果捉不到領袖，他只有派兵搜殺，管不得玉石俱焚了。

羣衆們聽到這消息，悲憤交集。幸得有五個人挺身而出，向官府自道姓名，顏佩章、楊念如、周文元、馬傑、沈揚。他們說是當時也在羣衆之內，參加動手，現在情願仗義受縛，犧牲了他們五個人，大眾可得保全。毛一鷺把他們關在獄裏，依照亂亂的罪名，判決死刑。聽到這事的人，都流涕嘆息。五個人給執行死刑的時候，顏佩章對監刑的知府說：「我公是好官，一定懂得我們因爲好義所以闖下這禍，並不是倡亂。如今我們五

憫，代表大眾正法，死亦無恨！」

大家把這五個人，合葬在虎丘山，坡上立了一塊石碑，題曰：五人之墓。

高攀龍已經自殺，周順昌、周起元、繆昌期、李應昇、周宗建、黃尊素等幾個人，次第被捕押到北京的牢獄裏。又是誣罪、苦刑、殺害這一套。

最先到的是繆昌期。許顯純奉魏忠賢的命令鞫訊。昌期慷慨陳詞，並不稍屈。許顯純誣他受贓銀三千，又是用苦刑磨折他。因為據說他給楊漣起草奏章，所以他受刑最厲害。死後，家屬領他的尸首出來，草草收殮，十個手指已全折斷，只得掬置兩袖中。

周順昌、周宗建、李應昇、黃尊素相繼給押解到來。許顯純誣他們各受贓數千，每隔五天，一加拷掠。周順昌最是硬漢，他在鞫訊的時候，別的不說什麼，總是大罵魏忠賢，連許顯純也羞慚無地。他下令敲折周順昌的牙齒。周順昌含着滿口鮮血，直噴到許顯純的臉上來。他還是痛罵，雖然聲音已經模糊了。許顯純沒有法子，只好叫把他拉下去，就在那夜，分付獄卒先把周順昌「做掉」了。

同樣的苦刑，也加在周宗建的身上。周宗建肢殘骨折，躺在地上，等到蘇醒過來，已經暗啞不能夠出聲，只有睜着眼睛，充滿怒火，對着許顯純。許顯純說：「你從前上奏章，罵魏公目不識丁，好，如今你還罵得出吧！」接着就用土壘把他壓死。這是在周順昌被害的下一天。

黃尊素、李應昇還苟延了幾天殘喘。兩個人整天躺在獄室裏呻吟着。他們只有痛罵魏忠賢，除此以外，他們求仁得仁，並沒有什麼怨恨。那一天深夜，黃尊素知道獄卒要來做掉自己，便很從容地寫了一首絕命詩，又北首叩首，跟皇帝辭別。什麼全完畢了，夜深人靜，只有隔壁李應昇的呻吟聲，還清楚地可以聽到。尊素向隔壁招呼着說：「應昇兄，我先走了，再見吧！」他說完，回過頭來，正跟殺人不眨眼的獄卒，打了個照面。獄卒

凶狠地撲上來了。……

李應昇死在第二天。

周起元因為路遠，最後一個被押解到北京。那時周順昌等全已死了。魏忠賢未盡的慘毒，自然一起發洩在他的身上。他被誣坐贓十萬，爲了追繳贓銀，甚至於他的親戚受到牽累，弄得傾家蕩產。他自己在獄裏，同樣地歷受慘毒的刑訊。末了還是在獄中被結果了生命。

魏忠賢和客氏內外勾結，威勢炙手可熱，真有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」的樣子。却有這一批正人君子，視死如歸，忠義永垂青史。那些非東林的好佞小人，阿附宦官，借此排斥異己，真不知是何心腸！倒是民間有不少仗義的人，如前述的顏佩章等五個人，而躊躇籌款幫助繳贓的，更不勝記。這裏再提起一位民間的義士吧。

周順昌被捕，押解赴北京。當時蘇州城裏，爲了那次暴動，弄得人心惶惶，誰也怕受到牽累。偏有一個姓名叫作朱文祖的書生，激於義憤，也問道趕到首都。那時周順昌已在獄中，文祖賄賂守獄的衛兵，天天給他送錢粥和湯藥進去。他也想進去探望周順昌一下，可是門禁更嚴，已經做不到了。接着要追繳周順昌的贓銀，順昌那裏有錢？全虧朱文祖在熟識的大人先生前奔走，東借一筆，西貸一項，弄得心力交瘁，才給他完納。那時魏忠賢的人四面打聽，搜捕周順昌的同黨，朱文祖却一點也不怕危險。總算天佑善人，他不會遭到魏忠賢的毒手。等到順昌死在獄中，朱文祖又相助收殮。他又勞瘁又哀傷，害了重病，不久也死了。

忠義向盡，國勢大壞。魏忠賢看到天下的官僚士大夫，一意媚己，竟和客氏陰謀非分；竊竊神器。正巧熹宗皇帝崩，無嗣。皇弟由檢即位，就是思宗皇帝。思宗素來明白魏忠賢的好凶，便一步步地奪去他的權柄，最後把他逐到鳳陽去，守明皇帝的祖陵，旋死於道中。他的家屬和客氏等，都明正典刑。然而國事已經不可爲。

滿洲竊何東北，流寇又將大起，明朝正臨到覆亡的前夕了。

## 二十三 刺馬記

清同治××年，長江流域的太平天國，已經在衰敗下去；但是黃河流域一帶，盜匪蜂起，有的是飢民挺而走險，有的是響應南方的太平天國，反抗腐敗的滿清政府。滿清精銳的軍隊，全在南方跟太平天國打仗。因此，黃河流域的盜匪橫行，滿清政府也毫無辦法。

那一年，有一股土匪，約有三四百人，攻打河南省的××縣城。××縣城很小，而且地方偏僻，不容易跟外面通消息，更不必希望有救兵到來。城牆不高，城河不深，城裏沒有積蓄，守備的老弱殘兵，不滿百數，要固守也談不到。土匪們把這個縣城包圍了兩天，得到內應，就衝進城去。一路的焚燒搶掠，自然也不必說了。

縣長馬新貽，聽到匪警，早打點逃走。他知道土匪入城，來不及細載細軟，只帶了家族，想溜出西門，落荒而走。他們自然是化裝的。但是馬新貽還沒有出城，斜刺裏衝出一隊土匪來，正是首領彭士良、張汝祥帶領隊伍巡查。有幾個土匪，認得那在前面倉皇奔走的，正是馬縣長，忙報告了首領。彭士良喝令部下趕上去，把馬新貽生擒了。

彭士良、張汝祥占領了這縣城，搶掠得夠了，便下令離城。他們嫌帶着這個俘虜的縣長累贅，預備把他殺掉。馬新貽全沒有丈夫氣，苦苦哀求，請兩位首領饒命。張汝祥看他可憐，便鬆了他的綁。馬新貽很會說話，對彭士良、張汝祥說：「我瞧兩位全是英雄，如果能夠改變方針，給朝廷上做點事業，將來功名很有希望，立身揚名，豈不是好事！兩位一直混在綠林好漢們的隊伍裏，總不是長久的辦法呀！」



彭士良聽他說得那麼懇切，嘆口氣道：「不瞞老哥說，好好的良民不做，誰願幹打家劫舍的勾當。我們爲了餬口，才投入隊伍裏，給弟兄們推舉做首領。如今我們是有罪的強盜，就是要走正路，朝廷也不肯饒放我們了。」

馬新貽說：「承兩位饒了我的性命，我一定得報答。我是很願意幫兩位忙的。況且朝廷上正需要人才，那會拒絕呢？」

彭士良張汝祥齊聲問：「那末怎樣呢？」

馬新貽說：「兩位如果把隊伍解散，跟我在一起做事，靠兩位的本領，一定可以立下功勞。我們誰先得意，就提拔另外的人。三個人像自己的弟兄一樣。我能文，兩位能武，大家齊心協力，還愁不能夠發達嗎？」

彭士良張汝祥說：「照呀，老哥的話有理！」

馬新貽說：「如果你們不見棄，我們三個人，可以結拜弟兄；對天地立誓，將來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跟桃園三結義一樣。不知道你們以爲我的話太冒昧嗎？」

張汝祥說：「那裏，那裏！咱們義氣相見，將來還是靠義氣互相幫忙，能夠結拜弟兄，那自然是好極了！」

彭士良也說：「好呀！馬上喊手下人預備香燭，在關帝前面結拜。我們能夠碰頭，真是難得的。」

於是他們點燃起香燭來，結拜作弟兄。三個人的年紀原差不多。彭士良長兩三歲，便是大哥；老二是馬新貽；張汝祥最小。三個人對天立誓，說得那麼懇切——不能同日生，但願同日死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；如果背誓，不得好死。——結拜完畢，大家擺開宴席，痛飲一番。彭士良張汝祥聽了馬新貽誠懇的忠告，決意洗手不幹搶劫的勾當，改過自新，走上正路。他們把搶劫來的金銀財貨，完全平均分給部下的弟兄們，當作犒勞。又告訴弟兄們散夥的意思，叫他們有了這點本錢，或歸鄉務農，或做點買賣，不要再冒險犯法了。弟兄們自然唯唯答應。

隊伍一解散，彭士良、張汶祥就跟在馬新貽手下做事。好在這次縣城失守，是很匆促的一會事，不久就恢復了。馬新貽並不會受到什麼處分。他還報告上去，說把土匪完全打退，上司不知底細，着實嘉獎了一番。馬新貽仍舊做他的縣長。

彭士良、馬新貽、張汶祥，這三個結義的弟兄，的確是赤膽忠心，互相幫助。這幾年裏，彭、張兩個人，全仗馬新貽的照應。他們原是土匪首領出身，對於下流社會的情形，非常熟悉。凡是有什麼巨大的盜案發生，他們總能夠很迅速地破獲，不勞馬新貽操心。馬新貽靠了他們的功勞，很受到上司的看重。尤其是辦理盜案一類的事件，大家全稱贊馬新貽是能手。於是這幾年裏，馬新貽是一帆風順，他的官階步步高升。他自然不忘记，他的性命，他的功勞，都是從彭、張兩人得來的，他對於這兩位結義的弟兄很優待，有好處也總分給他們；外表上彭、張是他的部下，其實親如骨肉一樣。

馬新貽跟彭士良特別親切，甚至於他們的內眷，也互相來往。並不是他敬重大哥，原來他別有用心。彭士良的妻，長得很漂亮，馬新貽半欺騙半威嚇的，把她勾搭上了。因此，趁着彭士良不在，馬新貽常到她那裏去；有時候馬新貽竟把她留在署裏。自然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這件曖昧的事情，漸漸地給旁人知道了，甚至於張汶祥也聽到了難堪的傳言。也許彭士良也略有傳聞，但這位老實的大哥，却將信將疑的；他不敢詰問他的妻，也不相信馬新貽會做這不義的事。但是旁觀的張汶祥，是雪亮的。他實在忍受不住了，一天夜裏，他跟彭士良對飲，酒到半酣，便對彭士良說：「大哥，你跟我兩個人，還是趕快離開這個姓馬的走了吧。外頭那些亂講話，想來你也有得聽到的。」

彭士良說：「難道姓馬的眞會這樣嗎？我的妻會對我不忠實嗎？」

張汶祥說：「大哥，大丈夫那怕沒有妻室；就算嫂子跟姓馬的要好，你就丟了她，讓她去跟他過日子。我

們終究是結義弟兄，雖然姓馬的對不住你，你也不用爲了一個沒見識的女人，就跟他鬧翻。我可不願我們以義氣開頭，却以不義來結束。還是靜悄悄地走了好。」

彭士良遲疑地說：「現在事情還沒有把握，如果我們不告而走，不是對不住他嗎？」

張汝祥搖頭說：「大哥，你太老實了。不瞞你說，這幾年裏，我跟姓馬的常在一起，才真正認識他這個人。他是一個老奸巨猾的傢伙，話是說得那樣中聽，表面上的手段，好像十分殷朋友，誰知道他心裏安着什麼心腸！我真懊悔，跟他做了結義的弟兄！」

彭士良不說話，看他的神色，顯然不大相信，以爲張汝祥說得太過分。

因爲彭士良不贊成，兩個人到底沒有走，仍舊幫着馬新貽辦事。

隔了半個月光景，一天，馬新貽請彭士良到公署裏——這幾天張汝祥到鄉下辦公事去，不在這裏。——馬新貽很客氣地說：「大哥，這幾年承你幫助，我是非常感激。如今有一個很好的機會，將來功名富貴全有指望，我想保荐大哥去，算是我對於大哥的一點心意。但是……」他故意頓了一頓，不說下去。

彭士良原是一個黨中的人，忙說：「這是二弟的好意！請快點告訴我，究竟是什麼機會呀？」

馬新貽說：「省城中的巡撫衙門裏，正需要一個能幹的人辦差使，要熟悉綠林情形的。撫台大人當面託我物色。如果找到那樣的人才，撫台大人馬上要重用的。我想來想去，只有大哥最適宜。只要我封了一張信，交給大哥帶去，功名就有指望。在巡撫衙門裏做事，比我這裏好多了，也許大哥能夠指日高升，我將來還要靠大哥的提挈。不過……」馬新貽誠懇地說：「我們弟兄好幾年相結，又承大哥幫了不少的忙，一旦分手，我實在很難過；一面又想到錯過了這個機會，我反而對不住大哥。」

彭士良說：「我們弟兄真同骨肉一樣。就是分了手，大家的感情也決不會變的。我覺得二弟肯幫忙我，這樣的機會其實不該孤負。——汝祥怎樣呢？」

馬新貽說：「你走了，汶祥留在我的身邊。至少還有一個人幫助我。」

彭士良說：「那很好，我就是到了省城裏，我們還有機會碰頭的。」

馬新貽說：「事不宜遲，我想今夜寫了信，大哥明天一早就走。如果多耽擱了幾天，那裏已經另外找到人，反而掃興了。」

彭士良點頭稱是。他含笑退了出來。——到省城裏去，在巡撫大人手下做事，只要巴結幹練，準可撈到富貴。姓馬的不忘舊德，真是夠朋友的！

第二天早晨，彭士良帶着馬新貽的保眷信，一個人走了。就是當天下午，張汶祥從鄉下回來，繳了公事，不見彭士良；他找人一問，才知道馬新貽荐他到省城去。張汶祥連連頓腳說：「糟了，糟了！大哥爲什麼這樣的沒有主意！讓我連夜去趕上他，能夠勸住他不要去最好。如果他一味老實，相信姓馬的，不肯聽我，那末咱們三弟兄全都分手吧——他走他的清秋道，我趕我的陽關路！」

張汶祥原沒有家眷的，他當夜就走，自然不跟馬新貽告辭一聲。衙門裏的人，誰也不知道姓張的爲什麼跑得從此連影踪也沒有了，而且不留下一句話。連馬新貽知道了他的失蹤，也有點納罕。有幾個人想：也許他去趕上彭士良，嫌這裏沒出息，也到省城裏去做事了。這個推猜是比較近情的。可是事實上，也許張汶祥趕不上彭士良，也許彭士良不聽他的勸告，彭士良仍舊是一個人進省城的。

其實張汶祥也到了省城。他改變姓名，躲在一一個做買賣的老朋友的家裏，打聽衙門裏的消息。他巴不得自己所就心的，不會實現。但是他第一天就得到了一個極壞的消息。事情是這樣的：彭士良帶了馬新貽的介紹信，到巡撫衙門投下，撫台大人並沒有接見他，却叫人把他扣留起來，馬上關到重罪的牢獄裏去，說是通緝已久的強盜首領，自投羅網。張汶祥悲憤已極，他想，一定是姓馬的，那個豬狗不食的傢伙，擺布了毒計，先

秘密送信給省城裏，再誣騙彭士良去。他陷害了彭士良，說是「計賺大盜」，還有功勞可錄。「犇弟兄的血，染紅了自己的頂子。這個忘恩負義的傢伙！」張汶祥咬牙切齒的怒罵着，懊悔彭士良不聽自己的勸告，着了道兒，更懊悔從前不該饒了這傢伙的狗命，如今遭到了反噬。可是怒罵和懊悔，不能夠救眼前的危急。張汶祥想進獄去探看彭士良。因為彭士良是重犯，張汶祥跟他的幾個朋友用盡心機，還是做不到；他們自己也得躲避衙門裏的眼線，不能夠拋頭露面。什麼都絕望了。獄卒受了重重的酬謝，只肯給張汶祥帶一個信進去。張汶祥便託他傳給彭士良說：「大哥，你安心吧；萬一不幸，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，怕什麼！那個結義的弟兄陷害了你，我決不會對不住你。我告訴你，我一朝在世，總得給我結義的弟兄，出這一口惡氣！」

不到十天，彭士良就死在牢獄裏，誰也不知道他怎樣死的。張汶祥含着悲憤的眼淚，偷偷地離開了省城。接着，張汶祥又得到兩個痛心的消息：第一，是馬新貽又升了官；第二，是馬新貽正式把彭士良的妻妾來，做了姨太太。張汶祥怒火如燒。捶着桌子，跳躍着說：「哼，我不親手殺死姓馬的，不是大丈夫！」

張汶祥一心報仇，開始流浪，暗暗追蹤馬新貽。

馬新貽偏特別幸運。僅僅幾年工夫，他一直做到了兩江總督，在南京的任上，享受安富尊榮。從前的負心事，他完全丟在腦後，也忘記了張汶祥。

張汶祥也流浪到了江南。因為他很有朋友幫忙，日子也還可以過去。他隱姓埋名，躲在浙江省湖州府屬下，一個叫作新市的小鎮上。他每天動着報仇洩憤的念頭，還默祝彭士良在暗中呵護他。他練習技擊，使自己的身手輕捷，找機會可以行刺。他叫鐵匠鋪裏，用頂好的鋼打了一把尖刀，明晃晃的十分鋒利，只有七八寸長，可以藏匿在身邊。他又向江湖上的朋友，要了一些毒草，熬成濃濃的毒汁，把那尖刀浸鍊了好多次，讓它成了一把毒刃。據說，用這種毒汁熬煉的刀，是見血封喉的；有人一觸到刀鋒，只要劃開一連皮膚，出了一點

血，毒從血液裏傳到身體上，受傷的人馬上可以致命，什麼解救的藥都沒有。這幾個月裏，立志爲義兄報仇的張汶祥，真是苦心孤詣的，在暗中準備着。他把尖刀煉好了，很想試驗一下。但是那裏去找試驗的對象呢？那一天，他跟幾個朋友，正在古廟的山門口晒太阳，看見街的那一頭，有一隻大黑狗在奔跑過來。張汶祥回頭笑着對朋友說：「請諸位看我獻醜，聊博一笑吧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大黑狗已經跑到面前，張汶祥挺起短短的尖刀，一躍向前，只見寒光在黑狗的腹下一閃，它便悲吠一聲，頹然倒下來，鮮血直冒，臟腑迸裂，它躺在地上抽縮了一下，已經死了。幾個旁觀的人看了，不禁心驚肉跳，那裏笑得出來。張汶祥却若無其事的，就在黑狗的毛皮上，拭掉刀上的血，慢慢地把刀放入靴筒裏，說：「這一下我很爽快，總算這大黑狗倒霉，讓我試了一下身手。——別說了，朋友們，去喝幾杯，你們還該慶賀我的手段。」大家跟了張汶祥到附近的小酒店裏，喝了好幾斤酒。張汶祥很高興，自然誰都不知道他的意思。

隔了幾天，張汶祥不帶什麼行李，也不跟朋友告辭，便悄悄地離開了新市鎮。自然，他是到南京去的，因爲馬新貽正在南京，做兩江總督。他到了南京，暗中追蹤馬新貽，却處處躲過他的面，怕他見到。他就心馬新貽見了他，決不肯輕易放過的。——誰知道馬新貽功名富貴已極，雖然他的第X房姨太太還是彭士良的妻，他早已忘記了從前的事，他連彭士良也記不得，更不要說張汶祥了。張汶祥可不肯放過每一個機會。好在他手頭還有現銀，他並不吝惜現錢；買通衙門裏的工役，天天打聽馬新貽的行動。只等一有機會，馬上就下手，給彭士良報仇，替自己出一口悶氣。他的手段是相當成功的，他的消息也是靈通的。幾個月裏，也有兩三個機會，不幸都不能夠接近馬新貽。一番心計，往往到了最後，徒成畫餅。張汶祥悲恨的很。但是他並不灰心，報仇的念頭，却愈加堅決了。

自春徂夏，張汶祥總是盤伏在南京城黑暗的一角，等待機會。

已經夏末秋初了。陰曆七月二十七日，是兩江總督衙門檢閱兵士的日期。雖然所謂檢閱，是有名無實，儀式却是很隆重的。照例，儀式在總督衙門附近的教場上舉行。那天，總督大人馬新貽，穿戴了官服，也親自到場。馬新貽其實無心看比武，不過到一到罷了。他略坐片刻，馬上站起身，預備回衙門去。

從教場到總督衙門，因為原在左近，有一條冷僻的甬道，通到總督衙門的後面。馬新貽懶得跟別的官員招呼，就帶了兩個跟班，走這甬道回去。甬道裏靜悄悄地，一個人也沒有。他慢慢地走到衙門的後面，忽然有一個人跪在路邊，顯出痛哭流涕的樣子，跟總督大人借錢。馬新貽怔了一怔，抬頭一看，認得是他的一個同鄉人，也會經當過差使，如今流落在南京的。馬新貽傲慢地說：「唉，你這個傢伙，又跟我要錢了嗎？我已經幫助過你兩次，你爲什麼不回到家鄉去呢？……」

「冤枉！冤枉！」這一疊的呼喊，打斷了馬新貽的話。跟着呼喊，一個穿黑色短衣的人，已經撲到馬新貽的面前，跪下一腿，想要稟告什麼，兩個跟班，才注意着那個求乞的人，來不及攔阻。

「你有什麼事？……」馬新貽才吐出這句話，他已見到那黑衣人的面目，認得是張汶祥。他趕忙向後退，張汶祥像飢鷹一樣，左手抓住馬新貽的胸襟，右手挺起尖刀，刺入馬新貽的胸口。他的手只輕輕一捲，馬新貽已經胸破腸流。他只慘叫一聲：「我給暗算了！」就倒在地，斷了氣。

這件事發生得極快，甬道又狹又長，兩邊都是高牆，沒有逃走的路。跟着馬新貽的慘呼聲，衙門裏的兵士，和教場上比武的人，立刻擁來。那個求借錢的人和張汶祥，都無路可走，束手就擒。

兩江總督被刺，這是一件大事。而且太平天國初平，人心惶惶，連朝廷上也很受震動。朝廷上忙派中興名將曾國藩到南京去，做兩江總督，一面派地方官，嚴嚴追究這一件暗殺案。

查辦的官員，只得到了一個線索。那是半個月之前，馬新貽曾經接到一件極鄭重的公文，要總督大人親拆。公文面上的印章很模糊，也不知道是那一個衙門發出的。拆開一看，誰知裏面並沒有什麼文字；一張白

紙，上面畫着一匹死馬。當時馬新貽莫明其妙，以爲是仇家開玩笑，便分付書記收藏着。如今查辦的官員才知道，正是張汶祥在事前給馬新貽的警告書。訊問到張汶祥，張汶祥也承認。張汶祥很慷慨的說，那個求借錢的人，跟這件暗殺案，是毫無關係的，他時常跟馬新貽借錢，暗殺案正碰得湊巧，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，不能連累這個不知情的人。官員們再把那個借錢的人細細訊問，知道他確是無罪，便把他釋放了。張汶祥又說，這件暗殺案，自始至終，只有他一個人在幹；他想暗殺馬新貽，在這幾年裏，已經有好幾次，總算是成功了。官員們問他主使的是誰呢？張汶祥大聲說：「姓馬的勾通叛逆的回教徒，我替國家除掉他，還有誰主使我的！」再訊問下去，張汶祥索性什麼都不說了。

朝廷上再度派遣大臣，到南京來查辦這案件。大家都以爲這是有重大背景的，偏不能夠從張汶祥口裏得到什麼。張汶祥雖然不說，他的幾個知己朋友，乘着人們議論紛紛的當兒，却把從前的祕密宣佈了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外面沸沸揚揚，爭談着馬新貽的醜史，和他忘恩負義的故事。甚至於他的那位姨太太，也就是彭士良的妻，也因爲人言可畏而自縊身死。大家全欽佩張汶祥的俠義，連獄卒對於死囚張汶祥，也另眼相看，格外優待。大家都想救援這個義士。

自然，外面的流言，也吹到北京的朝廷上。朝廷上很有幾個官僚，主張正義，想設法饒恕張汶祥的死罪。但是繼任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很反對。曾國藩是儒生出身，素來以道學先生自命。儒生總是反對游俠的，曾國藩更以政治家的眼光，覺得殺人報仇，戕殺大吏，這風氣斷不可長，一意要照法律審判張汶祥。曾國藩在當時是一言九鼎的人，於是張汶祥給依法判處死刑，在次年春天，執行於南京，並割取他的心肝，祭在馬新貽的靈前。

恩怨怨，什麼都完了。但是江南民間，還流傳着「張汶祥刺馬」的故事，直到現在。



## 二十四 黨人魂

中國自一六四四年滿清入關以來，受異族的統治，已經兩百幾十年了。因為漢族是組成中華民族的主要分子，其間漢族本位思想的成見，久已深入人心。而且滿清統治了中國，就把漢族當作被征服者，用高壓手段來剷付，防範也十分嚴厲。但是壓力雖重，決不能毀完全消滅漢族的民族思想，全多只能求一時表面上的安寧。乾嘉以後，漢族反清的運動，仍是此仆彼興，常有發生。等到鴉片戰爭以後，腐敗的老大帝國滿清，屈服於西方的列強。外患頻來，政治的黑暗，人民生活的困苦，更足以激起漢人推翻滿清的心理。而且西方世界新興的民族民權的思想，隨歐風美雨而俱來。革命運動便勃興了。

最早提倡革命運動推翻滿清以救中國的，誰都知道，是國父孫中山先生。孫先生在中法戰後，就決意從事革命。他學的是醫科，「以學校為鼓吹之地，借醫術為入世之媒。」等到甲午中日戰爭的時候，孫先生就赴檀香山，聯絡華僑，在那裏創立了興中會。興中會是最早的革命團體，旋孫先生在遊歷倫敦的時候，中了滿清駐英公使館的陰謀，險遭不測。脫險後徧遊歐洲，並由歐赴日本；因為日本是中國的東鄰，聯絡中國國內比較便利，就在那裏提倡革命運動。一時留日的中國學生，受了孫先生的感動，都傾向黨人，效力革命。本篇的主角徐錫麟，便是一個留日學生，孫中山先生的信徒，而且做了最早的革命犧牲者。

徐錫麟是當時維新青年中的一個。他很早就受到了康有為梁啟超的影響。戊戌變法的失敗，他很覺惋惜。但是他相信理頭苦幹，在暗地裏布下革命的種子，將來一定可以開出燦爛的花朵。那時的維新派，全認定教育是興國建業的基礎，開辦學校借此宣傳革命的很多。徐錫麟約了同志——同志中有他的表妹妹秋瑾，在他們的家

鄉浙江省紹興城，開設大通學堂。它表面上是學堂，其實是一個從事革命運動的機關。學校裏的訓練很嚴格，特別注重兵式體操，照徐錫麟的意思，原想養成一批革命健兒。一方面，徐錫麟和他的同志，還聯絡紹興縣一帶，民間秘密的幫會，將來起事時，可以作為基本隊伍。也許他開頭並不怎樣成功，也許他想多點閱歷和朋友，徐錫麟又離開他的家鄉和學校，到日本留學去。留學日本，是當時最時髦的事情。

他是一個有志的青年，他想，要挽救積弱的中國，要掙脫滿清的統治，非得武力不可。他得做一個軍人。他決意在日本學陸軍，投考士官學校。因為他的身體不合格，士官學校不能進去，只得退一步，改習警察。好在軍警兩者原很相近的。

他在日本，認識了許多朋友。當時有志的中國青年，在本國沉悶窒塞得受不住，全跑到日本去讀書。未來偉大的革命運動，就萌芽在這批留日的中國青年的身上。徐錫麟有機會跟他們在一起，大家慷慨激昂地談論國事，推翻滿清的心意，是更堅決了。然而徐錫麟更高興的，是他的表妹秋瑾，也來到了日本。秋瑾不單是他的親戚，而且也是他的同志。她有學問有見識，是當時女界中難得的八物。她極贊助徐錫麟的事業，勉勵他不屈不撓的努力。他們在閒話中，說到將來回國後，從事革命運動的計劃，真有眉飛色舞之概。然而有一次，徐錫麟在深思之後，却盛着眉說：「滿清的統治，已經二百幾十年了，可以說是已經根深蒂固了，要把他推翻，原不是件容易事。如果能夠揭竿起義，帶了堂堂正正的隊伍，來驅逐難虜，恢復中華，自然更好。萬一機會不能夠如意，我願意犧牲自己，效博浪沙中一椎，能殺做掉一兩個封疆大吏，也可以表顯我們的真精神，給滿清極大的打擊。這樣的犧牲是最值得的。」他頓了一頓，看着秋瑾說：「表妹，這個意思你以為怎樣？」

秋瑾莊嚴地說：「這個意思自然是好極了。我願意做中國的羅蘭夫人和蘇菲亞，雖然我不敢比擬她們倆的偉大。」

徐錫麟說：「捨生取義，我妹跟我是一樣的主意。我們是志同道合的人。」

徐錫麟秋瑾和他們的同志回到了中國。中國還是腐敗的滿清政府統治着。

當初上海一班革命者，有光復會的組織，由蔡元培吳啟恆章炳麟幾個人主持。徐錫麟秋瑾和蔡元培是同鄉，也加入了光復會做會員。光復會的宗旨，顧名思義，就是光復漢族的山河。它跟孫中山先生的興中會，同是革命團體，而且還保持接觸。孫先生到日本後，便聯合了光復會和黃克強主持的華興會，組織了中國同盟會。——這個中國同盟會，便是中國國民黨的前身。徐錫麟秋瑾等，自然也做了同盟會的會員。

他們分頭去從事革命運動。秋瑾回到紹興去，開設一所女學，名叫大通女學堂，作爲聯絡機關。她自己做了校長。同志陶成章深入民間，約集武義永康東陽各縣的祕密幫會，大家計劃定當，就分頭走了。

徐錫麟想，要舉事如果沒有依靠，那是很困難的。他想弄到一官半職，當作憑藉。他花了一點錢，買到了一個做官的資格；他指定到安徽去就職。目的是安徽的省會安慶發動革命，直取南京，跟浙江方面聯絡。他到了安慶，還接了一份介紹書，去謁見安徽省的巡撫恩銘。恩銘看過介紹書，知道徐錫麟是在日本學習警察的，他正需要這樣的人才，立刻約他來一談。徐錫麟的樣子不亢不卑，又英俊又恭敬，恩銘先十分中意。說到國家大事，世界局勢，徐錫麟侃侃而談，很清楚地回答恩銘的問題。尤其是他在談話中，流露着對於朝廷的忠義之心，痛罵革命黨人誤國媚外，更使這個滿清籍的巡撫大人欽佩。恩銘最後連連點頭說：「好，徐先生，就請你留在我這裏吧。我正需要你的幫忙。」

因爲徐錫麟是學警察出身，恩銘立刻請他主持安慶的巡警學堂，並籌備陸軍小學。徐錫麟辦事很努力，極得恩銘的器重。徐錫麟還請他的朋友陳伯平馬宗漢等，同到安慶來，幫他一同做事。

恩銘很賞識這個少壯的軍人，他有什麼重要的舉措，總跟徐錫麟商量。徐錫麟對於提挾他的巡撫大人，也顯出赤膽忠心的樣子，好像他給恩銘訓練一批軍警學生，作爲基本隊伍。省會裏的官場中，全知道巡警學堂的

主持者徐錫麟，是恩銘的心腹。有些衙門裏的同僚，看見巡撫大人這麼重用一個新進者，還十分妒忌呢。

徐錫麟努力訓練巡警學堂的學生，其實全不是爲了恩銘，却是另有用意。他要親手造成一批幹部。他和幾個同志，在暗中很活躍。他們跟浙江方面，時常秘密地互通消息。他知道他的表妹秋瑾主持大通女學，聯絡各方面，同志陶成章、紹康等約集民間的秘密會黨，都是十分順利。徐錫麟很高興。他自己所訓練的巡警學生，在夏間也要畢業，他們全是聽自己指揮的。

忽然浙江方面，送來緊急的消息，說約集會黨的事，因爲有人向官府告密，已經失敗，非但起義全無希望，還怕展轉株連，把一切的秘密洩露出來。徐錫麟得到這個報告，頓足長嘆。他苦心經營，全都布置好了，誰知道這麼一個波折，什麼都成泡影；而且安慶的他，和紹興的秋瑾，全在危險中。可是事情緊急，已經沒有遲疑和聯絡的餘地了。徐錫麟抓住最近的一個機會，決意冒險的幹一幹。

最近正有一個好機會。他要給巡警學校，舉行畢業典禮。他想，安慶的各位長官，全被邀請來觀禮，趁此舉事。如果成功呢，占據了省會重地，直指南京，各地的同志，一定紛起響應，給滿清一個重大的打擊。失敗呢，他把生命作賭注，爲國家民族犧牲，也是甘心的。他把自己的計劃，告訴了陳伯平、馮宗漢幾個人之後，又是遲疑了一下：「恩銘待我很不錯，我下這麼辣手，人家要說我恩將仇報。……」從書本上看到的豫讓、聶政、荊軻的故事，突然在他的心頭閃現。他終於咬着牙齒說：「爲了國家民族，我可顧不了他。就這樣決定吧！」

畢業期是在五月二十七日。有些長官，覺得沒有意思，並不出席。惟有巡撫恩銘，因巡警學堂是他委派徐錫麟辦的，他無論如何，不能不去參加畢業典禮，享受他應得的光榮。他坐在禮堂上，檢閱畢業生的操練。步伐整齊，情形嚴肅，他覺得滿意極了。他回過頭來，想對站在旁邊恭陪的徐錫麟，說幾句嘉勵的話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徐錫麟拔出身邊的手鎗，對着恩銘，「砰砰砰，」一連開了六七鎗。恩銘倒在地上。他的衛兵擁上

來，陳伯平馬宗漢帶着幾個人，也同時動手。一場大混亂中，巡警學生全喊着：「打倒滿清！革命萬歲！」事變是發生了，有些到場的官吏，在混亂中狼狽地溜走。徐錫麟整理了隊伍，說：「我們去打軍械局去。」

他們占據了軍械局，外面已經給官軍包圍了。於是開始了苦戰。官軍越來越多，學生軍却潰散殆盡，連陳伯平也戰死了。徐錫麟指揮殘部想再衝突，官軍勢大，從四面八方攻入。他來不及脫逃，便被捕獲。

恩銘雖然被刺身死，事變總算不會擴大，在極短的時間內救平。但是安慶城裏，已經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成爲恐怖世界。幾個長官，預備從速了結這案件，免得蔓延。他們會同審訊徐錫麟，要他招供是誰指使的。徐錫麟說：「我爲了國家民族革命，立志驅逐虜虜，還有誰指使我！我既然被擒，拚却一死罷了，何必再株連他人。」

審訊的長官說：「恩巡撫待你如心腹，你親手殺死他，真是太忘恩負義了。」

徐錫麟說：「不錯，恩銘待我很好。對他的待我，只是個人的私事，我殺死他，是爲了整個的國家。我可不能毀以私廢公，所以只得對不住他。」

審判的結果，是不必說的。徐錫麟做了犧牲於滿清魔手的烈士。

徐錫麟失敗後，安慶的長官，立刻密電到他的故鄉浙江去，請趕快搜捕黨人。紹興的知府貴福，得到報告，派兵去搜查大通女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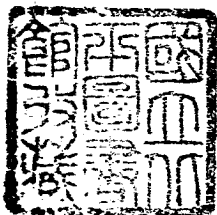
當時暑假已經開始，只有極少數的幾個教員和學生留着。秋瑾也在校裏，因爲跟各方面聯絡接洽，少不了她。她還不會得到徐錫麟舉事和失敗的消息。官軍包圍了學校，把她和幾個員生捉去。可是她們在倉卒之間，已經毀滅了一切證據。搜查的官軍，希望在學校中找到軍火，好定一個私藏軍火密謀叛逆的罪名。結果什麼也沒有搜到，只得押着一千人犯到衙門裏。

秋瑾才知道了徐錫麟已經犧牲。她的心中很傷痛，但是表面上並不露形色。長官們要她承認謀叛；在嚴刑威迫之下，她堅不承認。她已經下了決心，願意從徐錫麟於地下，什麼話也不肯說。長官要她寫供詞，她提起筆來，寫了七個字：「秋雨秋風愁煞人。」

雖然誰都知道秋瑾是女革命黨，跟她的表哥徐錫麟是同謀，可是沒有憑證和口供。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黃福便說在秋瑾的身邊，搜到手鎗一枝，指為凶器，把她判了死刑。

秋瑾被殺於紹興城的軒亭口。因為她是革命黨，親族怕受到牽累，大家都銷聲匿跡。她的尸骸暴露在那裏，沒有誰敢去收葬她。她生前有兩個知己的女友，一個是崇德徐自華，一個是桐城吳芝瑛，却冒了危險，把她收殮，後來還把她葬在杭州西湖的西泠橋畔，築墓立石，給後來的人瞻仰。

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，轟轟烈烈的犧牲，傳遍了全國。一些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全受到極大的衝動。殺身成仁，捨身取義，這是多麼壯烈的事，這是怎樣值得革命者去效法！接着，各地的革命同志，紛紛乘機起事，暗殺親貴鹽吏的義舉，也時有所聞。雖然失敗的居多，但是前仆後繼，再接再厲，蓬勃的革命事業，更表現了壯烈的黨人魂。中華民國終於在黨人魂中誕生了。



# 新編中國歷史故事叢刊

施 瑛 編 著

---

已出四種：

- (1) 中華民族的故事
  - (2) 士大夫的故事
  - (3) 文學的故事
  - (4) 俠義的故事
- 

文 藝  
描 寫

趣 味  
濃 厚

世界書局最新出版

日四月六年六册

呈 錄

版 所 不 翻  
權 有 准 印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出版

# 俠義的故事

實價國幣一千二百元

外加費運匯費

編者	施	瑛
發行人	李	煜
瀛		
出版者	世界書局	
發行所	世界書局	



